



# 自傳之一章

蔡元培題

太虛法師 鶴見祐輔……

謝冰瑩 陳衡哲 何香凝

老舍 許欽文 葉恭綽

豐子愷 畢樹棠 趙景深

陳獨秀 章乃器 黎錦熙

蔡元培 張一畧 宋春舫

\*\*\*\*\*



著等培元察

# 章一之傳自

自傳章一  
察元培等著



社 風 宙 宇

# 目錄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蔡元培（二六）
實庵自傳.....	陳獨秀（三四）
我學會燒飯的時候.....	何者疑（三四）
四十年求知的經過.....	葉恭綽（四四）
我幼時求學的經過.....	陳衡哲（五四）
自傳之一章.....	黎錦暉（六八）
我與青年.....	章蔭霖（七三）
一個挨打受罰的幼稚生.....	王善生（七六）
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	太虛（八二）
小型的復活.....	老舍（八五）

不惑之禮·····	豐子愷(九二)
大學生活的一斷片·····	冰(九七)
生活的回憶·····	傅仲濤(一〇四)
到巴黎去·····	朱春紡(一一)
從故鄉到無盡之累·····	許欽文(一一六)
勸友·····	趙景深(一二四)
我與牛津·····	郭子雄(一三九)
自傳第一章·····	畢樹棠(一四一)
自傳之一節·····	張一塵(一五六)
童年回憶·····	南橋(一六九)
(附錄)：傳記的意義·····	顧見祐輔(一七四)

#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蔡元培



我自六歲至十七歲內均受教育於私塾，而十八歲至十九歲即充塾師。自元前世九  
年及廿八等。廿八歲又在李蕙客先生塾中充塾師半年，前未及年。所教的學生最  
對歲至十餘歲等。教課是練習國文，並沒有數學與其他科學。但是教國文的方法，  
有兩件是與現在的教授法相近的。其一是對課，其二是作八股文。對課與現在的造句法相  
近。大約由四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聯，學生想出下聯來。不但名詞要對名詞，靜詞要對  
靜詞，動詞要對動詞，而且每一種詞裏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山字」，  
是名詞，就要用海字或水字來對他，因為都是地理的名詞。又如出「桃紅」二字，就要用柳  
綠或海棠等詞來對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詞，第二字都用顏色的辭詞。別的可以類

？推。這一種功課，不但是作文的開始，也是作詩的基礎。所以對到四字課的時候，先要還要用圍發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對。平聲字圍在左下角，上聲在左上角，去聲在右上角，入聲在右下角。學生作對子時，最好用平聲對仄聲，仄聲對平聲（仄聲包上去去三聲）。等到四字對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學五言詩，不要再作對子了。

自傳  
八股文的作法，先做破題，止兩句，把題目的大意說一說。破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承題，約四五句，承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起講，大約十餘句。起講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講後，先作領題，其後分作八股（六股亦可），每兩股都是相對的。最後作一結論，由簡而繁，確是一種學文的方法。但起講、承題、破題，都是全篇的雛形；那時候作承題時仍有破題，作起講時仍有破題承題，作全篇時仍有破題承題起講，實在是重牀疊架了。

我三十二歲（清十四年）五月間，自北京歸，繼任中西學堂監督，這是我服務於新式學校的開始。這個學堂是用紹興公款設立的。依學生程度，分三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級。今之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君，北大地質學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時

候第一齊的小學生。而現任中央研究院秘書的馬觀光君，在浙江教育廳科員的沈光烈君，均是那時候第一齊的高材生。外國語原有英法二種，我到校後又增日本文。教員中授哲學與文學，更博的有馮滄樵，譚國新，楊永臣諸君。授數學及理科的有杜桐莊君，湯天階君。授特別高的有劉鍾廷君，在當時的紹興，可為極一時之選。但教員中頗有新派派別，新一點的，認為進化論，對於舊日舊君與武夫，適男極力的否認。當時有所糾正，以舊一點的不以為然。後來舊的運動校董，出而干涉，我遂辭職（前十三年）。

我三十五歲（前十二年）任南洋公學特設教習。那時據南洋公學退正有小學中學的學生，因沈君培監督之提議，招特設生四十人，都是擅長古文的，擬授以外國語及經世之學，備將來經濟特科之選。我先教授，而江西趙仲實君浙江王景垣君和繼為學。學生自由讀書，為日記，送我批啟。學生除在中學插班習英文外，有願習日本文的，我不能說日語，但能看書，即用我的看書法授他們，他們就試譯書。每月課文一次，也由我評改。四十人中以邵開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濤，胡仁源，殷祖同，謝沈（今名无輩），李同（今出家號弘一），黃炎培，項驥，貝壽同諸君為高材生。

我三十六歲（前十年）南洋公學學生全體退學，其一部分藉中國教育會之助，自組愛國學社，我亦離公學，爲學社教員。那時候同任教員的吳稚暉，章太炎諸君，都喜言革命，並在張園開演說會，凡是來會演說的人，都是講排滿革命的。我在南洋公學時，所評改之日記及月課，本已傾向於民權女權的提倡，及到學社，受激烈環境的影響，遂亦公言革命無所忌。何海樵君自東京來，介紹我宣誓入同盟會，又介紹我入一學習炸彈製造的小組（此小組本止六人，海樵與楊篤生蘇鳳初諸君均在內）。那時候學社中師生的界限很寬；程度較高的學生，一方面受教，一方面卽任低級生的教員；教員熱心的，一方面授課，一方面與學生同受軍事訓練。社中軍事訓練，初由何海樵，山漁兄弟擔任，後來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來社，他們的領袖章行嚴、林力山二君助何君。我亦斷髮短裝與諸社員同練步伐，至我離學社始已。

愛國學社未成立以前，我與蔣觀雲，烏目山僧，林少泉（後改名白水），陳夢坡，吳彥復諸君組織「女學，命名「愛國」。初由蔣君管理，蔣君游日本，我管理。初辦時，學生很少，愛國學社成立後，社員家中的婦女，均進愛國女學，學生驟增。盡義務的教



員，在數理方面，有王小徐，嚴棟如，鍾憲鬯，虞和欽諸君；在文史方面，有葉浩吾，蔣竹莊諸君。一年後，我離愛國女學。三十八歲（前八年）暑假後，又任愛國女學經理。又約我從弟國親及龔未生，俞子夷諸君為教員。自三十六歲以後，我已決意參加革命工作。覺得革命止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在愛國學社中竭力助成軍事訓練，算是下暴動的種子。又以暗殺於女子更為相宜，於愛國女學，預備下暗殺的種子。一方面受蘇鳳初君的指導，秘密賃屋，試造炸藥，並約鍾憲鬯先生相助，因鍾先生可向科學儀器館採辦儀器與藥料。又約王小徐君試製彈殼；並接受黃克強，蒯若木諸君自東京送來的彈殼，試填炸藥，由孫少侯君攜往南京僻地試驗。一方面在愛國女學為高材生講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歷史；並由鍾先生及其館中同志講授理化，學分特多，為煉製炸彈的預備。年長而根柢較深的學生如周怒濤等，亦介紹入同盟會，參加秘密小組。

我三十九歲（前七年），又離愛國女學，嗣後由徐紫蚪，吳書箴，蔣竹莊諸君相繼主持，愛國女學始漸成普通中學，而脫去從前革命性的特殊教育了。

四十歲（前六年），我到北京，在譯學館任教習，講授國文及西洋史，僅一學期，

所編講義，未完，即離館。

四十二年歲至四十五年（前五年至一年），又爲我受教育時期。第一年在柏林，習德語。後三年，往來此錫，進大學。

四十六歲（民國元年），以我任教育總長，發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據清季學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五項宗旨而加以修正，改爲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五項。前三項，與尚武尚實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兩項，現究至開端，以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仰自由相違，所以刪去。至提出世界觀一教育，就是哲學的課程，意在兼採周秦諸學，印度哲學，及歐洲哲學以打破二千年來墨守孔學的舊習。提出美育，因爲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見；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別注重。對於公民道德的綱領，揭法國革命時代所標舉的自由，平等，友愛三項，用古義證明：說「自由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蓋謂之義。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古者蓋謂之恕。友愛者，「己欲登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古者蓋謂之仁也。

學部廢設普通教育，專門教育兩司；改教育部後，我爲提倡成人教育，補習教育起見，主張增設社會教育司。

我與次長范靜生君常持相對的循環論；范君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大學？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我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那裏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那裏來？所以我們第二步，當先把大學整頓。」把兩人的意見合起來，就是自小學以至大學，沒有下面不整頓。不過他的興趣，偏於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我的興趣，偏於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罷了。

我那時候，鑒於各省所辦的高等學堂，程度不齊；畢業生進大學時甚感困難；改爲大學預科，附屬於大學。又鑒於高等師範學校的科學程度太低，規定逐漸停辦；而中學師資，以大學畢業生再修教育學的充之。又以國立大學太少，規定於北京外，再存南京，漢口，成都，廣州各設大學一所。後來我的朋友胡君適之等，對於籌辦各省高等學堂，發見一種缺點；就是每一省會，沒有一種吸集學者的機關，使各省文化，進步較

8  
級。這個缺點，直到後來各省競設大學時，纔算補救過來。


清季的學制，於大學上，有一通儒院，爲大學畢業生研究之所。我於大學令中改名爲大學院，即在大學中，分設各種研究所。並規定大學高級生必須入所研究，俟所研究的問題解決後，始能畢業（此仿德國大學制）。但是各大學未能實行。

自  
清季學制，大學中仿各國神學科的例，於文科外又設經科。我以為十四經中，如傳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系；詩，爾雅，已入文學系；尚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之傳，已入史學系；無再設經科的必要，廢止之。

我認大學爲研究學理的機關，要偏重文理兩科，所以於大學令中規定：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不得爲大學；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亦不得爲大學；但此制迄未實行；而我於任北大校長時，又覺得文理二科之劃分，甚爲勉強；則科學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則習文科者不可不兼習理科，習理科者亦不可不兼習文科，所以北大的編制，但分十四系，廢止文理法等科別。

我五十一歲至五十八歲（民國六年至十二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民國五年，

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要我回國，任北大校長。我遂於冬間回來。到上海後，多數友人均勸不可就職，說北大腐敗，恐整頓不了。也有少數勸勉的，說：腐敗的總要有人去整頓，不妨試一試。我從少數友人的勸，往北京。

北京大學所以著名腐敗的緣故，因初辦時（稱京師大學堂）設住學，師範等館，所收的學生，都是京官。後來雖逐漸演變，而官僚的習氣，不能洗盡。學生對於專任教員，不甚歡迎，較為認真的，且被反對。獨於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別歡迎；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也不討厭，因有此師生關係，畢業後可為奧援。所以學生於講堂上領受講義，及當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題目範圍特別預備外，對於學術，並沒有何等興趣。講堂以外，又沒有高尚的娛樂與自動的組織，遂不得不於學校以外，競為不正當的消遣。這就是著名腐敗的總因。我於第一次對學生演說時，即揭破「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云云。於是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趣。並提倡進德會（此會為民國元年吳稚暉、李石曾、張溥泉、諸君發議試行）不賭，不嫖，不娶妾的三條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史，

不作議員，不飲酒，不食肉（省競設烟的五條選認戒），以挽奔競及游蕩的舊習；助成體育會，音樂會，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以供正當的消遣；助成消費公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學校，平民講演團，與新潮等雜誌，以發揚學生自動的精神，養成服務社會的能力。

自 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啓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理科自李偉揆，丁翼甫，王撫五，顏任光，李書華諸君來任教授後，內容始以漸充實。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法，乃講外國法，分爲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曰英法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我深不以爲然，主張授比較法，而那時教員中能授比較法的，止有王亮疇羅鈞任二君。二君均服務司法部，止能任講師，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盤改革，甚爲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鯁生諸君來任教授後，始組成正式的法科，而學生亦漸去獵官的陋見，引起求學的興奮。

我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尙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例如陳君介石，陳君漢章一派的文史，與沈君尹默一派不屬；黃君季隲一派的文學，又與胡君適之的一派不同；那時候各行其是，並不相妨。對於外國語，也力矯偏重英語的舊習，增設法、德、俄諸國文學系，即世界語亦列爲選科。

那時候，受過中等教育的女生，有願進大學的，各大學不敢擡議於教前。我聽一提議，必通不過。其實學制上並沒有專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時有女生來報名，可即錄錄；如考試及格，可准其就學；請從北大始。於是北大就首先錄收女生；以答慰學界行，教育部也默許了。

我於民國十二年離北大，但尙居校長名義，由蔣君夢犀代理。直到十五年自歐洲歸來，始完全脫離。

我六十一歲至六十二歲（十六年至十七年），任大學院院長。大學院的組織，與教育部大概相同，因李君石曾提議試行大學區制，選取此名。大學區的組織，是摹仿法國

的。法國分全國爲十六大學區，每區設一大學，區內各種教育事業，都由大學校長管理。這種制度優於省教育廳與市教育局的一點，就是大學有多數學者，多數設備，決非廳局所能及。我們爲心醉合議制，還設有大學委員會，聘教育界先進吳稚暉，李石曾諸君爲委員，由委員會決議，先在北平（包括河北省），江蘇，浙江，試辦大學區。行了年餘，常有反對的人，甚至疑命名「大學」，有蔑視普通教育的趨勢，提議於大學院外再設一教育部的。我遂自動的辭職，而政府也就改大學院爲教育部；試辦的三大學區，從此也取消了。

一 我在大學院的時候，請楊君杏佛相助。我素來寬容而迂緩，楊君精明而機警，正可以他之長補我之短。正與元年我在教育部時，請范君靜生相助，我偏於理想，而范君注重實踐，以他所長補我之短一樣。

大學院時代，院中設國際出版品交換處，後來移交中央研究院，近年又移交中央圖書館。

大學院時代，設國立音樂學校於上海，請音樂專家蕭君友梅爲校長（第一年蕭君謙



讓，由我居校長之名）。增設國立藝術學校於杭州，請國畫專家林君風眠為校長。又計畫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但此會開辦時，我已離大學院了。

大學院時代，設特約著作員，聘國內在學術上有貢獻而不兼有給職者充之，聽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補助費。吳稚暉，李石曾，周豫才諸君皆受聘。

我於六十一歲時，參加中央政治會議，曾與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諸君提議在首都，北平，浙江等處，設立研究院，通過。首都一院，由大學院籌辦，名曰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開辦，我以大學院長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我離大學院後，專任研究院院長，與教育界雖非無間接的關係，但對於教育行政，不復參與了。

# 實庵自傳

陳獨秀

傳  
休謨的自傳開口便說：「一個人寫自己的生平時，如果說的太多了，總是免不了虛榮的，所以我的自傳要力求簡短，人們或者認爲我自己之擅寫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種虛榮；不過這篇敘述文字所包含的東西，除了關於我自己著作的記載而外，很少有別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於我大部份著作之初次成功，也並不足爲虛榮的對象。」幾年以來，許多朋友極力勸我寫自傳，我遲遲不寫者，並不是因爲避

免什麼虛榮；現在開始寫一點，也不是因爲什麼虛榮；休謨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於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敗，也並不足爲虛榮的對象。我現在寫這本自傳，關於我個人的事，打算照休謨的話「力求簡短」，

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見所聞的政治及社會思想之變動，儘我所記憶的描寫出來，作爲現代青年一種活的經驗，不力求簡短，也不濫鈔不太有生氣的政治經濟材料，以證張篇幅。

寫自傳的人，照例都從幼年時代說起，可是我幼年時代的事，幾乎完全記憶不清了。佛蘭克林的自傳，一開始便說：「我向來喜歡搜集先人一切瑣碎的遺事，你們當能憶及和我同往英格蘭時，遺留親戚故舊，我之長途跋涉，目的正在此。」我現在不能夠這樣做，也不願意這樣做，只略略寫出在幼年時代印象較深的幾件事而已。

第一件事：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我在廣東時，有一次宴會席上，陳炯明正正經經的問我：「外間說你組織什麼『討父團』，真有此事嗎？」我也正正經經的回答道：「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也沒有，因爲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當時在座的人們，有的聽了我的話，呵呵大笑，有的睜大着眼睛看着我，彷彿不明白我說些什麼，或者因爲言語不通，或者以爲答非所問。

我出世幾個月，我的父親便死了，真的，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我記得我幼時家住在安徽省懷甯縣城裏，我記得家中有一個嚴厲的祖父，一個能幹而慈愛的母親，一個阿彌陀佛的大哥。

親戚本家都綽號我的這位祖父爲「白鬍爹爹」，孩子們哭時，一說白鬍爹爹來了，便停聲不敢哭，這位白鬍爹爹的嚴厲可怕便可想見了。這位白鬍爹爹有兩種怪脾氣：一是好潔，一是好靜。家中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桌椅沒掃抹乾淨，我的母親，我的大姊，便要倒大羅。他不許家中人走起路來有脚步声，我的三姊年幼不知利害，爲了走路有時有脚步聲，也不知挨過多少次毒打，便是我們的外祖母到我們家裏來，如果不是從他眼前經過，都不得不捏手捏腳的像做賊的一般走路，因爲恐怕他三不知的罵起來，倒不好出頭承認是她的脚步聲。我那時心中老是一個不可解的疑問：這位好潔好靜的祖父，他是抽鴉片烟的，在家裏開燈不算數，還時常要到街上極醜而嘈雜的烟館去抽煙，才算過癮，那時他好潔好靜的脾氣那裏去了呢？這一疑問直到半個世紀以後的今天，我才有了解答。第一個解答是人有好羣性，就是抽大煙，也得集體的抽起來才有趣；然而這一解

答還不免淺薄，更精微奧妙的解答，是燒煙泡的藝術之相互欣賞，大家的全意識都沉沒在相互欣賞這一藝術的世界，這一藝術世界之外的一切一切都忘懷了。我這樣的解答，別人或者都以為我在說笑話，恐怕只有我的朋友劉叔雅才懂得這個哲學。

我從六歲到八九歲，都是這位祖父教我讀書。我從小有點小聰明，可是這點小聰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讀書，他從來不大注意，獨獨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書五經都讀完，他才稱意。四書詩經還罷了，我最怕的是左傳，幸虧這位祖父或者還不知道三禮的重要，否則會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書背不出，使他生氣動手打，還是小事，使他最生氣，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令人可怕的，是我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他不只一次憤怒而傷感的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我的母親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可是母親對我並不像祖父那樣悲觀，總是用好言勸勉我，說道：「小兒，你務必好好用心讀書，將來書讀好了，中個舉人替你父親爭口氣，你的父親讀書一生，未曾考中舉人，是他生前一樁恨事！」我見了母親流淚，倒哭出來了，母親一面替我揩眼淚，一面責備我道：「你

這孩子真淘氣，爹爹那樣打你，你不哭，現在倒無端地哭了！」母親的眼淚，比祖父的板子，着實有威權，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怕打，不怕殺，只怕人對我哭，尤其婦人哭，雖母親的眼淚是叫我用功讀書之強有力的命令。我們知道打着不哭的孩子很多，後來不定有出息，也不定做強盜。祖父對我的預料，顯然不適合，我後來並沒有做強盜，並且最厭惡殺人。我以為現時代還不能免的戰爭，即令是革命戰爭中的殺人，也是殘忍的野蠻的事，然而戰爭還有進步的作用；其餘的殺人，如政治的暗殺，法律的宣告死刑，只有助長人們的殘忍與野蠻性，沒有一點好影響，別的殺人更不用說了。

一 父親的性恪，我不大知道。母親之爲人，很能幹而疎財仗義，好打抱不平，親戚本家都稱她爲女丈夫；其實她本質還是一個老好人。往往優容奸惡，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據我所記憶的有兩件事，可以充分表現出她這一弱點。

有一位我祖父輩的本家，是我們族裏的族長，懷甯話稱爲「莊尊」，在淶水鄉地方上是一位頗有點名望的紳董，算得一位不小的社會棟樑。我的母親很尊敬他，我們小輩更不用說了。有一年（大約是光緒十二年前後），大亦沖殺了廣濟圩，余派亦都入懷甯東

鄉)都淹沒了，這位族長哭喪着臉向我母親訴說鄉民的苦痛之後，接着借錢救濟他的家鄉。我母親對他雖十分恭敬，然而借錢的事却終於不曾答應。族長去後，我對母親說：「我們家裏雖窮，總比流冰的人家好些，何以一個錢不借給他呢？」母親皱着眉頭一言不發。我知道母親的脾氣，她不願說的話，你再鬧也是枉然，我只在心中納悶道：母親時常當衣借債濟人之急，又時常教訓我們，不要看不起窮人，不許罵叫化子，爲什麼今天不肯借錢給淹冰的本家而且她一向尊敬的族長呢？事隔五六年，我才從許多人口中漸漸知道了這位族長的爲人：族中及鄉鄰有爭執的事，總得請他判斷是非曲直，他於是非曲直的判斷，很公平的不分親疎，一概以所得鷄米種土或老本洋多少爲標準，因此有時他的親戚本家會敗訴，外人反而勝利，鄉間人都稱讚這位紳董公正無私。他還有一件值得輿論稱讚，就是每逢修圩放賑，他比任何人都熱心，無論嚴寒酷暑，都忙着爲大眾奔波盡義務，凡他所管修的圩工，比別人所担任一段都更不堅固，大概他認爲如果認真按照原定的工料做好，於他已是一種損失，失了將來放賑的機會，又是一種損失，這未免自己未對不住自己！至此才明白母親縮眉不語的緣故，是因爲她已經深知道這位族長之爲

人，然而她仍舊恭敬他，這豈不是她的弱點嗎？

還有這族長手下用的一位戶差（戶差的職務，是奉行族長命令，逮捕族中不法子孫到祠堂處罰），同時又是一位陰差（閻王的差人），他常常到我們家裏來，說他在陰間會見了我們的祖先，我們的祖先沒有錢用，託他來要錢買錢紙銀錠燒給他們。我的母親很恭敬的款待他，並且給錢託他代買錢紙銀錠，不用說那錢紙銀錠是燒給這位當陰差的先生了，這位陰差去後，母親對我們總是表示不信任他的鬼話。有一天他又來到我們家裏過陰，大張開嘴打了一個呵欠，直挺挺的倒在牀上，口中喃喃說胡話，誰也聽不清楚。他說些甚麼，大概是鄆都城的主話罷！是我氣他不過，跑去約了同屋及近鄰十多個孩子，從前後門奔進來，同聲大喊某處失了火，這位陰先生頓時停止了聲響，急忙打了一個小小呵欠便回到陽間來了，閉着眼睛問道：「這邊有了火燭了罷！」我的母親站在牀邊微笑的答道：「是的！」他接着說：「這這可不錯罷，我在那邊就知道了。」我在旁邊彎着腰，縮着頸脖子，用小手捂着嘴，幾乎要大笑出來，母親拿起鷄毛帚子將我趕走的很遠，強忍着笑，罵道：「你這班小鬼！」但她還是恭恭敬敬用酒肉款待這位陰差爹



爹，並且送錢託他買錢紙銀錠，這便是我母親優容奸惡之又一事實。

有人稱讚我疾惡如仇，有人批評我性情暴躁，其實我性情暴躁則有之，疾惡如仇則不盡然，在這方面，我和我的母親同樣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至今雖然深知之，還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於政治上之不嚴肅，不堅決，而母親的性格之遺傳，也有影響罷。

幸而我母親崇重科舉的思想，我始終沒有受到影響。這件事我們當然不應該苛責前一輩的人，尤其是不曾受過新舊任何教育的婦人。

傳 自 應 賢

因為在那一時代的社會，科舉不僅僅是一個虛榮，實已支配了全社會一般人的實際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時捐班出身的官，人們還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大，大官必須正途出身，洋博士那時還未發明），做大官才能發大財，發了財才能買田置地，做地主（那時存銀行和做交易所生意，也還未發明），蓋大屋（並非洋房），欺壓鄉農，榮宗耀祖；那時人家生了兒子，恭維他將來做剛白度（即買辦）的，還只有上海十里洋場這一塊小地方，其餘普遍的吉利話，一概是進學，中舉，會進士，點狀元；整

婆看待媳婦之厚薄，全以兒子有無功名和功名大小爲標準，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頭上，沒有功名的連用人的氣都得受；貧苦農民的兒子，舉人進士狀元不用說，連秀才的好夢都不敢做，用盡九牛二虎之力，供給兒子讀幾年書，好歹能寫出百而八十字，已經算是才子，如果能夠跟着先生進城過一次考，胡亂寫幾百字交了卷，那怕第一場就榜上無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頭地，窮兇極惡的地主們，對這一家佃戶，便另眼看待，所以當時鄉間有這樣兩句流行的諺語：「去到考場放個屁，也替祖宗爭口氣」；農民的兒子如果考取了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也就是立了將來做土豪劣紳的基礎，一生吃着不盡；所以無論城鄉，屢考不中的人們，往往埋怨祖墳的風水不好，掘出屍骨來改葬，這便是那班聖人之徒揚名顯親的孝道；在這樣的社會空氣中，在人們尤其是婦女的頭腦裏，而，科舉當然是一件神聖事業了。

我的母親雖然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當時傳統的「忠孝節義」之通俗教育標語，她是知道的，我很感謝她從來不會拿這些標語教育我們。她對於我們之教育，是考科舉，她碼也要中個舉人，替父親爭氣。當大哥考取了秀才時，母親很高興，而我却一則以喜，

一則以推，喜的是母親高興，懼的是學八股文章和應考的災難，要臨到我身上來了。

自從祖父死後，經過好幾個塾師，我都大不滿意，到了十三三歲時，由大哥教我讀書。大哥知道我不喜歡八股文章，除溫習經書外，新教我讀昭明文選。初讀時，我也有點顧慮，後來漸漸讀出味道來了，從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這件事使我阿彌陀佛的大哥夾在中間很為難，一面受了母親的嚴命，教我習八股，預備應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歡這一套。一直到光緒廿二年（一八九六），我也經十七歲了，在縣考前兩個月，大哥實在挨不過去了，才硬着頭皮對我說：「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罷！」我當時一聲不響。他知道我的脾氣，不做聲並非反對而是承認。他高高興興的拿出合於小考格式的路德金文章為我講解，我表面上是在聽他的講解，心裏還是想着我的昭明文選。不久，大哥也看出路德的文章太不合我的口味，於是再拿出金黃和袁枚的制藝給我看，我對於這幾個人的文章雖然有點興趣，而終於格格不入，他對於這位難說話的弟弟，實在無法可想，只好聽其自然了。大哥雖然十分忠厚老實，我猜想他此時急則智生，必然偷偷地做了一個虛偽的報告，說我如何如何用心學八股文，那是在這期間母親喜悅的阿

容中可以看出的。像我那樣的八股文程度，縣考府考自然名次都考得很低。到了院試，宗師（安徽語稱學院爲宗師）出的題目，是什麼「魚鼈不可勝食也材木」的截搭題，我對於這樣不通的題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把文選上所有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正在收拾考具要交卷，那位山東大個兒的李宗師親自走過來收取我的卷子（那時我和別的幾個人，因爲是幼童和縣府試錄取第一名，或是經古考取了提堂，在宗師案前而試，所以他很便當的親自收取卷子，我並不是考幼童，縣府試也非第一名，一入場看見一卷面上印了提堂字樣，知道經古已考取了，不用說這也是昭明太子幫的忙。）他翻開我的卷子大約看了兩三行，便說：「站住，別慌走！」我聽了着實一嚇，不知闖下了什麼大禍。他略略看完了通篇，睜開大眼睛對我從頭到腳的看了一遍，問我十幾歲，爲啥不考幼童？我說童生今年十七歲了。他點點頭說道：「年紀還輕，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我回家把文章稿子交給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縐着眉頭足足有個把鐘頭一聲不響，在我，應考本來是敷衍母親，算不得什麼正經事，這時看見大哥那種失望的情形，

却有點令我難受。誰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師，把我取了第一名，這件事使我更加一層鄙薄科舉。捷報傳來，母親聽得幾乎掉下眼淚。「眼皮子淺」這句批評，懷甯人自己也承認，人家倒霉了，親友鄰舍們，照例總是編排得比實際倒霉要超過幾十倍；人家有點興旺，他們也要附會得比實際超過幾十倍。我們這一門姓陳的，在懷甯本是一個小戶人家，紳士們向來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親時才有一個秀才，叔父還中了舉，現在看見我們弟兄又都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許多神話，說我們家的祖墳是如何如何好風水，說城外迎江寺的寶塔是陳家祖墳前一筆，說我出世的前夜，我母親做過什麼什麼夢，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他們真想不到我後來接二連三做了使他們嚇破了胆的康黨，亂黨，共產黨，而不是他們所想像的舉人，進士，狀元郎。最有趣的是幾家富戶，竟看中了我這沒有父親的窮孩子，爭先恐後的託人向我母親問我可付定親。這就是我母親大樂而特樂的社會原因。母親快樂，我自然很高興；所害怕的來年江南鄉試的災難，又要臨到我身上來了！

江南鄉試是當時社會上一件大事，雖然經過了甲午戰敗，大家仍舊在夢中。我那時

所想像的災難，遠遠不及後來在考場中所經驗的那樣厲害；並且我覺得這場災難是免不了的，不如積極的用點功，考個舉人，以了母親的心願，以後好讓我專心做點正經學問。所以在那一年中，雖然多病，也逼着實準備了考試的工夫，好在經義和策問，我是覺得有點興趣的，就是八股文也勉強研究了一番。至於寫字，我喜歡臨碑帖，大哥總勸我習館閣體，我心裏實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個舉人了事，決不願意再上進，習那討厭的館閣字做什麼！我們弟兄感情極好，雖然意見上沒有一件事不衝突，沒有一件事依他的話做，而始終總保持着溫和態度，不肯在口頭上反駁他，免得傷了手足的感情。

## 自傳之一章

大概是光緒二十三年七月罷，我不得不初次離開母親，初次出門到南京鄉試了。同行的人們是大哥，大哥的先生，大哥的同學和先生的幾位弟兄，大家都決計坐輪船去，因為輪船比民船快得多，那時到南京鄉試的人很多願意坐民船，這並非保存國粹，而是因為坐民船可以發一筆財，船頭上扯起一條寫着「舉旨江南鄉試」幾個大字的黃布旗，一路上的關卡，雖然明明知道船上裝滿着私貨，也不敢前來查問，比現在日本人走私或者還感風凜凜。我們一批人，居然不想發這筆橫財，可算得是正人君子了！

我們這一批正人君子，除我以外，都到過南京鄉試的，只有我初次出門，一到南京，看見儀鳳門那樣高大的城門，真是鄉下佬上街，大開眼界，往往以爲可以驕傲的省城——周圍九里十三步的安慶城，此時在我的腦中，陡然變成一個山城小市了。我坐在驢子背上，一路幻想着，南京城內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華美麗，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門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爲曾聽人說上海比南京還要熱鬧多少倍。進城一看，使我失望了，城北幾條大街道之平闊，誠然比起安慶來在天上，然而房尾却和安慶一樣的矮小破爛，城北一帶的荒涼，也和安慶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個「大」。可憐房屋雖然破爛，好像人血堆起來的洋房還沒有；城廂內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驢子，跑起路來，驢子頭間一串鈴鐺的丁令當聲，和四個小蹄子的德德聲相應和着，坐在驢背上的人，似乎都有點詩意。那時南京用人拖的東洋車、馬車、還沒有，現在廣州人所說的「市虎」，南京人所詛咒的「棺材」和公共汽車，更不用說；城南的街道和安慶一樣窄小，在萬人哭聲中開闢的馬路也還沒有；因爲甲午戰後付了鉅額的賠款，物價已日見高漲，鄉試時南京的人口，臨時又增加了一萬多，米賣到七八十錢一升，豬肉賣到二

百錢一斤，人們已經叫苦，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南京人的面容，還算是自由的，快活的，至少，人見着人，還不會相互疑心對方是扒手，或是暗探；這難道是物質文明和革命的罪惡嗎？不是，絕對不是，這是別有原因的。

我們這一批正人君子，到南京的頭一夜，是睡在一家熟人屋裏的樓板上，第二天一早起來，留下三個人看守行李，其餘都出去分途找寓處。留下的三個人，第一個是大哥，先生，他是我們這一批正人君子的最高領袖，當然不便御駕親征，失了尊嚴；第二個是我大哥，因為他不善言辭；我這小小人自然更不勝任；就是留下看守行李的第三個。一午後寓處找着了，立刻搬過去，一進屋，找房子的幾個正人君子，全大睜着眼睛，你看我，我看看你，異口同聲的說：「這屋子又貴又壞，真上當！」我聽了真莫明其妙，他們剛才親自看好的房子，怎麼忽然覺得上了當呢？過了三四天，在他們和同寓中別的考生談話中間，才發見了上當的緣故，原來在我們之先搬來的幾位正人君子，來找房子的時候，大家也明明看見房東家裏有一位花枝招展大姐兒，坐在窗口做針線，等到一搬進來，那位仙女便化做一陣清風不知何處去了。後來聽說這種美人計，乃是南京房東招攬



考先生的積蓄，正當的並不止我們這幾位正人君子，那些臨時請來的仙女，有的是親眷，有的是玉婚。考先生正當的固然很多，房東上當也不是沒有，如果他們家中真有年齒幼幼女，如果他們不小心把鹹魚臘肉掛在廚房裏或屋簷下，此時也會不翼而飛，好在秀先生帶有一讀書人，這張體面的護符，姦淫竊盜的罪咎，房東那敢加在他們身上，他們到商店裏買東西，有機會也要順帶一點藏在袖子裏，店家就是看見了也不敢聲張，因為他們開口便說：「我們是奉着皇帝聖旨來鄉試的，你們誣辱我們做賊，便是誣辱了皇帝！」天高皇帝遠，他們這幾句大話，未必真能嚇倒商人；商人所最怕的還是他們人多，一句話得罪了他們，他們便要動野蠻，他們一和人打架，路過的考先生，無論認識不認識，都會上前動手幫助；商人知道他們上前幫着打架還不是真正目的，在人多手多的混亂中商人的損失可就更大了，就是鬧到官，對於人多勢大的考先生，官也沒有辦法。南京每逢鄉試，臨時增加一萬多人，平均一人用五十元，市面上有五十萬元的進賬，臨時商店遍城南到處都有，特別是狀元境一帶，商人們只要能夠賺錢，受點氣也就算不了什麼。這班文武雙全的考先生，惟有到釣魚巷繖妓時，却不動野蠻，只以口聲聲

86  
自稱寒士，商請妓家減價而已，他們此時或者以爲必須這樣，才不失讀詩人的斯文氣

派！

我們寓處的房子，誠然又壞又貴，我跟着他們上當，這還算小事，使我最難受的要算是解大手的問題，現在回想起來還有點頭痛。屋裏沒有茅廁，男人們又沒有用慣馬桶，大門外路旁空地便是解大小手的處所。我記得那時南京稍微偏僻一點的地方，差不多每個人家大門外兩旁空地上，都有一堆一堆的小小金字塔，不僅我們的寓處是如此。

自傳  
不但我的大哥，就是我們那位老夫子，本來是個道學先生，開口孔孟，閉口程朱，這位博學的老夫子，不但讀過幾本宋儒的語錄，並且還知道什麼「男女有別」、「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他也是天天那樣在路旁空地上解大手，有時婦女在路上走過，只好當做沒看見。同寓的有幾個荒唐鬼，在高聲朗誦那禮義廉恥正心修身的八股文章之餘暇，時到門前探望，遠遠發見有年輕的婦女嫵媚而來，他便扯下褲子登下去解大手，好像急於獻寶似的，雖然他並無大手可解。我總是挨到天黑才敢出去解大手，因此有時踏了「脚屎」回來，已經氣悶，還要受別人的笑罵，罵我假正經，爲什麼白天不去解手，如今踏了「

脚屎回來，弄得一屋子的臭氣！「假正經」這句話，罵得我也許對，也許不對，我那時不但已解人事，而且自己戕賊得很厲害，如果有機會和女人睡覺，大約不會推辭。可是像那樣冒冒失失的對一個陌生的女子當街獻寶，我總認為是太無聊了。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們要進場考試了。我背了考籃、書籍、文具、食糧、燒飯的鍋鏟和油布，已竭盡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領試卷，我便會在人叢中擠死。一進考棚，三魂嚇掉了二魂半，每條十多丈長的號筒，都有幾十或上百個號舍，號舍的太小彷彿現時警察的崗棚，然而要低得多，長個子站在裏面是要低頭彎腰的，這就是那時科舉出身的大老以管過「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齊八不齊的磚牆，當然裏外都不曾用石灰泥過，裏面蜘蛛網和灰塵是滿滿的。好容易打掃乾淨，坐進去拿一塊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寫字檯，睡起覺來，不用說就得坐在那裏睡。一條號筒內，總有一兩間空號，便是這一號筒的公共廁所。考場的特別名詞叫做「屎號」，考過頭場，如果沒有冤鬼纏身，不會在考卷上寫出自己缺德的事，或用墨盞濺污了試卷，被貼出來，二場進去，如果不幸坐位編在「屎號」，三天飽嘗臭味，還要被人家議論是幹了虧

心事的果報。那一年南京的天氣，到了八月中旬還是奇熱，大家都把帶來的油布掛起遮住太陽光，號門都緊對着高牆，中間是只能容一個半人來往的一條長巷，上面露着一線天，大家掛上油布之後，連這一線天也一線不露了，空氣簡直不通，每人都在對面牆上掛起燒飯的鍋鏟，大家燒起飯來，再加上赤日當空，那條長巷便成了火巷。煮飯做來，我一盤不進，三盤九天，總是吃那半生不熟或爛熟或圍成的掛麵。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最深：考期場時，看見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條大辮子盤在頭頂上，全身一絲不掛，腳踏一雙破鞋，手裏擦着試卷，在如火的長巷中走來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腦袋左右搖晃着，拖長着怪聲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處，用力把大腿一拍，翹起大拇指道：「好！今科必中！」

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兩個鐘頭。在這一兩個鐘頭當中，我並非盡看他，乃是由他聯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現狀；由那些怪現狀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志，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聯想到所謂撫考大典，簡直是隔幾年把這班猴子狗熊擺出來開一次動物展覽會；因此又聯想到國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這般的毛病；因此最

以後越聽倒深覺超那班人們在職務報上說的話是有些道理呀！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深源中最大動機。當兩個鐘頭的冥想，我決定了我個人往後十幾年的行動。我此次鄉試，除了溱林銀勉強固不辭其結果，對於我着外有益！

# 我學會燒飯的時候

何香凝

傳 記 章

在我們中國——尤其好幾十年之前——凡是被父母鍾愛的小姐們，又處在富裕的家庭裏，對於燒飯做菜，總都是不會的，因為那是僕婢的事情。我，自然也不能例外。我的父母既視我寶貝般的，家庭狀況又好，所以在家裏，從來也就與廚房無緣了。就是和廖先生結了婚，飲食一切的事情，還是完全由用人料理的。可是到了日本留學的時候，在一種使命之下，我是自願把小姐的尊貴丟開，從一個雇用的日本女工人學會燒飯了。想起了這件事，我回憶起來，也是很可紀念的！

那當孫中山先生第二次到日本的時候，因為中日俄局勢緊張關係，日本警察對於我國留學生監視極嚴，積極施壓迫。那時孫先生提倡革命的聲名，已傳到日本當局注意。他雖

用中野的名字住在客棧，但他和同志們會談來往，總感覺種種不便。那時候，我聽說孫先生到日本來了，會去訪過他一次。當他第一次到日本時，我和廖先生已和他談過兩三次。我們既已表示參加革命，也是被他引為同志了的。孫先生在我的談話裏，知道我和廖先生是租了「貧家」（日本的出租房子）住的。後來一年多，他請黎神實（他是廣西人，一個好青年，忠實於朋友，忠實於革命的好同志，可惜不壽，早就死去了——）他給我的好印象，永遠是不能磨滅的。來和我商議，希望我另外在交通方便的地方，找一所「貧家」搬進去，並且不要用日本人做女工人。仲實說明了孫先生在計劃着組織革命團體，在客棧裏既諸多不便，尤其困難的是沒有妥當的地方開會。我聽了是為進行革命的事，毫無猶豫。但我最成困難的，倒是在吃飯上，因為我自己不會燒飯，不用下女，怎麼辦呢？還有，那時候廖先生乘着暑假又回廣東替我弄錢款去了，到外面去弄吃水的事情就沒有人能夠幫助我——當時日本的東京也尚無自來水呢——這些都使我有些覺得為難了。既而，我在心裏又想：不會燒飯，就馬上跟工人學，為革命，夫人學婢子，也算不了什麼。但是，吃水要到外面去弄，自己實在有些兒來不了。我這樣想了，就

對仲實說：「另找我家搬遷是可以的。但是仲偉一時不能回來，每天的吃水，倘然不用工人，我自己實在沒有辦法」。仲實就藉口答應着說：「請你快找好房子搬吧，吃水的事，我來替你弄就是了」。仲實既這麼應承，我就叫他去回報孫先生，找好了「貸家」便搬。仲實去後，我就計劃搬家的事，第一件大事，是要先學會了燒飯，做小菜！在平常，我是「飯來張口」，女工人弄些什麼，絕不開問的。現在是不然了；我細心看着她淘米，下鍋，添水，燒火。米的多少，水的分量，火燒的時間大小，我都在注意。至於做菜呢，日本的法子，簡單得多了，看幾次便會的。不兩天，我就覺得有把握了。工人不懂得我何以忽然對於燒飯這麼感興趣，那知我的用心，是在學了她的手藝便要請她走路呢！

我本來住在小石川區，新找的「貸家」却要在神田區，因為神田留學生多，而且交通方便。在小石川住的房錢，祇十一二元，神田的是二十五元，樓上下有七個房間，比以前大得多了。我想將來同志集會，來來往往地，必須大些，才可以夠用，也能遮掩得過去。房子找好，便結束了原來的「貸家」，辭退了下女，寫信通知廖先生，搬到神田



法。對勸我收捨的，就是黎仲實。

搬進神田的「貧家」，我一面要上學，一面要自己料理日常生活，是很覺着忙碌勞苦的。我以前在父母跟前作小姐，是有人服侍我，和廖先生結婚，還陪嫁了兩個丫頭跟隨我；突然過着學生兼女工人工生活，總是不慣的。平常，是祇顧自己的功課，別的粗笨瑣碎事情，都是女工人工的，現在可好，每天起來，第一須先收拾鋪蓋，臉水也得自己預備。其次課回來，買小菜，生炭火——那時候日本也尚沒有瓦斯可用——煮飯、做菜，洗了衣服，吃過了，還要洗刷收拾起來。那時候，日本也還沒有電燈，點的是煤油，擦燈添油，頗為麻煩。尤其尿便的屜洗衣服，取冰又是艱難。雖說仲實天天去替我提燈桶，但有時用燈桶，還得我自已跑到井邊去弄來。尙是，我有一個信念，就是：我的吃苦，是為中國革命——想到這裏，隨便什麼罪，我就甘心忍受，樂之不倦了。

在神田「貧家」的伙食費，入雖到得多，菜錢也不過一毫半，平常總是一毫零幾個銅板。記得常吃的菜，以蘿蔔，牛肉，豆腐，魚，青菜，洋山芋為最多。每次買五個銅板牛肉，三個銅板魚，兩個銅板的蘿蔔——那時兩個銅板可以買得兩個白的長的蘿

荷，就夠分兩次和牛肉一起炒的了。或者再加點豆腐，青菜，就是正正的飯菜了。他  
便誰來，總都是吃這些東西，人多時也不過多買點。孫先生有時也和大家一窩吃，但他  
不喜歡吃米飯，也至多一碗。所以，我常爲他特別的預備麵包，牛油煎三個荷包  
蛋，再用牛肉汁沖一碗湯。一律是這樣，他也不挑選的。當時一瓶牛肉汁，忘記是幾毫  
錢了。但祇有孫先生到才開瓶，我們都是捨不得吃的。一小瓶子，大概可以沖七八人  
湯。在廖先生未回東京之前，我們神田「貸家」生活，一直是這樣。因爲那時我的手裏也  
實在不寬裕。就是後來廖先生到了，我們日常生活仍然很簡單，並沒有買什麼好菜吃。  
一 胡漢民夫婦是跟廖先生同船到日本的，初到東京就跟廖先生住進我們的「貸家」。胡夫人  
是初到日本的，吃不慣我們素淡的菜，我根本不會燒飯做菜，她起初客氣，挨了幾頓，  
後來常自己出錢託人去買燒鴨來吃。這也就反映出：我當時做的菜似乎太不高明了。

孫先生常和黎仲實到我的「貸家」裏來，是在計劃組織「同盟會」的事。我加盟很  
早，是第幾名已經不記得了。加盟的手續，要兩個人介紹。我填的盟書，祇有仲實一人  
簽名。後來孫先生看了，他就也簽了個名字。當時盟員，女的祇有我一個，同盟又很

孫先生所以孫先生戲以自語叫我「御膳房」(Gardener)後蒙同志鄉鄰跟着叫，就叫開

坐落廣先生由廣州回到北京已在我們搬家後兩個多月了。他和胡漢民夫婦同船到約安頓家資家中，大約是下午六點多鐘回吃茶晚飯，休息幾時，孫先生和仲實就和他談同盟會的組織和主義。他很贊成。當夜十時許景園他已加盟了。我介紹人是仲實和我。廖先生有志革命很昂貴而且第一次會見孫先生，我們是同去的，他還比我多和孫先生談過一次。他加盟遲一步，是因為他當時回國了。否則我和他一定是同時加盟的。至於他的加盟介紹人有我，大概是黎仲實要我做的吧。胡漢民加盟也是當夜，不過他對於主義，多不能很快的了解接受，尤其是關於「平均地權」。他和孫先生質疑最甚，經孫先生詳明反復地講解，已經到深夜三時後，他才加盟的。

同盟會基本的盟員，常來我們「貨家」的，記得有黎仲實，朱執信，胡漢民，黃克強，章太炎，古應芬，張繼，趙正鈺，鈕永建，馮君武，劉成茂，楊度這些人。蘇曼殊原先加入我們義勇隊，也是時常見面的。後來同盟會開成立大會，固然是學生會館，而

孫先生帶領重要同志們的祕密會議，却大都在「貸家」裏。我當時就覺得來往的同志，都比家人兄弟姊妹還親厚，一點也不隔膜，也不客氣。現在人們常掛在嘴上的所謂親愛精誠，應用在當時的大家心理上，那裏再真切也沒有的了。

孫先生對於同志，總是至誠無間，對於我和廖先生，更不客氣。那時他在日本，和我們相處像一家人一樣。有時候，他要用錢，手頭沒帶，就硬扯來向我說：「御婆樣，給我幾千塊錢！」我們那時也沒有多的，頂多也不過五百元先。有時十元或二十元也拿的。幫助孫先生革命，很有些天捐助鉅萬的，提到這點，似乎寒酸，但我說出這個，只見孫先生對我們情感的親厚，真如家人一樣。

同盟會成立之後，孫先生分派同志們回國作革命運動。其中「運動」兩個字，當時是用來作「革命」的代替語的，因為當時尚不敢公然說出「革命」兩個字。當時孫先生被派赴天津設立機關，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 *Wobley* 聯絡，並圖發展北方革命勢力。廖先生早年在美國，長於英文，我們和西洋革命志士發生關係，凡是孫先生所不能直接會見的，多讓廖先生帶去和他們接洽。廖先生動身去天津的時候，我有一詩贈別。

他

國仇未復，心難死，

忍作尋常泣別聲，

櫛君莫惜頭顱貴，

留得支那史上名。

聲譽學界學界學界

詩裏用「支那」這個名詞的原因，是因為那時候，留學東京，習慣於「支那」兩字，而且我們志在推倒滿清，又不屑用大清兩字，所以就把它用上。若是在民國之後，那便不會用的。爲了存真，也就一仍其舊——不加動改了。

想起了我開始學會燒飯，就聯想起孫先生當時到東京組織同盟會的種種往事。要說我那個神甲「貸家」，是同盟會的醞釀地，我由衷的不敢。若是說個人是當日同盟會一個忠實的下女，也許尚有人能夠點頭稱是的吧。

當時在日本東京，我們共事來往的同志們，各省的人都有。到了我的「貸家」裏，我也都一樣當作家人兄弟一樣地看待。可是，因為我不會說普通話，所以隨了廣東

籍的朋友們，我們都因言語不通，想長談是談不來的。去年到南京的時候，張繼（溥泉）居正（覺生）來看我，溥泉還說：「我們已是三十多年的老友了。那時在日本，我們雖然見面很多，因為說話都不懂，相談却很少。我們又因為你是天足，所以人前背後提起你來都叫「何大腳」。就是當面這樣叫，你也聽不懂呢。」說起來親切有味，大家笑了。一陣子，真是的，那時候，女留學生祇有我一個人是天足。兩三年後，看見秋瑾烈士，她還是纏足的呢。

一 時光過得真快，這些話，已是三十五年前的故事了。我的個人生活，在父母跟前，可以做小姐，到了社會就可以做工人。在家庭可以燒飯做菜管理一切瑣事，出了廚房就可以幹起政治活動。山珍海味並不是吃不來的，粗茶淡飯我也一樣過得慣。清靜安閑的歲月我能過，艱難困苦的日子，我也是不怕的。時下一般太太小姐們，養尊處優，奢侈淫逸，真不知她們是怎樣做人的。有些坐享革命福氣的，更叫人看不上眼。我們國難當頭，又是天災流行着，正應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否則祇圖自己一姓一家闔氣，自身家屬的腦滿腸肥，千夫所指，也是不能長久的。

至於一般婦女生活問題，我以為應該這樣才對：在婦女本身，應該學會生活技能，習於吃苦耐勞，要過問國家社會的事，也不要把個人的事交托別人來管；而國家對於婦女呢，應以男女平等為原則，使婦女和男子一樣受同等的教育。使她們養成充分有從事社會活動和各種職業的能力。硬把婦女困在廚房或關在家庭裏，在我國幾十年前已經不行了。——我仍是一個顯明的例子。中國革命，無一役沒有女子參加的。然而到現在，做不能獲得真正平等的待遇。未免太說不過去了。希望將來參加國民大會制憲的人，萬萬不要再忽略全體女同胞所應得的利益。——詳訂男女法律平等的條文。我們當着解救國難的生死關頭，不該使整個民族是半身不遂的。

創立廣州國民政府紀念日寫定。

# 四十年求知的經過

葉恭綽

自傳之一章

我國有句舊話，叫做知彼知己，又說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恨。這兩句話同用知己兩字，意義却不一樣，因為前一個知己是說自己知道自己，後一個知己是說人家知道自己。知的一個字，自然指了解和認識而言。人在世界上求有人能了解認識自己，固然不容易，恐怕自己能了解認識自己，亦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又有句話叫一人不知己，又說「有自知之明」，可見自知是很需要的。近年出版界，很提倡人們的自傳，自傳固不一定可靠，但這個趨向我並不反對，因為比較可提倡人們的忠實自白，至少可令人們對自己的思想行為時時有一番檢討，於矯正錯誤紀載事實有不少的幫助。不過此類的文字見諸刊物的究竟尚不多。



一二十年來，朋友勸我做自傳的實在太多了，我終於未曾下筆，因為過於慎重與耐持之故，又許多資料漸漸遺忘，不能貫串成爲一種有系統的紀錄，所以更加懶慢。目前宇宙風又要我寫一篇這一類的東西，正所謂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我個人的歷史，雖說複雜，還不及我的思想複雜的利害。思想是說不盡的，歷史說起來話亦很長，大概形成我的歷史及發生與轉變我的思想，都與我的知識有很大關係，所以把我四十年來求知的經過略述一番，亦可做我的思想與歷史的一套縮影來看。

要說我的求知經過，先要略說我的思想行爲的大概。我知道我的思想行爲固頗有幾個特點。第一是矛盾而相容的。平常人的個性，往往偏於一方，如歡喜靜的就歡喜動，歡喜圓融的就不歡喜拘執，講事功的就不談哲理，耽藝術的就忽略實務，這是大抵皆然的。不過我却不然。我一方面在討論工業上技術問題，同時却可以談談宗教哲學，另一方面研究一個公司要怎樣組織，同時又會想到音樂書畫上的問題，而且似乎不會混亂與偏頗，所以老友曾鶴亭常說葉某的腦子大概像一個貨倉，把各種貨物分類的存儲，要用時一樣一樣的取出。第二是實際而超脫的。平常人於所專注的事情，每執而不舍，反

之則一切皆不認真，我對於一切的事情來到面前，從來沒有忽略過絲毫，但從來沒有執滯過絲毫，只是盡心竭力去做，到不得已的時候，我却會全盤割捨拋棄，一絲不留戀，這大概多少有點道德哲學上的修養之故。明白這兩點，就可拿以下所說的來證明了。

余少承家學，先曾祖蓮裳公先祖南雪公先父達叔公均為文學家，承繼之先父仲懋公則喜研究性理歷史聲音訓詁算術。余以遺傳兼少侍仲懋公膝下，薰陶有自，自六歲迄今，未嘗一日廢書不讀，兼好采訪詢問。從政之後，因職務與專門技術關係極密，不能不知其概要，故匪勉從事，以免爲下所蒙。又自少時即喜考求外交財務農田水利，服膺管仲孫武張良范滂李膺孔融諸葛亮祖逖溫嶠卞壺王通陸贄劉晏李德裕裴度王安石耶律楚材劉基張居正諸人，以爲辦事必根於學，學必明於實用，尤須與個人的精神打成一片，不然知識亦河中筭。今年將六十，雖沒有甚麼大成就，但在社會上尚不致完全成爲廢物，不斷的尚希望有所貢獻，或者原來的底子尚沒有打的太差的緣故罷。

我六歲時，叔達公令學做詩，以春雨爲題，余思雨夜必無月，故首句云，幾夕無明月，公甚賞之，余因問下雨何以無月，輾轉窮究，不得真諦，因悟致知格物與吟風弄月

爲兩事，文學家的話亦祇成其爲文學家的話而已。

十二歲隨仲鸞公至江西，十七歲離贛。其間六年所得益友甚多，最先識文君永譽，梅君光羲光遠昆仲，後又識桂君伯華木仲昆季，楊鈞谷，夏鑒丞，歐陽竟無，劉未霖王珩昆仲，諸真壯，蔡公湛，亦皆於是時相識。文氏道階先生藏書最富，任余檢閱，余乃日盡十冊以爲常。時以公達（卽永譽）之切磋，於史部喜談清代掌故，子部則獨好荀子，曾有儀荀室之號，並擬爲淮南子集注；經部則研究釋名；爲詩則汎濫唐宋，由蘇黃而趨溫李；又好爲駢體文，大致宗徐庚以遠任沈，曾與公達約爲經解及駢體文，均不許查任何書籍。余之經解遜公達，公達之駢文亦遜於余焉。其時以桂伯華之啓迪，歐陽竟無梅光羲之切磋，於佛教大感興趣，遂開始研究。又其時當戊戌前後，所謂新學方極蓬勃，余等則自製造局廣學會以迄南洋公學諸譯籍，無所不觀，復開始學日本文，頗自負淹博，亦大受官吏及篤舊者之猜忌。現在回想那時的輕淺幼稚，真是可笑。

十七歲我到北京，又到廣州，又到上海，識的人更不少。在上海同沈小沂籌辦廣雅書局，在廣州同胡漢民鄭紹覺家兄道繩等辦萃廬書社，儼然以新人物自命。旋入北京大

學的仕學館，習法政一門，這個時期我很歡喜研究法律，又會編新出版各書的提要。

後來因家事的關係，到湖北武昌當教習，前後五年，所擔任的功課係中外歷史、地理、國文。那時學生年長於我的很多，我恐怕丟臉，不能不自己用功，所以那個時期，對列王門認真研究，頗有一些心得，又同時擔任時報的論撰和通訊，於時事更加注意，所以於新聞的智識，亦可說於那時獲得不少。

## 一 傳 部 總 章

光緒末年，北京郵傳部新組織成立，調我去當部員。那時的郵傳部，管轄的係郵、電、路、航，我樣樣都不懂的，不過辦文書罷了。或者短中取長的緣故，長官却很說我不錯，我自己覺得應當奮勉，而且應當力求在行，因此選定一門，特別用心，從此便與鐵路為緣了。

論起鐵路的内容，本來就很複雜，我國的鐵路，則更為複雜，連外交軍事警察等等都有很重要的關係。那時却是實權在外國債權的手裏，表面在國內糊塗官吏手裏。我見這樣的情形，深為憂懼，因此覺得非培養專門人才，造成特別風氣不可。從此便下了決心，從事廿餘年。這不是講鐵路歷史的地方，可不必多說，不過自己若對於各項專門事

務和技術太不明瞭，如何可以講培養人才及監督部下。所以當時因此虛心考究，從行政及事務以迄技術，包括門類三四十，其中的綱要，大概都曉得些，而且有些細微曲折的地方，或比之專門家更明白而透澈。自然講到專門學術的基礎，如力學數學的，我甚至分的，但全般鐵路的綱要，或每一部門內的綱要，或每一件事情發生時應當分別的緩急輕重，我敢說比任何人為明瞭，我自稱這為專門內的常識。這可說是中華求知的最大結果。

我的方法是這樣的，每天必騰出一二小時，請服務的專家陳述他對於職務上的專門意見，然後加以詢問及辨論，或提出一個問題，令幾個專家各抒所見；同時又令與該項職務有關係者提出意見，綜合討論；有時並實地考查，到得到相當結論時，自己亦自然將此事弄明白了。專家之意見每偏於理論，職員之主張又恆囿於局部，我則以理論與事實交互比較，以盤與局部兼顧統籌，故見解與判斷恆得其宜，以應事實之需要，而人亦得盡其才，蓋所有一切職員之所長，皆成爲我之所長，故知識不期而豐富。余往歐美參觀各工廠，與其人問答，皆擬余爲工程司出身，蓋緣此耳。

余治事守秩序，重然諾，惜時惜力，人以其近代新人物之精神，其實吾國本皆有古訓，余特知其急要而加效法耳。余每前一夕，卽已將次日一日治事之程序排好，故不急遽，亦不遲緩，其應存記者，則自告自曰，此應存記，於是遂入倉庫之某類中，他日可隨時取出，人謂余之記性特好，亦非事實，特善用此法耳。然余關於鍊鍛心性，澄瑩神識時，則排除一切空暇觀念，無一事可束縛余，故因世間不甚高尚之關係，致個人受其影響者，在余可謂極稀。至於赴湯蹈火之舉，余平生亦屢爲之，則係知其不可避而坦然爲之，非昧於是非利害也。

鐵路以外，余於外交財政實業教育文化暨其他有關管理與技術之事，亦深成趣味，且自謂所知者能獨深至，卽謂近十餘年一切設施皆早在余之計劃中，或亦非誇。且如善於運用其效館，當不止此，此則虛心求知與否之別耳。

余對文藝藝術，本有先天的遺傳，故搜集古物之鑑別，似頗具隻眼。且余恆秉愛憎與是非不能並行之說，如人好酸味，不能謂酸乃正味，故品評一切，頗得虛公之譽。此外土木竹骨玉石漆之雕刻博雅，絲棉麻之織緜，音樂戲劇歌謠，金石碑帖，建築營造，

詩歌詞曲，篆隸真草，雖未敢云悉有心得，亦庶幾具體而微，蓋四十年精力，至少二分之一耗於是矣。

博而不專，世之通病，余固不鮮。近年頗擬注全力於文化事業及考古事業，然環顧是否許可，尚有問題。

文化事業中，余對國外文宣傳及圖書館博物館三者，致力較深，必謂余於此有何真知灼見，殊未敢言，不過或不致太外行耳。其不致太外行，殆亦由虛心求知之故。余尚不贊成學術有國界之說，亦不反對本位文化論，但以爲人生一切基於誠，不誠則無物，學術文化亦何莫不然。故第一要知己，第二要知彼，如不研究，則己且不知，何有於彼。至於特跡選擇，乃另爲一事，並非研究則必須效法也。世人往往將研究與效法並爲一談，於是結果一面閉聽塞明，一面却會盲從輕聽，這是最危險而可惜的事。平生好研求諸國之事物，除很概略的知識，係從小得來之外，其餘差不多都是因受外來之刺激，遷轉而從事於國內之研究的。此種刺激，不外事實之需要，及因比較而衝動兩種，例如甚麼叫做協定關稅，你做了關稅會議委員，還可以不明白麼？又全國的地圖，

人家比你考較得明白得多，甚至你中國的聲音訓話以至書畫陶器，人家會研究得頭頭是道，你如果連人家已知道的你尚在茫然，這實在也太可恥了。其實把全國一切事物充分認識，亦並不夠應付現今的環境的，因為要應付現今的環境，必須把環境中的事物透底了然（即所謂知彼），不過第一步應該先知己罷了。我近廿年來求知的方法，除詢問討論及實地考察外，於各種雜誌得益不少。我每日至少以一小時以上的功夫，用在看雜誌上，雖雜誌不一定都好，且種類亦極龐雜，但年過五十以上不能各處奔跑的人，除此而外，似乎不易找得更好的供給智識的機關。人事無窮，因此需要的智識亦永無限量，人要吸盡海水，係不可能的（莊子所謂以有涯遂無涯殆矣）。我所涉獵的門類太多，近來已深覺其不經濟，實有集中時間精力於二三點之必要。但此二三點尚未選擇得妥當，於是有限的時間精力，仍泛濫於無涯之境，但任何門類均乏精深的探討，自己亦很覺得可惜。

西洋的學藝怎樣移植於東方，這是我國當前的大問題，亦可說係我國現代國民的責任。我的意思，應該先研究自己的體質和胃力，怎樣可以吸收消化這一批食物，以為營



登資料（即所謂知己）。不然就是勉強吞食，亦不會養成積氣神的，或者還會中毒。同時肚子裏本來不消化的糟粕，應該痛快的排洩掉，就大瀉三天，也不要緊。我國人肚子裏的積滯，實在太多了。

總理說行易知難四個字，我起初不甚謂然，而且也同總理辨論過，但十年來緝細體驗，覺得此四字極有道理。譬如上海居民有三百五十萬人，究竟可稱為知道上海的不知有萬分之一與否（即三百五十人）。又夫妻相處數十年，究竟彼此深知與否，恐任問一人亦必啞然。故終身竭力求知而能知與所知之分量，亦不過如是而已。

#### 著者路歷

葉恭綽字玉甫，別號遐菴，廣東番禺縣人，原籍浙江餘姚。曾任交通大學校長，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大木營財政部長，國民政府鐵道部長。二十六年爲上海博物館董事長，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常務委員，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中山文化教育館常務理事。

# 我幼時求學的經過

陳衡哲

## ——紀念我的舅父莊思緘先生——

進學校的一件事，在三十年前——正當前清的末年——是一個破天荒，尤其是在那時女孩子的生命上。我是我家中第一個進學校的人，故所需要的努力更是特別的大。雖然後來在上海所進的學校絕對不會於我有什麼益處，但飲水思源，我的能免於成爲一個官場裏的候補少奶奶，因此終能獲得出洋讀書的機會，却不能不說是靠了這進學校的一點努力。而使我懷此進學校的願望者，却是我的舅父武進莊思緘先生。

我的這位舅父是我舅舅中最寵愛我的一位。大約在我五六歲的時候，舅父便同了舅母和表兄弟弟到廣西去做官，但因為外祖母是住在武進原籍的，所以舅父也常常回到家

來看望她。那時我家已把自己的大房子出賃了，搬到外祖母家的一所西院中去住着。

每逢舅舅回家省親的時候，我總是一清早便起身，央求母親讓我去看舅舅。舅舅時常是喜歡睡晚覺的，我走到外祖母家時，總見向外祖母匆匆的問了安，便一自氣跑到舅舅的房裏去。舅舅總是躺在床上，拍拍床沿，叫我坐下來。一天我再給你講對什麼呢？舅舅常是這樣說，因為他是最喜歡把他的思想和觀察講給我聽的，那時他做官的地方，已經由廣西改到廣東。廣東省城是一個通商大口岸，牠給他很多機會看見歐美的文化，尤其是在醫學方面。那時他很佩服西洋的科學和文化，更佩服那些到中國來服務的美國女子。他常常把他看見的西洋醫院，學校，和各種近代文化的生活情形，說給我聽。最後的一句話，總是：「你是一個有志氣的女孩子，你應該努力的去學西洋的獨立女子。」

我是一個最容易受感動的孩子，聽到舅舅的最後一句話，常常是心跑到嘴裏，熱淚隨到眼裏。我問道：「我怎樣方能學像她們呢？」舅舅總是說：「進學校呀！在廣東省城裏有一個女師學校，你應該去學醫，你願意跟我去學醫麼？」

有時舅舅給我所講的，是怎樣地球是圓的，怎樣美國是在我們的腳底下，怎樣從我們的眼睛看下去，他們都是腳上頭下的倒走着的！又怎樣在我們站立的地方挖一個洞，挖着挖着，就可以跑到美國去了。有時他講的，是中國以外的世界，世界上有什麼國什麼國。我常常是睜大了眼睛，張開了嘴聽他講話，又驚奇，又佩服。他見到我這個情形，便笑着說我是少見多怪。但在實際上，恐怕他心裏是很高興有這樣一個忠誠的聽者的。有時我又問他，「舅舅怎能知道這麼多？」他便說：「你以為我知道的事情多嗎？我和歐美的有學問的人比起來，恐怕還差得遠呢。」他又對我說，他希望我將來能得到他沒有機會得到的學問——對於現代世界的了解，對於科學救人的智識，對於婦女新使命的認識等等。

「勝過舅舅嗎？」天下那有此事？我就在夢中也不敢作此妄想呵！但舅舅却說，「勝過我們算什麼？一個人必須能勝過他的父母尊長，方是有出息。沒有出息的人，才要跟着他父母尊長的脚步走。」這類的說話，在當時真可以說是思想革命，牠在我心靈上所產生的影響該是怎樣的深刻！

我們這樣的講着講着，常常直到外祖母叫舅舅起身吃早飯，方始停止。可是明天一早，我等不到天亮，又跑到舅舅那裏去聽他說話了。這樣，舅舅回家一次，我要進學校的念頭便加深一層，後來竟成爲我那時生命中的唯一夢想。

在我十三歲的那一年，我父親被抽籤到西南的一個省分去做官。我因爲那地方來得僻遠，去了恐走不出來，又因進學校的希望太熱烈，便要求母親，讓我不到父親那裏去，却跟着舅舅到廣東進學校去。那時父親已經一個人先到做官的地方去了，母親正在收拾行李，預備全家動身。她是一位賢明的母親，知道我有上進的志願，又知道舅舅愛我，舅母也是一位最慈愛的長者，故並不怎麼反對。可是，又因爲我年紀太少，又不怎麼贊成我離開她。每當我要求她讓我跟舅舅到廣東去的時候，她總是說：「讓我想想看，慢慢的再說吧。」

那年秋天，舅父回來省親之後，又要回到廣東去了。臨走的那一天，我跟着母親送他到外祖母家的大門外，我說：「請給舅母請安。」

舅舅說：「你不是要到廣東去嗎？你自己親身去請安吧。」

我回頭問母親：「我真的能到廣東去麼？」

母親說：「你自己想想能嗎？」

我說：「能！」

我就對舅舅說：「我一定親身到廣東去給舅母請安。」

舅舅說：「這是你自己說的啊，一個有志氣的孩子，說了話是要作準的。」

我說：「一定作準。」說完了這句話，我全身的熱血都沸騰起來了，眼淚像潮水一般的流了下來。我立刻跑到自己的臥室去，伏在桌子上哭了一大場。這哭是爲着快樂呢，還是驚懼，自己也不知道。但現在想起來，大概是因爲這個決議太重要了，太使我像一個成年的人了，他在一個不會經過情感大衝動的稚弱心靈上，將發生怎樣巨大的震盪啊！孩子們受到了這樣的震盪，除了哭一場之外，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呢？

就在那年的冬天，母親同着我們一羣孩子，離開了常州，先到上海。那時我們有一家親戚正要到廣東去，母親便決定叫我跟着他們到舅家裏去。在上海住了幾天，母親同着弟妹們上了長江的輪船，一直到父親做官的地方去。我也跟着母親上了船，坐在

她的房牕內。母親含着眼淚對我說：「你是一個有上進心的孩子，將來當然有成就；不過，你究竟還是個小孩子呵！到了廣東之後，一切要聽取父親的話，一切要小心，至少每星期寫給我和父親寫一封信來，好叫我放心。」我不待母親說完，已經哭得轉不過氣來。母親見了這個情形，便說：「你若果願意改變計劃，仍舊跟我到父親那裏去，現在還來得及，輪船要到明天一早才開呵。」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我心中的爲難一定是很大的。可是對於這心靈上相衝突的痕跡，現在却一點也記不得了。所記得的，是不知怎樣的下了一個仍舊離開母親的決心，一面哭泣着向母親磕了一個頭，一面糊裏糊塗的跟着我的親戚，仍舊回到那個小巷棧裏去。回去之後，整整的哭了一晚上，後悔自己不會聽着母親的話，仍舊跟着她去，但似乎又有口種力量，叫我前進，叫我去追求我的夢想。

舅母是我自小便認識的，因她和母親的友好，我們和她都很親熱。但是，一位從前常常和我一同遊玩的表兄和一位比我小兩三歲的表弟，現在却都死了。我到廣東的時候，舅舅的家庭中是有着三位我不曾見過的表妹和表弟，故我便做了他們的大姊姊。其

中最大的一个是「小姐」，下人們便把我叫做「大二小姐」。因為我自己也是行二——而他們三人也都叫我做「大二姊」。這一個稱呼，看上去似乎無關輕重，實際上却代表了這個家庭對於我的親愛。我不是表姊，而是兩個二姊中的大的，這分明是舅父舅母把我當做自己的女兒看待了。這對於一個剛剛離開母親的十三歲的女孩子，是給了多大的溫情與安慰呵！至今舅母家的下人們，還是把我叫做「大二小姐」，表弟表妹們也仍舊把我叫做「大二姊」。而我每聽到這個稱呼時，也總要立刻回想到幼年在舅舅家住着時，所得到的那一段溫情與親愛。

一 因為這三位表姊妹都是生在廣西的，舅母家的下人，說的又都是桂林話，而小表弟的奶媽，說的又是桂林化的湖南話，故我最初學習的第二方言，便是桂林化的國語。至今在我的藍青官話中，常常還帶有一點西南省份的口音，便是由於這個緣故。

我到廣東不久，要央求舅母到醫學校去報名。雖然在我的心中，我知道自己是絕對不喜歡學習的，但除了那個醫學校以外，還有什麼別的學校可進呢？有一個學校可進，不總比不進學校好一點嗎？可是，自我到了廣東之後，舅舅對於我進學校的一件事——



他從前最熱心的一件事——現在却不提起了。等我對他談起的時候，他却總是這樣的回答：「我看你恐怕太小了一點，過了三年再說好不好？在此一年之內，我可以自己教你讀書。你要曉得，你的智識程度還是很低呵。並且我還可以給你請一位教師，來教你算學和其他近代的科學。這樣不很好嗎？」

舅舅的不願意我立刻進學校，當然是由於愛護我，知道我年紀太小，還不到學醫的時候；智識又太低，而立身處世的道理一點又不懂得。故他想用一年的工夫，給我打一點根基。後來想起來，這是多麼可感的一點慈愛，不過那時我正是一個未經世故的莽孩子，對於尊長們為我的深謀遠慮，是一點不瞭解的，我所要求的，仍是「進學校」。

後來舅母和舅父商議之後，只得把我帶到醫學校去，姑且去試一試。我同舅母一進學校的房子，便有一位女醫生，叫做什麼姑娘的，出來招呼舅母，並笑着對我點點頭。舅母對他說了幾句廣東話，那女醫生就用廣東話問我，「今年十幾歲了？」

我回答她：「十三歲，過了年就算十四歲了。」

她搖搖頭，說：「太小了，我們這裏的學生，起碼要十八歲。」

這些話我當然都不能懂，都是舅母翻譯給我聽的。我就對舅母說：「我雖然小，却願意努力。請舅母替我求求她，讓我先試一年，看行不行再說。可以不可以？」

舅母便把這話對她說了，她說：「就是行，也得白讀四五年，反正要到十八歲的時候才能算正科生。」她又用廣東話問我，「懂廣東話嗎？」

我也學了一句廣東話回答她，「噉懂！」又趕快接着說，「可是我願意學。」她聽見我說「噉懂」兩個字，笑了。她又對舅母說了一陣廣東話，說完了，便大家站了起來。她給舅母說聲再見，又笑着對我點點頭，便走進去了。我只得跟着舅母帶了一顆失望與受了傷的心，回到舅家裏去。

晚上舅母回家之後，舅母把白天的經過告訴了他，舅舅聽了大笑，說：「是不是？你不聽我的話，現在怎樣？你只得仍舊做我的學生了！」

舅舅是一位很喜歡教誨青年的人，這也不能不說是我的好運氣，因為在那一年之內，他不但自己教我書，還請了一位在廣東客籍學校教數學的杭州先生，來教我初步數學。不但如此，他又常常把做人處世的道理，以及新時代的衛生智識等講給我聽。我對

於他也只有敬愛與崇拜，對於他說的話，沒有一個字是不願遵行的。比如說吧，他要我每晚在十時安睡，早上六時起身。但是，晚上是多麼清靜呵！舅舅是常常在外宴會的，舅舅到了九時便要打瞌睡，表姊妹是早已睡着了，我自己也常是睡眼朦朧。可是，因為舅舅有這麼一個教訓，我便怎樣也不敢睡，非到十時不敢上床。

我到了廣東不過三個月，舅舅便調到廣州去，將文作武，去統帶那裏的新軍了。我跟着舅母在廣東又住了約有三個月，方大家搬到了廉州。舅舅的職務是很繁重的，但每天下午，他總抽出一點功夫，回家來教我讀書。他常穿着新軍統領的服裝，騎着馬，後面跟着兩個「哥什哈」，匆匆的回家，教我一小時的書，又匆匆的走了。有時連舅母自己做的點心也不暇吃。舅母是一位最慈愛的人，對此不但不失望，反常常笑着對我說，「你看，舅舅是怎樣的愛你，希望你成人呵！他忙得連點心也不吃，却一定要教你這個功課！你真應該努力呀！」

我不是木石，舅母即不說明，我心裏也是明白，也是深刻感銘的。舅舅所教的，在書本方面，雖然不過是那時流行的兩種教科書，叫做「普通新智識」和「國民讀本」

的，以及一些粗枝大葉的閱讀；但自己的孤獨同是很有趣味的，對於現代的常識，也比那時的任何會長為豐富，故我從他談話中所得到的智識與教訓，可說比了從書本上得到的要充足與深刻得多。經過這樣一年的教誨，我便不知不覺的，由一個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邊際了。我的智識已較前一年為豐富，自信力也比較堅固，而對於整個世界的情形，也有從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

自

傳

之

一

章

雖然一切是這樣的順適與安樂。但牠們仍不能使我取消進學校的一個念頭，後來舅舅被我糾纏不過，知道對於這一隻羽毛未豐而又躍躍欲飛的鳥兒，是沒有法子阻止她的冒險了。就在那年的冬天——正當我到舅舅家裏的明年——乘舅母回藉省親之便，舅舅便讓她把我帶到上海去。臨走之時，又教訓了我許多話，特別的指出我的兩個大毛病——愛哭和不能忍耐——叫我改過，他說，「我不願在下次見你的時候，一動又是哭呀哭的，和一個平凡的女孩子一樣。我是常常到上海去的，一定常去學校看你。但我願下次再見你的時候，你已經是一個有堅忍力，能自制的大人了。別的我倒用不着操心，你是一個能「造命」的女孩子。」

舅舅叫我到上海進三一學校，叫做愛國女校的，因為那是他的朋友蔡子民先生創辦的，成績也很好。我正不願意學習，聽到這個真是十分高興。到了上海之後，舅母便把我送到一個客棧裏，那裏有舅舅的一位朋友的家眷住着。舅母便把我交托了那位太太，自己回家去了。但那位太太是什麼都不知道的，我只得拿了舅舅寫給蔡先生的信，自己去碰。不學那時正值年假，蔡先生不在上海，學校裏也沒有人管事，我只得忍耐着，在一個小客棧中，等候學校開門，校長回來。但是，當愛國女校還不會開門的時候，上海又產生了一個新的什麼學校，因為種種的牽引，我就被拉了進去。這是後話了，現在不必去說牠。所可說的，是我在那裏讀書三年的成績，除了一門英文功課外，可以說是一個大大的「零」字！但那位教英文的女士却是一位好教師。我跟着她讀了三年英文，當時倒不覺得怎樣，可是，隔了幾年之後，當清華在上海初次考取女生時，我對於許多英文試題，却都能回答了。後來我得考中，被派到美國去讀書，不能不說是一半靠了這個英文的基礎。

民國三年，我在上海考中了清華的留美學額，便寫信去報告那時住在北京的舅舅。

可是，他早已在報上看見我的名字了。他立刻寫信給我，說，「……清華招女生，吾知甥必去應考，既考，吾又知甥必取。……吾甥積年求學之願，於今得償，舅氏之喜慰可知矣。……」

我自幼受了舅母的啓發，一心要進學校，從十三歲起，便一個人南北奔走，瞎碰莽撞，結果是三業未成。直到此次獲得清華的官費後，方在美國讀了六年書，這是我求學努力的唯一正面結果。但是，從反面看來，在我努力過程中所得到的經驗，以及失敗所給予我的教訓，恐怕對於我人格的影響，比了正面所得的智識教育，還要重大而深刻。而督促我向上，拯救我於屢累灰心失望的深淵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濕了的稚弱翅膀，再向那生禽的瀚海在大洋前進者，舅母實是這樣愛護我的兩位尊長中的一位。他常常對我說，世上的人對於命運有三種態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與惡劣的命運奮鬥。

不但如此，舅母對於我求學的助機，也是有深刻的認識的。在他給我的信中，曾有過這樣的期望：「吾甥當初求學之助機，吾知其最爲純粹，最爲真摯。若欲以甥者，當

勸其效勞之勤懈也。有幾個人是能這樣的估計我，相信我，期望我的？

民國九年，我回國到北大當教授，舅舅那時也在北平，我常常去請安，請教，很快樂的和他在同城住了一年，後來我就到南方去了。待我再到北京時，他又因時局不靖而且身體漸見衰弱，不久便回到原籍去終養天年。隔了兩三年，我曾在一個嚴寒的冬夜，到常州去看了他一次，却想不到那一次的拜訪，即成爲我們的永訣，因爲不久舅舅就棄世了，年紀還不到七十呢！

我向來不會做對聯，但得到舅舅死耗之後，那心中鉛樣的悲哀，竟逼我寫了這麼一副輓聯來哭他！

知我，愛我，教我，誨我，如海深恩未得報；

病離，亂離，生離，死離，可憐一訣竟無緣。

這輓聯做得雖不好，但牠的每一個字却都是從我心頭的悲哀深處流出來的，我希望牠能表達出我對於這位舅父的敬愛與感銘於萬一。

二十六年八月，寫於廬山森林植物園。

## 自傳之一章

黎錦熙

我的朋友王森然先生，曾經寫過一部「近代二十家評傳」，出版好幾年了；後來又打算出續編，也是二十家。他把我積存的三十五年來的日記，和我的一切出版品文稿之類，捆載而去。十個月後，寫成一篇「黎錦熙評傳」，讓我自己審定。這就是去年（民國廿五，一九三六）的事。我細看一遍之後，覺得也沒有甚麼。祇有最後三段，假如讓我自己寫，却未必寫得出來；現在宇宙風聲徵求我的自傳之一章，就抄了這三段寄去。讀者請不要以為這是恭維我的，他實在是罵我，而我亦自承認其罵也。民國三十六年七月。

先生之政治思想，近乃絕無所表現，然如前所敘廿五歲以前之經歷，則童年（十七



歲，一九〇六）即奮其熱誠，為革命的社會運動，弱冠在棧時，最喜治經濟學社會學，辛亥革命時（一九一一年）既從政，又任記者，專作政談，迄於民國（一九一五）所往來大抵政客也。自是以後，幾成市隱。忽於民十一年（一九二二），在武昌演說「基爾特社會主義」（見當時國語月刊），是年閩湘又發表「湘政改進計劃書」一通於報端（長沙大公報），及北歸復沉寂矣。因舉而貢之先生，先生曰：「政治未上軌道時，凡作政論者，其言無影響，則徒費筆、費紙、費壽耳；若有影響，又作了「貓爪子」也。貓爪子者，出伊索寓言，栗在火中，猴欲得之，乃執貓足採取，出而食之。先生蓋已透視政情，故謂「二十年來，不為貓，亦不為猴，最怨道也。少壯書生坦白之見，無自承為貓者，然無不為猴所利用，終不自覺耳。且現代國際政情，經濟背景，社會內層，人羣技術，繁複滋甚，皆賴專精！常識淺薄之論，無益於時。故真為治者，但據學理與事實，確定方案，督策力行，不在多言，言多必失也。」民十六（一九二七）之春，先生盤居為「詩綿」，有友特自武漢來，邀南下共同工作，先生曰：「分裂在即矣」。其友未以為然，歸而寧漢問題起，以書抵先生曰：「何料事之神耶！」其透視多類此。故決

志祇作自己可能而有效之實際的文化工作，謂「即此足盡救國之任，無論如何」空洞浮泛的問題，概不加入討論，發表意見也。」

余爲先生作評傳最痛快，蓋著述皆在手頭，益以數十冊之自記。雖民九以後，奇文難賞（謂用注音符號及國語羅馬字也），而所著「國語運動史綱」，亦不啻先生之大事記也。惟先生狂悖態度殊不易描寫，余用次訪問錢玄同先生事跡於中海，先生適在座。錢先生曰：「我與劭西相交垂二十年，國語主張，大體相同，但知其可與共事，終不能悉其爲何如人也。」先生曰：「我固極易知，玄同不「玄」耳。」以余觀之，先生正得力於「玄」。所謂「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者，先生有焉。抑刑名法術，原於黃老，先生長於定章程（錢先生言，會議時有所議決，每推先生起草章程辦法或宣言之類，則卽席秉筆，當場草就，事應切合「條文周密」，富於組織力，能支配工作，辦事往往執法以繩，無所假借；卽觀其所著諸書，既極規模之大，又盡節目之詳，牛毛麟絲，若網之在綱也。）所著近多自印，蓋「號至六號鉛字必須兼用，排校甚煩，不爲書店所喜。」此非「虛極靜篤」者不能也。又道家出於史官，先生本治史，少年涉世，無所不爲，閱

歷多而經驗深，爲學又喜博覽而善歸納，故能「秉要執本」；其處事也，每預作客觀的調查，決定一簡單的方式，故雖紛紜而能肆應，不動聲色；偶遇盤根錯節，忽出以滑稽突梯，朋輩或譏其無誠意，或疑其有陰謀，實則考慮有素，成竹在胸，故能「清虛以自守」也。先生與人無爭，橫逆毀譽皆不甚措意，其亦有合於「卑弱以自持」之意乎？然於學術主張之異同，又不惜斤斤以致辯也；工作緊張之際，亦不恤其手足之胼胝也。自謂其應世治學之術，有如鬥棋或賽球，循規律，任理智，聚精會神，毫不苟且，然其勝負得失，於己之性情無與，「成固欣然，敗亦可喜」也。此其遊戲的「人間世」觀，故

亦 雖終身奮鬥而不影響於其天資之泰然，非深造於玄學者不能也。余作先生評傳竟。頗

亦 謂能察知其性情態度，而加以原則上的解釋者，實之先生，以爲然乎？

文田先生「建設的大原因」各未盡至；「四十年来，盡地掘子；長此以往，冰肌爛子」民衆不長進的大原因「就在事事不期望」；「工作無成效的大原因又在人人不「讀」（見國語運動史綱序頁二二）也。嘗嘆其言之切中時弊，蓋今之熱心領導社會者，感發，或橫決，或徬徨，或反覆，無論何事，皆不若若察其權衡過程，而決定其進與

性 與其限度。此不「明史」之咎。至於工作，既以「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貽議矣，實則

機而決者，決而忘之，其去「不行」尚遠；他日又有人提議，所議即已決而忘之者也；於是又決而又忘之，此則四十年來中華民族之一切工作也。集思以決策，方案具備，文明白，便須人人信守，澈底執行；俟其窮而後變，豈輕決而旋忘？此不「讀法」之咎。先生立此「明史」「讀法」兩柱，以箴時流之失，今爲作評傳竟，乃悟其亦爲「道家」言，夫道家固出於「史」官而流爲「名」「法」者也。因附發其義，以證吾說。

## 我與青年

章。乃器

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然而是一個不堪回首的地方！

在「五四」運動發生的前後，我正在北通州一個京兆農工銀行裏面服務。那時候，北京政府正在親日派份子的把持之下；他們的活躍，彷彿和前時在冀察政務委員會裏的情形差不多。不過在離北平四十里的北通州——一個沒落的中古時代的都市，當時倒依然過着很寧靜的生活。而現在呢，牠却只很不幸的變成殷汝耕偽府所在地了！

寧靜是表面的，我相信每一個有血氣的青年，看到了當時報載列強對中國橫蠻無理的態度，和北京政府的預顧黑暗以及種種喪權辱國的情形，尤其是勾結日本帝國主義以壓迫國內革命勢力的情形，恐怕沒有一個人不悲憤填胸，熱血沸騰起來，幾乎要炸破了血

管。但是，可憐，他們還沒有能夠組織起來，把熱血沸騰的蒸汽打成了一片風雲，把微弱的呼聲結成了大地的怒吼。因此雖然屋子裏零零落落的關着不少在那裏爲國事蹙眉流淚的青年，而表面上還是一個寧靜。

這中間便存着一個我；在十個數字和十三檔算盤的生活中間，不斷的自己對自己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國家亡了難道還要勉強過奴隸的生活嗎？」

同事中間也不乏熱血的人；有些人起初不注意，後來和他們詳細談明了，便也承認爲奴隸的生活是過不了的。

## 傳 自 一 章

但是，怎樣做呢？我們却都存這一種陳腐的錯誤心理：國家大事總得做了大人物才能管得了，赤手空拳的我們是徒然的。從眼前做起，從身邊做起，把自己幾個人先組織起來，再去匯合那偉大的時代潮流：這些，我們那時都是不知道的。

霹靂一聲，歷史的「五四」運動展開了！興奮得幾乎使我發狂！不管報上說北平的空氣如何嚴重，我不能不請了假，到那裏去看一個明白。

在前門車站下了車，步出車站，車站前面就排列着一隊不知從那裏來的學生，手裏

持着鮮艷的旗子，臉上表現出來嚴肅而悲憤的神氣。

不，我看了，我莫明其妙的一陣心酸，平素不容易流的眼淚忽然情不自禁的流下來了。這一刻爲了要挽救民族危亡而怕犧牲自己的純潔青年，使我起了無限的羨慕，留給我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

「誰是偉純潔的青年，誰壓迫純潔的青年，誰便是我的敵人！」這句話從此永遠鑄在我的心坎裏！

但是，我當時總還是一種神祕的眼光看着他們，認爲他們是「牽配管國家大事的「天之驕子」」。也許，那時候的學生也是用神祕的眼光看着自己的，並不會覺得應該號召一切的人們都來管國家大事，我徘徊在他們隊伍的左近差不多有幾十分鐘；我不敢近前去，他們也沒有理會我。大家都有一顆救國的赤心，但是中間却隔着一條無形的鴻溝！前面是一條偉大的時代的巨流，但是我竟想不出一種方法來參加到這個巨流裏去！倘使那時候有人向我「援手」一下，我想我是對他感激不盡的。一個救國有心而赴難無路的人，是如何的苦悶呀！

在北平城裏盤旋了大半天，始終找不出一條適時代巨流的路。於是，我就祇好在「望洋興歎」之後，搭着車廢然而返了！

x

x

x

在以後的十幾年中間，青年又不知遭受了多少次的屠殺，國難又不知嚴重了幾十倍，想到了國難，總想起了青年。有時候雖然也狠狠的責備他們：「有血氣的青年難道都死盡了嗎？爲甚麼還不起來呢。」內心却在感着慚愧：「有經驗的中年人爲甚麼不起來呢。」而每一次聽到純潔的青年受欺侮，受壓迫，受屠殺，馬上聯想到前門車站前的一面的隙，就感到無限的悲痛。對着這純潔可愛的頭腦發管，甚至對着那純潔可愛的「一顆心放槍的人，我總認爲他是沒有人性的。」

有一次，有一位沒落的政客，在一個聚會裏趾高氣揚的說：「青年，青年有什麼用呢？三架機關槍就可以對付他們！」我聽了很生氣，就責問他：「恐怕你心目中的青年，不過是別人的兒女吧？倘使你是三架機關槍中的一個槍手，你在瞄準的時候忽然發見前面的青年隊伍中站着你的兒子，你這一架機關槍恐怕馬上失去效力了吧？祇要大家能



想到這一班青年都和自己孩子一樣是血肉做的，一樣的受家人父母的愛惜，而且和自己一樣的孩子一樣的真純潔，恐怕每一個有心肝的人都愛疼他了。」

這位政客想到他自己的兒子了，也就默然了。

# 一個挨打受罰的幼稚生

王芸生

「宇宙風」要我替他自述專號寫文章，這真是一個難題目，我們談起天下大事來，儘管滔滔不絕，說到自己，實在是羞人答答的，話未說兩臉先紅，尤其之我這樣一個沒出息的人有什麼可說的。但是，我欠過他的債，這次又承一再催逼，盛意難却，只得把我這個沒出息的人的沒出息的專寫一點兒交卷，最好請讀者不要看我這沒出息的文章，以免使我更臉紅也。

我是一個大城市邊上的鄉下人，近二十年來經常生活在城市裏，但總是脫不掉這份鄉下人的氣質，因此在這個社會裏，便不免如上流人所說有些「吃不開」。人既然沒有出息，又不肯跟在有出息的人後面走，說話既不考慮人家愛不愛聽，做事又常帶着那份

鄉下人呆頭呆腦的神氣。你說這樣的人如何吃得開！自己回想一下，我現在已比半年前沒出息，假使十年之後又比現在更沒出息，到那時或許萬念皆灰，我願意寫一篇十萬言的自傳獻給讀者，現在則祇能邊滯一點消息藉以還債而已。

我從胎記事時起，父親便教我認方字，故在未入學校以前已能認識幾百個單字，但於寫字則毫無訓練。大概還不滿六歲吧，被送入我族伯的學塾裏去讀書。我這位族伯，不僅教書，且會治病。我總想他的學問並不怎樣精深，醫道恐怕也不怎麼高明。不過因為他也是一個鄉下人，所以無論教書或治病都很認真，他認真起來，教書時不顧死活的打學生，治病時也是咬牙發狠的收拾病人。事隔三十年，想起他打我時那份狠勁兒，我背上還覺得熱刺刺的作疼，再想起那時因為他把我那五寸長的銅針扎進病人的肚子裏的情形，我的神經還在震動。不滿十歲的孩子，人又生得那麼弱小，進學塾時還需要人抱上凳子，纔能「趁錢孫李」。就在入學的第一天，族伯教我寫字，描寫「上大人」的紅樓子。我剛一動筆，筆尖剛剛接觸紙面，不料背後一條竹板疾風暴雨似的飛來。我挨了一頓臭打，事後才知道是因為我用左手提筆。這是我第一次挨先生的打，從這一件事上，

可以看出學生是如何的沒出息，而先生又是如何的認真。

凡事不可破例，此例既開，則此後打入與搗打便成爲先生學生間的當然本分了。還記得有一次背不過書來，同學們皆放棄回家吃午飯去了，族伯把我一個人留在塾裏，叫我跪在院中六月的毒太陽底下，頭上頂着一塊磚頭，手上托着一本書，磚頭不許掉落，書還得念，念熟了背對了纔許回家。這個沒出息的幼稚生，渾身浴在火裏，兩膝跪得疼，腦袋壓得不能動，淚水把眼睛封住，辨不清書本上的字，更流到嘴邊，模糊了讀書的聲響。這樣，書沒法子念熟，族伯則若無甚事的吃了飯打盹。同學們把這消息傳到家裏，母親由村東趕到村西，到塾中來求情，總算族伯還講人情，准許了母親的請求，下了特赦令。當我用淚眼去望母親時，母親的眼淚也滾下了。

我這個沒出息的孩子，常是不知族伯那樣能寫會講，因此挨打罰跪的事便不斷的發生，母親便也不斷的爲她的蠢兒奔走，傷心。

感謝上帝，我的幼稚生生活只過了兩三個月，族伯便老命嗚呼垂危，因此使扮球蛋長了半點知識，便是會治病的人他竟不能治自己的病；同時賜給我的性縛是個壞影響，便

是對於打我罵我人的死並不悲傷。

這個挨打受罰的幼稚生，現在已作了幾個孩子的父親。我的一個女孩子已經在幼稚園混了一個學期，她的幼稚園畢業文憑也放在我的案頭，可是她還是用左手執筆寫字。這或許是現在的教師沒有從前那麼認真了，但，我却在羨慕孩子們的幸福。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廿七日。上海。

# 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

太 虛

自 傳 之 一

偶然的關係，我與許多種的革命人物思想接近了，遂於佛教燃起了革命熱情，在辛亥革命的俠情朝氣中，提出了教理（那時叫學理）革命，僧制（那時叫組織）革命，寺產（那時叫財產）革命的口號——這三句口號曾為當時佛學叢報所批駁，我又作敢問佛學叢報的反駁——與若干曾受新教育的僧青年為中心，設立了佛教協進會。我雖為理論的啓導，而在鎮江金江寺等處的實行者則另有一羣，因實際的行動太輕率散亂了，未幾招來巨大的反擊，即歸天折。雖然我的佛教革命名聲從此被傳開，受着人們的或尊敬或懼或厭惡或憐惜。

最近幾年退藏潛修，澹然不瀟於教理作了佛法導論，又批評了教育，哲學進化論，一神

教，周易，墨子，荀子等，成爲「從佛教中心以採擇古今東西學術文化而順應現代思想的新佛教」。對於僧制寺產作了整理僧伽制度論，成爲「從中國漢族的佛教本位而適合時代需要的新佛教」。民七偶然得若干信從者，遂租覺社以著書講學的又一姿態出現，創辦佛學院將以養成「僧教育師範人才」。僧教育則在訓練一般僧衆，改革僧制寺制而建立新佛教。然第二步未能順序進行，故亦終無第三步的効果。

前年民七五七的大革命激變中，全國寺僧普遍播動，佛徒都發生了數理僧寺的醒覺，又偶然導設了中國佛教育，欲將所有僧寺組織起來，訓練僧衆逐漸的改善制度，謹遵爲適應時代的佛教。不幾年，乃因舊佛制寺制漸安定而失卻組織佛教育的原意。去年忽然揭中央黨部民衆訓練部注意到，訂了一個「修正中國佛教育章程草案」，硬要牽我與最近年把持佛教會而作改過障礙的人，攜手改革僧寺，卒亦失敗。

我的失敗固然也由於反對方面障礙力的深廣，而本身的弱點，大抵因爲我理論有餘而實行不足，啓導雖巧而統率無能，故遇到實行便統率不住了。然我終自信我的理論和警導確有特長，如得實行和統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適應現代中國之佛教的學理和制

得失敗弱點均由來，出於個人的性情氣質因素，而由境遇使然亦甚省。譬如筆三期以偶然而想起了佛教出世熱情，第三期以偶然而開了讀學辦學的風氣，第三輯以偶然而組織了導過中國佛教會，本指導出於偶然傳教，而未經過熟謀深慮，勞力苦行，所以往往出於隨緣應付的隨處，輕易散漫，不能堅牢強毅，抱持固執。

自  
喚  
我現命雖仍盡力於所志所行，然早衰的身心只可隨緣消蕪業，再不願有何難事。緣起的人應知我的弱點及弱點的由來而自燭自勉，勿徒盼望我而苛責我，則我對於佛教的理論和實踐，或獨不失其相當作，以我的失敗為來者的成功之母。



# 小型的復活

老 舍

二十五歲，羅成剛。

二十五歲那年的確是我的災關，幾乎沒有開過去。

從生理上，心理上，和什麼什麼理上看，這句俗語確是個值得注意的警告。據一位學病學的朋友告訴我：從十八到二十五歲這一段，最應當注意抵抗肺癆。事實上，不少人，在二十三歲左右正忙着大學畢業考試，隨時眼睛望着畢業，即失業，那鬼影兒，兩氣夾攻，身體上精神上都難悠悠自得，肺癆自不會不乘虛而入。

放下大學生不提，一般的來說，過了二十一歲，自然要開始放起小孩子氣，而想變成個大人了；有好些三十三歲的小伙子，留下小鬍子玩玩，過一兩星期再剃了，鬍子

證。在這期間，事情得意呢，便免不得要嘗嘗一向認為是禁果的那些玩藝兒，師不師，且居爲小孩了，就該老聲老氣的幹些老人們所玩的風流事兒了。錢是自己掙的，不花出去，豈不心中鬧得慌。吃煙喝酒，與穿上綢子繡褂，還都是小事；嫖嫖賭賭，纔真夠得上大人味兒。要是事情不得意呢，抑鬱牢騷，此其時也，亦能損及健康。老實一點的人兒，即便事情得意，而又不肯離開，也總會想到找個女郎，過過戀愛生活；雖然老實，到底年輕洗不使氣，遇上以戀愛爲遊戲的女子，結婚是一堆痛苦，失戀便許自殺。反之，天下有欠太平，顧不及來想自己，殺身成仁不甘落後，戰場上的血多是這般人身上的。

一 可惜沒有一套統計表來幫忙，我只好說就我個人的觀察，這個「羅成闕論」是可以立得住的。就近取譬，我至少可以抬出自己作證，雖說不上什麼「科學的」，但到底也不失「有這麼一回」的價值。

二十三歲那年，我自己的事情，以報國來證，不算十分的壞。每月我可以拿到一百多塊。十六七年前的二百塊是可以當現在二百塊用的；那時候還能花十五個小銅子就吃頓飽飯。我記得：一份肉絲炒三個油撇火燒，一碗銀鈍帶沃兩個鷄子，不過是十一二個

銅錢就可以開得，於是預備好半五枚作解盤，那盤頗可以養一餐白乾兒，喝喝不香，

自然那時候的中交鈔票是個地當作憑角用的，而丹月的薪水永遠不能抵我發的，於是化整爲零與化圓爲角的辦法，使我往往須當面要當權道得去，若是痛痛快快的發錢，而錢又是一律現洋，我想我或者早已成個小闊老。

小

無論怎麼說吧，一百多圓的薪水總沒教我遇到極大的困難，當了這海關出辦，並合

型

「裕民商團」之道了，我也就不悅不怒，每逢拿到幾成薪水，我便回家給母親送一點錢去。

約

由家裏出來，我總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點錢去不能把自己快樂的與世界上的

復

某個角落發生關係。於是我去看戲，逛公園，喝酒，買大喜二煙吃。因爲看戲有洋煙，

活

我更進一步去和友人們學幾句，趕到酒酣耳熱的時節，我也能喊兩嗓子；好歹不管，喊

喊總是痛快的。酒量不大，而頗好喝，幾上三五知己，便要上幾斤；喝到大家都話短的時分，纔正愛說話，說得爽快親熱，真露出點藉道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氣概來。這的確值得記住的。喝醉歸來，有時時候把錢包手絹二齊交給洋車夫給保存着，第二日醒過來，於傷心中仍略有豪放不羈之感。

87

也學會了打牌。到如今我醒悟過來，我永遠成不了牌油子。我不肯費心去算計，而完全浪漫的把勝負交與運氣。我不看「地」上的牌，也不看上下家放的張兒，我只想像的希望來了好張子便成了清一色或是大三元。結果是回回一敗塗地。醜態了這一個缺欠以後，對牌便沒有多大癮了，打不打都無以，每幾日在那時候我決不承認自己的牌臭，只冀有人張羅，我儘坐下了。

自傳

我總不藉以仲連居打牌更有害處。喝多了酒可以受傷，但是剛醒過了，誰者不會喝上再去飲，除非是借酒自殺的。打牌可就不然了，明知有費，還要往平，除了看五個人一說，再接着來了，誰便也捨不得走。在這時候，人好像已被那些小塊塊們給迷醉了，冷熱飢飽都不去管，把一切衛生常識全拋在一邊。越打越多吃煙喝茶，越輸越住出橫火。嗚呼！手心發熱，腦子發暈，可是誰也不肯不捨命陪君子。打一通夜的麻雀，我深信，比尋常學小病的損失還多得多。但是，年輕氣盛，誰管這一套呢！

自傳只是煩惱，無論是多麼好的朋友拉我去，我沒有答應過一回。我好像是保留着這塵地，只願獨自解白癮。什麼我都可以點頭，就是不能再往「那裏」去，只有這樣，當

清夜把心自問的時候，纔不至於把自己感憤的放在荒唐鬼之羣裏邊去。

母恩不盡，酒到離債，已思使我變弱，遂命往性帶着點血。

那時候只辯論自由的理論，剛被青年們認為是救世的福音，而母親暗中給我定了親事，爲選婚去我養了很大的怨。此豈非供獻新人物，否可謂，又欲毒傷了母親的心，左右爲難，心緒纒成一個小疹痘。婚約到底是廢除，可是我得到了很重的病。

自然病的初起，我只覺得混身發僵。洗澡不出汗，滿街去跑法不出汗。我知道要不得，兩三天下去，我服了一些成藥，無效。夜間，我作了個怪夢，夢見我彷彿是已死

的，可是清清楚楚的聽見大家的哭聲。第二天清晨，我回了家，到家便起不來了。

「先生」是位大醫院的，給我下得什麼藥，我不曉得，我已昏迷不醒，不曉得要藥方來看。等我又能下了地，我的頭髮已全體與我脫離關係，頭光得像個鐵球。半年以後，我還不敢對人脫帽，帽下空空如也。

經過這一場病，我開始檢討自己。那些嗜好必須戒除，從此更格外小心，這不裏玩

的。

可是，到底爲什麼要學這些惡嗜好呢？呵，原來是因爲月間有百十塊遊的項，而工作又十分清閒。那麼，打算要不去胡鬧，必定先有些正經事作，儼爾而慷慨優的事情只能毀了自己。

自傳  
恰巧，這時候我的上司申斥了我一頓。我便辭了差。有的人說我太真氣，有的人說我被逼不能不辭職，我都不去管。我去找了個教會的抽坊，每月撥五十塊錢，在金礦主，不用說，我受了很大的損失，在勞力上自然也要多受好多的累。可是，我很快活：我又摸着了書本，一天到晚接觸的都是可愛的學生們，除了邊飯爐，我把別的嗜好全自一自然然的放下了。掙的錢少，作的事多，不肯花錢，也沒閒工夫去花。一氣便是半年，我沒吃醉過一回，沒摸過一次牌。累了，在校園轉一轉，或到運動場外看學生們打球，我的活動完全在學校裏，心整，生活有規律；設若再能把煙捲扔下，而多上幾次禮拜堂，我頗可以成個清教徒了。

想起來，我能活到現在，而且生活老多少有些規律，差不多全是那一「關」的勞；自然，那回要是沒能走過來，可就似乎有些不安了。這五十二宗，講成關，」是價值得注

的警告！

### 著者略歷

舒舍予，字老舍，現年四十歲，面黃無鬚。生於北平，三歲失怙，可謂無父。志學之年，帝王不在，可謂無君。無父無君，特別孝愛老母，布爾喬亞之仁未能一掃空也。幼讀三百千，不求甚解。繼學師範，遂食教書匠之基。及壯，個口四方，教書爲業，甚難發財；每膠獎券，以得末彩爲榮，亦甘於寒賤也。二十七歲，發憤著書，科學哲學無所不備，故寫小說，博大家一笑，淺什麼了不得，三十四歲結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猾可喜。閒時弄養花，不得其法，每每有葉無花，亦不忍棄。書無所不讀，金無所不攪，並不清貧，改書作事，均甚認真，往往吃虧，妻衣後悔。如是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許能有點出息！

著有：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小坡的生日，貓城記，離婚，趕集，七天賜傳，懷海集，蛤蕪集，駱駝祥子，火車頭，皆小說也。當繼續再寫八本，湊成二十本，可以擱筆矣。散碎文字，隨寫隨扔；偶搜彙成集，如老舍幽默詩文集及老牛破車，亦不重觀之。

## 不惑之禮

豐子愷

## 傳 商 之 章 一

二十六年陰曆元旦，我破曉醒來，想道：從今天起，我應該說是四十歲了。摸摸自己的身體看，覺得同昨天沒有甚麼兩樣；檢點自己的心情看，覺得同昨天也沒有甚麼差異。只是「四十」這兩個字在我心裏作怪，使我不能再睡了。十年前，我的年歲上開始冠用「三十」兩字時，我覺得好像頭上張了一把薄綢的陽傘，全身蒙了一個淡灰色的影子。現在，我的年歲上開始冠用「四十」兩字時，我覺得好比這頂薄綢的陽傘換了一柄油布的雨傘，全身蒙了一個深灰色的影子了。然而這柄雨傘比陽傘質地堅強得多，周圍廣大得多，不但能夠抵禦外界的暴風雨，即使落下一陣卵子大的冰雹來，也不能中傷我。設或豺狼當道，狐鬼逼人起來，我還可以收下這柄雨傘來，充作禪杖，給牠們打個



落花流水呢。

陰曆元旦的清晨，四周肅靜，死氣沈沈，只有附近一個學校裏的一羣小學生，依舊上學，照常早操，而且喇叭吹得比平日更響，步伐聲和喇叭一齊清楚地傳到我的耳中。於是我起床了。盥洗畢，展開一張宣紙，抽出一支狼毫，一氣呵成地寫了這樣的幾句陶不詩：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

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下面題上「二十六年古曆元旦卯時綠綠堂主人書」，蓋上一個「學不厭齋」的印章，裝進一個玻璃框中，掛在母親的遺像的左旁。古人二十歲行弱冠禮，我這一套彷彿是四十歲行的不惑之禮。

不惑之禮畢，我坐樓窗前吸紙煙。思想跟了晨風中的煙縷而飄曳了一會，不勝恐懼起來。因為我回想過去的四十年，發生了這樣的一種感覺：我覺得，人生好比喝酒，一歲喝一杯，兩歲喝兩杯，三歲喝三杯……越喝越醉，越醉越癡，越癡越迷，終而至於越趨

塗，麻木若死屍。只要看孩子們就知道：十多歲的大孩子，對於人生社會的種種怪現狀，已經見慣不怪，行將安之若素了。只有七八歲的小孩子，有時把眼睛張得桂圓大，驚疑地質問：「牛爲甚麼肯被人殺來吃？」「叫化子爲甚麼肯討飯？」「兵爲甚麼肯打仗？」……大孩子們都笑他發癡，我只見大孩子們自己發癡。他們已經喝了十多杯酒，漸漸地有些醉，已在那裏癡迷起來，糊塗起來，麻木起來了，可勝哀哉！我已經喝了四十杯酒，照理應該麻醉了。幸而酒量較好，還能知道自己醉。然而「人生」這種酒是越喝越濃，越濃越兇的。只管喝下去，我將來一定也有爛醉而不自知其醉的一日，爲之奈何！

一 於是，我歷數諸師友，私自評較，像某某，數十年如一日，足見其有千鐘不醉之量，不勝欽佩。像某某，對醉人時自己也爛醉，遇醒者時自己也立刻清醒，這是聖之時者，我也不勝欽佩。像某某，愈喝愈醉，幾同脫胎換骨，全失本來面目，我彷彿死了一個朋友，不勝惋惜。像某某，醉迷已極，假作不醉。這是予所否者，不屑評較了。我又遇糊古賢先哲，推想古代的人生社會，知道他們所喝的也是這一種酒，並沒有比我們的和善。始知人的醉與不醉，不在乎酒的兇與不兇，而在乎景的大與不大。

## 不 感 之 禮

我怕醉，而「人生」這種酒強迫我喝。在這「惡醉強酒」的生活之下，我除了增大自己的酒量以外，更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避免喝醉。怎樣增大我的酒量？只有請教「先師遺訓」了。

於是我檢出靖節詩集來，通讀一遍，折轉了三處書角。再拿出宣紙和狼毫來，抄錄了這樣的三首詩：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酌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顏基無遺主，游魂在何方。榮華馭足貴，亦復可憐傷！」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

相關。但願常如此，躬耕非所嘆。」

寫好後，從頭至尾閱讀一遍，用朱筆在警句上加了些圈；好好地保存了。因為這好比一張醒酒的藥方。以檢「人生」的酒推上來時，只要按方服藥，就會清醒。我的酒量就彷彿增大了。

這樣，二十六年陰曆元旦完成了我的不惑之禮。

廿六年八月二日於杭寓

著者略歷

豐子愷，於光緒廿四年，即一八九八年，生於浙江省崇德縣之石門村，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東京川端川洋畫學校肄業，重要著作有：子愷漫畫，人間相，西洋畫派十二講（開明），音樂的常識（亞東），藝術漫談（人間書屋）。

# 大學生活的一斷片

冰 瑩

我能夠到北平女師大去升學，首先就要感謝我那位允許負擔我費用的三哥，他因為看到我在上海的流浪生活太窮困了，所以勸我到北平去升學。我知道他的苦心與用意，藝大同學被捕，學校被帝國主義者解散，法租界電車仍然在繼續罷工的時候，他就要我立刻離開上海。那時的環境是很嚴重的，他生怕我鬧出什麼亂子來，但我始終不願離開上海。雖然窮到連四天吃一頓飯，每天吃兩個燒餅都不可能，我仍然願意留在上海喝馬路上的西北風，而不接受他的津貼到北平去。

我的強硬的個性，引起了三哥的反感。他第二次和我斷絕兄妹關係，我反而覺得很高興，一個人不受別人的限制，自由自在，多麼痛快！而且，我相信社會就是一所大學

校，祇要我能夠苦用功，總可以求到一些知識，何必一定要進大學呢？

後來不知怎的，三哥又自動地和我講和了，他再三勸我到北平去。曼文說：「你這人實在太古怪了，有機會讀書，爲什麼要放棄？」

我被她這幾句話說服了。我終於登上了開往天津的海船，記得很清楚，那天是五一勞動節，送行的只有一個好友宋君青平。

到了北平，最初住在河北省婦女協會，一星期後就搬到民國日報去了。我和小鹿合編副刊。誰知不到兩個月，報又被禁止出版，只好又回到婦女協會去住，每天盡看些文藝方面的書，並沒有預備投考的功課。

記得那時，我最喜歡跑去喇叭書店買書，這是楊春洲先生兄弟開的，專售新文藝書籍，輝遠先生曾向我宣傳要我買從軍日記看，後來我們終於成了朋友。

x

x

x

x

女師大的生活開始了，過了半年很平安的日子。這裏是不收學費的，膳費，書籍費，零用，三哥都爲我準備好了，而且有一件我夢想不到的事，他還替我做了一件大

衣，雖然這是一件並不怎麼能禦寒的外套，但比起在上海下雪天也只有一件破舊的薄棉襖（而且是王瑩送給我的）穿在身上來，不知溫暖到什麼地步了。

似乎命運註定了我生來就要受苦似的，三哥突然要回長沙教課了。因為他每月的收入沒有在北平的多，他停止供給我求學的費用。這打擊使我不知如何是好？不讀書吧，又覺得丟掉一個機會實在太可惜了；讀吧，即使賣文章可以弄到每月的吃飯錢，而穿衣、買書，以及零用從什麼地方來呢？何況我那時還要幫助一個男人的家庭生活，自己又有孩子了。幸而好，有兩個朋友，他們見我窮得太可憐，於是自己讓出功課來給我教。我還記得安徽中學是每小時一元，大中中學却只有七毛五。我每星期担任十二小時的國文，改作文簿九十五本。一面讀書，一面教課，有人說這是教學相長，對於自己很有益處。然而我那時覺得這只是一句話而已，實際上是非常苦痛的。自己犧牲了功課不能去教人家，已經損失很大了，何況改卷子這件事是最麻煩的事，常常改到半夜還不能睡。說也奇怪，我那時的身體簡直像鐵打的那麼結實，一連十多夜不睡，也不感到疲倦。爲了有一次半夜爬起來去偷開電燈的總機關而觸電，此後就買了很多洋臘燭來點着

工作。我的習慣是這樣：晚上十二點以前改卷子，十二點以後整個的宿舍都寂靜了，我就開始寫文章。提到文章，實在太可憐了，爲了言論過激，一些大報紙的副刊都不敢登我的作品，有位在華北日報當編輯的友人曾經好幾次對我說：「你寫一點軟性的與革命毫無關係的文章不可以嗎？」

自傳  
「笑話！我離開革命還能生存嗎？」這是我給他的答覆。

傳  
那時只有一家小報歡迎我寫稿，但是可憐得很，每千字只有五毛的代價，不過從不拖欠，按月有發。我當時的筆名很多，如紫英，鄉飽姥，英子，格雷，林娜——等等，從不用冰瑩兩個字。有時寫得多，每月也可拿到十五元的稿費，連薪水合計起來有四十多元一月的收入，從表面看來，我的生活應該還可以過得去，但是光就車費一項來說，就得花七八元一月，還要雇老媽帶孩子，還要寄錢去維持三個人的生活費，我自己當時的生活情形是怎樣的呢？

超人，雲仙和我，三個人同住在一間寢室，每次吃飯都是一同到食堂裏去的，爲了我們的食量太大（我那時除了每餐吃三碗大飯之外，還要吃兩個饅頭，爲生平最能吃飯



的時期)，而又沒有這多錢付飯錢，只好做出不道德的剝削廚房的事來。每回吃完了飯，照例裏賊廚房算賬（這是零食部，每頓結算一次，有的當時給錢，有的寫在賬簿上）。

「幾碗飯？」

「五碗飯，兩碗稀飯。」

「喝，三個人吃的那麼少？」

矮子廚房老是帶着譏笑與懷疑的口吻說。

「什麼話？難道吃了你的飯還少報嗎？」

究竟是我們的威風，他終於含着冤氣低着頭走開了。

大概像我們一樣措廚房油的小姐太太們不在少數，所以忽然有一天發現食堂裏每只飯桶旁邊都有一個人在站崗了，起初大家都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等我們拿着空碗走近飯桶時，立刻這崗警就恭恭敬敬地將你手裏的碗接過來盛飯，這時大家才恍然大悟。

「他們真厲害，明天我們去買個大碗來吧！」

超人說着，我們笑得連飯都噴了出來。

有一次我欠了廚房七塊錢，他天天跟在我的後面討債，爲了害怕他，我連食堂門口都不敢經過，一連過了四天吃紅薯和燒餅的生活。

那是一九三〇的陰曆年，我偷偷地跑到朋友薛芬那裏去躲債。回來雲仙告訴我，廚房已來找過我三十多次，他甚至要陳媽把我的箱子搬給他，後來經她担保我回來就有還的，他才不鬧了。其實，他那裏知道我的箱子裏只有幾件破衣，一些稿件和書信呢。

自 傳

冬天，雪花飄滿了大地。

一 章

女師大的會客室裏，擠滿了手提溜冰鞋的西裝少年，他們在恭候着小姐們出來一同去北海公園溜冰。我呢，縮着頸，夾着講義在冰道上候着電車。雪下得更大了，全身都變成了白色，鼻孔裏流下的清水，立刻變成了兩條小冰柱。有時連電車也不能開行了，就一步一步地踏着雪走去。晚上，小姐們都圍着暖氣管替情人織絨線衫，開留聲機，唱「Dream Lover」，打哈哈。我呢，幾顆蠶豆，一杯白開水，喝着，唱着，也自有無窮的樂趣。

夜深了，他們都入了甜密的夢鄉，只聽到我的筆在紙上沙沙地響。  
寫，拼命地寫吧，爲了生活，我像一隻駱駝那麼負着重担在沙漠裏掙扎着前進……

一九三七，廿五於南岳。

# 生活的回憶

傅惟濟

## 自傳之一章

我生平自知庸愚，行止盲動，毫無足取，並無可作自傳，留之於後世的東西。在十多年前，雖曾效顰作過數年的日記，現在看來，真是膚淺幼稚，所以以後連日記也不作，免得浪費紙墨，反而貽笑於後人。現在「宇宙風」要來徵集自傳的文章，真是有點不技巧。因此遲之久而又久，到現在交白卷又不好，不得不提起筆來，搜索枯腸。可是寫來的並不是自傳的一頁，却是「生活的回憶」，並不可傳之於後世，只可作讀者消遣富餘的時光。如果是沒有閒功夫的讀者，我就勸他不必讀。因為我寫的並不是名士立志傳一般的，有驚世的價值。

「生活的回憶」，自然以幼時為最甜密，可是我的，却有點兒酸。我最初的記憶，恐

怕遠在五六歲的時候。有一天看見祖父伯父叔父等（我的父親是經商的，這時還是大家族制度，所以大家在一塊過活），坐着單輪車放學回來，大家忙得很，似乎是天下第一件大事發生了。這種嚴肅的景象，使我感覺得有趣。其後大伯父中鄉試的舉人第二名，科舉場中的熱鬧的景象（報捷，接新老爺，豎旗，掛匾，拜客等），又使我對於念書功名發生追慕，覺得念書識字是很有興趣的事。

到了兩三年後，伯父因肺病死了，叔父上日本去出洋了，在祖父跟前却念了一兩年書。念的是唐詩三百首的五絕七絕，覺得這個很有意思，並且印象很深。其他還念了什麼地理歌，還有張之洞當時所編的什麼「天地泰，日月光，聽我唱歌進學堂」，大概是「勸學歌」吧，這個也使我發生很大的興趣。其他還要對二字或三字的對子，「天」對「地」，「紅」對「綠」，對得着，覺得有意思，所苦的就是平仄問題。因為他老人家很愛我，所以他從不打我，因此我也不以讀書為苦，並且覺得有意思。後來我對於讀書有興趣，並且喜歡詩，這當然是先祖父的影響。

可惜只有一年半的功夫，先祖父因喪了先伯父，並因族人的無賴，而得吐血之症，

我便不得不被人送下鄉去（因為家在鄉下，念書的地方却在南昌省城）。這種景況，現在我還記得，是惶恐的，緊張的，好像天倒下了似的，所以不敢大聲叫喚。其間還有一段小事，可以說一說。就是在先祖父得病的那個暑天，有一天我口渴了，看見和尙桌上（我們就住在延慶寺）有一杯涼開水，我拿了便喝。被先祖父聽見了，嚴肅的喝道：「別人的東西不要動！」我連忙放下，以後不是自己的東西，決不敢要了。

自 傳 之 一 章

我被送回家鄉之後，不久祖父就去世了。這時正是陰曆十月間，外面天氣怪冷的，我聽見這個消息非常悲觀，兼以蕭殺寒冷的天氣，使我覺得好像到了世界末日，使我覺得徬徨無依。最使我憂慮的，便是誰人教我念書？到什麼地方去念書？其實這是我一個再大不過的問題。其後有一個最使我悲憤的事情：祖父的死信傳來不幾天，有一天晚上，我背地聽見叔祖父和叔祖母在他們房裏，得意地談論，叔祖父向叔祖母道：「他家的書香，恐怕要斷了吧！」

這句話聽了，使我非常地悲憤，我不知道他們對我們這樣的幸災樂禍，特別是藐視我們兄弟！大哥（伯父之子）是沒有天分，快要去當學徒。我呢，他們認為也非讀書種

子。至於我的弟弟，更無庸說。兩個叔叔還沒有結婚，更無考慮的餘地。這般地他們便十分確定地斷定，我祖父死了之後，我們弟兄中便無人念書。這是一個嚴重的侮辱，我永遠忘不了。我因此立志非讀書不可！我是最恨人料我的前途的。後來到了我父親因為費用浩大，有令我當學徒的消息，我便立刻反對，長篇大論地述說讀書如何好，做生意如何不行。一封信沒有回答，立刻第二封就去了，如此再接再厲。後來我父親下省了，便面開談判。父親嘆氣說：「一文還要逼倒英雄漢，別說幾百元！」經我執拗的請求，我父親去籌款，讓我到日本去求學了。

回的 愧 我現在要再說一段小學時代的故事。在祖父喪事完畢之後，因為我家的人都是在外，所以那時村上並沒有個小學。聽說外婆家的隣村茶園村雷氏辦了小學，我父親覺我在家裏荒廢學業，所以把我親自送到外婆家，上雷氏鑄因小學去附讀，在外婆家搭飯寄宿。是我父親送我到雷氏小學去的。那時校長是雷鑑三先生，我父親把來意言明之後，鑑三先生自是歡迎。馬上考驗程度，他便指着黑板上寫的一課「獅者巨獸也」，問我「念不，我便念給他聽，他很高興，命我插入乙班（大約是現在初級小學三四年級的光景）。

我在小學的時候，並不像其他孩子，亂跳亂鬧。門外有什麼人聲熱鬧，他們全跑去睇，我總覺得沒有意思，從不去看。因此別人都欺負我，說我是迂夫子。什麼迂夫子？我全不明白，可是知道，意思是罵我。心雖然很生氣，却很遠視他們，反而暗笑他們亂鬧沒有意思，所以並不理會他們。

自傳之一章

其中有一個最好的朋友，便是雷荷生，年歲和我相同。我們最要好，而且最用功，互相激勵，互相背書。不但把當天的書背得很熟，有閒時並且一切的歷史地理修身等課，無不把他背得一字不差。別人却暗笑我們是傻子，「當日沒有的課，背得幹嗎？」他們這樣的訕笑地說。豈知有一天，鑑三先生在油印講義，這些頑童便乘機搗亂，大鬧特鬧，不服校長的命令。鑑三先生氣極了，把鈴一搖，大家上堂去莫明其妙，先生突然宣佈要默書，胡挑了一課地理「蒙古」。這些頑童嚇得一跳，搔搔頭皮，地理在小學的功課是最難的，蒙古這一課更加是咬牙結舌，說不清楚，何況要默？我們倆却是早已精熟，默起來，所以很少錯誤。因為突然的默寫，所以他們一點也寫不出，結果一個一個挨打了手心。



小學的功課中，最使我感覺趣味的，就是「修身」。這時候修身的內容，都是古名人的事略，有「王祥怎樣……」「閔子騫如何保護後母」，至於程伊川程明道的言論行動，和宋儒的事迹尤多。因此激發了我奮起效尤的心思，譬如讀了夫差報父仇的事，便激起了對於國恥的報復，用粉筆在坐位上，牆上，凡是我的勢力所及的地方，都寫上了「國恥未報」「國恥未報」。這時候的先生是譚仲仁先生，他看見我這種舉動，便大加贊賞。有一次讀了程伊川先生的事迹，便自己改名爲「志川」。又等他老先生坐看見了，便叫我做「志川先生」，轉拜爲師，使我大難爲情。其他宋儒以黃豆記過（這個人的名字我却忘了）。自責，反省，以及修身的規則全都立下了。其他的小孩看見我會自責，便故意逗我生氣，或訕笑我，大家都說「瞧這個迂夫子！」我滿不在意，只有仲仁先生另眼看我。

回想起來，小時候真是野心勃勃，現在却是頹然，不禁有些驚訝。細想起來，却又是當然。有好些人說我無辦事之才，何謂辦事之才？如果是辦事務技術上的才，我總能勤謹不懈，有何難說！如果是指用人操縱之才，我想以公明誠懇以對之，奸詐之徒也可以克服。如果是指今日所流行的鑽營拍馬，營營苟苟，損人利己，貪污不明之才，則

鄙人敬謝不敏。

最近一年，我曾因貧賤無聊而患神經衰弱。我現在覺悟到，名利場中，譬如火宅，多少世人是在那兒作撲燈蛾，不至焦頭爛額葬身火窟不止。自幸處清涼境地，何必效燈蛾，以葬身火窟爲快呢？因此我愛吟：「斜拔玉斂燈影畔，剝開紅燄救飛蛾。」

廿七年七月廿八日，寫於炮聲震窗之下。

# 到巴黎去

宋春舫

到 巴 黎 去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有一天，從馬賽開往巴黎的 P.L.M. 特快二等車內，坐着一位愁眉不展，一望而知不是中國人便是日本人的裙履少年——豈敢——這少年便是我！

二十五年前，二十一條尚未簽字，中國人對於日本人的感情，當然沒有像現在那樣惡劣。但我在歐洲讀書的時候，心靈上最感覺到痛苦的，便是被人家誤認作日本人。

但是，即使你滿身都是嘴，也分辯不過來。歐洲各國的人，對於東亞人種學，根本就沒有弄清楚。他們的腦筋裏，除了中國人和日本人以外，亞洲簡直沒有第三國的人。安南人麼，那祇能算是法國人。高麗人麼，是那裏來的？天上掉下來的麼？最高的限度，是聽見人家提起過高麗參和高麗蘋果。

他們還有一種牢不可破的見解：凡是皮膚黃黃的，額骨高高的，穿了西裝，一定是日本人。中國人一定是拖着辮子，沒有辮子的，便是日本人。這種邏輯，何等透澈，亞里士多德復生，亦當自嘆勿如！

聽了有時也許你不服氣。那末他們再說，誰教老天生成你們這副樣子？好似可可糖和朱古力糖一般，叫人家如何分別得出來！

## 目 傳

之 巴黎是世界最繁華的都會。幼時聽人家說起巴黎的景況，沒有不眉飛色舞的。這一次我居然能親身到巴黎來，觀光上國，這是何等可喜的事！但是當日那車中的我，何以要愁眉不展呢？

我赴歐以前，因為要習法語，便託人介紹一位蘭許爾先生來當老師。

這位蘭先生是個無產階級中人。他是上海法租界捕房的一個巡捕。但是我們千萬不可小覷了他，他雖然因職務關係，終日躑躅街頭，但却富於幽綿的情感，而有時還能充分地表現出來。

記得我當初離開了中國約有兩個月之久，他忽然寫了一封很長的信（那時我家住在上海梅白格路），內中附了我家京兆里大門的照片，以及我愚園路別墅的籬笆。他說：人生最感到痛苦的是寂寞，最容易得到安慰的，是故鄉的一鱗片爪。這是多麼細膩呀！

又有一次，歐戰已經開始，德國實行用潛水艇封鎖各處海港的政策，我便四處向朋友寫信，討救兵，無非想借幾個錢，以備不時之需而已。結果，祇有他給我的一封信裏，附了一張支票！他寫的是：

「我因為受命運的支配，這一年來，度着飄泊的生涯。（我後來回到上海調查，纔知道他因庇護一暗娼，被捕房除名——法國人是天生好色的——便到西貢一帶去當船主，以後便不知下落了。）不久便要身入戎行，為國努力。想區區此數，留着也無用處，不如送給你，做一個紀念罷。」

可是這位閻先生有一個大毛病。他是法國的南方人。法國南方人，天生愛說大話，讀過都奈氏著的那本泰拉司孔的泰太霖先生傳記的人都知道的。書中講的是一位生平沒有出過里門一步的人，却自朝至暮，滔滔不絕地，說他在南非洲如何與毒蟲猛獸，性命

相搏的事蹟。但是法國南方人說大話，是善意的，並非要欺騙你，祇要你不相信便了！

爾先生究竟到過巴黎沒有，現在我却不敢說了。但是我那時候，簡單的腦筋中，以為是法國人便應該到過巴黎，沒有到過巴黎便不能算是法國人，所以便問問他巴黎的情形。

自

傳

之

一

章

要曉得二十五年前的上海，都會的種種罪惡，都在萌芽時代，殺人越貨的案件，到底很少；像前幾年綁匪的案子，當時不特聞所未聞，抑且做夢也想沒有到……不要說別的，單說手槍，民國四五年前，除了政治上暗殺的案件以後，我敢說就沒有人用過，亦許沒有人會用。但是爾先生有一天向我說：

「咳！談起巴黎的罪惡，真是可使風雲變色，譬如吾們好好的坐在一家咖啡館中，看畫報，吸淡巴菰，忽然聽得街上拍拍的幾響，一個人血肉模糊，在通衢上躺了下來。

……這類案子，說不定一天有三四起呢？」

你想……照他的話，巴黎可怕不可怕？

這便是我當時未到巴黎以前，在車中愁眉不展的原因。巴黎如此的可怕！而我又是初次到此，法國話操得極不自然，身入重圍，荆天棘地，如何是好？幸虧當時我還沒有看過亞森羅蘋，否則恐怕性命也急得沒有了，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呀！

右自傳之一章。

著 者 略 歷

清末秀才，曾赴歐美銓金兩次。回國後，坐北大冷板凳者十餘年，又曾做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官（青市政府參事）。從此便患肺病，至今未愈。著作有論劇多種。

## 從故鄉到無妻之累

許欽文

### 自傳之一章

編者給了我這個題目，爲着交卷，只好做起文章來。我早就寫了從故鄉到一罇酒，欽文自傳中也有這樣標題的一章；無妻之累的成因和產生，已在那本書的序和後記上說了一個大概情形；關於其餘的拙作，自傳中也有着相當的報告，就是酒後文章。如今要在這裏說的，好像已經不多。不過，足足印了兩年的自傳，出版也已快一年；三個年頭以來，我又出了一冊文學概論；兩條裙子也已實行出版，無妻之累校對完畢，小桃源日記也可以付印，又在編起風箏，石宕和兩個拳頭等集來，也可以出一冊遊記，也可以出一冊文藝論文集，因此也很有些可說。

自然，爲着使得本文的讀者容易了解，在說明「酒後文章」以後的作品以前，還得



從 汝 鄉 到 無 妻 之 累

把從「故鄉」到「一醵酒」的情形，約略的解釋一下：

我的作故鄉，一篇篇的寫起來，為的是：想升學，沒有銅錢，做事情，找不到職位，人活著，心不死，靠着破筆頭賣文，這就忙於筆耕，也就得以勉強在沙灘大樓聽講。吃了舊禮教的虧，久為封建社會所窘的我，本來滿抱憤恨，迫不得已的離開故鄉，也是有所戀念的；受了愛因斯坦氏的相對說和魯迅先生的言論等影響，對於世事，更多感慨；題材不怕沒有，只覺得來不及寫，於是，由故鄉而西湖，而回家，趙先生底煩惱，鼻涕阿二，幻象的殘象，彷彿如此，胡蝶，若有其事，西湖之月，而一醵酒。

一醵酒以後，首先寫成中篇而出書的是兩條裙子。所謂裙子，是指年青的女人。兩個青年女子，都是從事藝術而勇於進取的，由「同病相憐」而「同性相愛」，不但同進同出，而且同食同眠，同來同去，真像是可以同到老的了；因為習慣和性質的不同，由猜疑而爭論，而決鬥，終於弄得同臥草地，鮮血滿面。正當一案未了一案又起的認累中草就，不消說，這是有着相當的事實做背景的。同時，也可以這樣說，原是為着解釋一件事跡而寫的。

創作三步法在困守成都時寫成：「二劉之戰」，打毀了我「上青天」的目的，事情做不來，搥固不得，戰爭不已，蜀道欠踣，退亦不能；「無妻之累」未結束，天天要防「發回更審」，實在安心不下。怕得激動情感以後難以抑制，故意只寫些重在理論的文字。講什麼作法，在我這是第一冊。以前我不願意做這類東西，現在倒因此感到點得意，莫名其妙的我也已於無可奈何中造成了這樣的一冊。

## 目 傳 之 一

在牢監裏的工場中，我又寫了小說作法，也是因為怕得抑制不住，不敢激動情感，故意只作理論文字。字數在十萬以上；原定只寫七八萬，因為「發回更審」以後憑空添出個「預審」來，延長了吃黃飯關地板的時間。

小桃源日記是因徒生活的實錄：除非是弄錯的，只有認為無關緊要而從略的，並無故意造作的地方。原稿在天地人上刊載時，屢蒙讀者讚許，可見這種牢監裏面的情形，是容易使人感動的。

文學概論，對於初學者，有人認作「一册理想的文學常識」（見青年界十一卷五號），這固然是過譽的，但概論可以印行而比較新的文學的書籍，實在還很少見；這個

雖然淺薄，未免「杜撰」，却是新闢一條路徑的。可是寫的時候，無非用作一些青年的講義；付印，爲的是被拉，湊足叢書之一；拖延了兩年，那個叢書終於沒有弄成功，這却單獨見了世面，有點滑稽些。

石宕是個短篇小說集，其中有幾篇，還是早年的出品。雖然算不得怎樣可觀，在我個人却的確是從多數中挑選出來的。我已多年不出小說集，却仍在隨時寫幾篇。不過，順着慣性似的，也許永遠不把這個集子付印。

風箏也是個短篇小說集，篇篇都是描寫牢監中的情形的。小桃源日記和無妻之累中的一部分，雖然也以牢監景況爲題材；但那都是照事直序的，是事實的紀載，近乎依樣畫葫蘆。在這集子上面所寫的，牢監情形，無非用作背景，一篇篇的都另有着個主題，如果照事實研究，是很多變化的了。等到湊足相當的字數，這一集打算當即付印。近來我常常寫些關於牢監的文字，更其是在看了這個集子以後，或者會覺得奇怪，算是熟悉青年心理，善於描寫鄉土風味的人，怎麼忽然把筆鋒轉到鐵窗中的囚徒身上去了呢？這事情，其實很平常，一經說穿，就可以了然。當我初次賣文的時候，年紀還輕，自己過

着青年生活，所往來接近的也大概是青年男女；剛離開家鄉，對於故土各種情形，無論喜愛慕的，或者憎惡的，一時都很難忘，時刻不期然而然回憶着，所以寫了故鄉這些。如今「年事已長」，因為不會信奉媒妁之言與父母之命討老婆，「無妻」成累，弄得一再坐牢監，往來法院不已，以「牢頭禁卒」為班長，認囚徒作難友，真是飽嘗所謂鐵窗風味的了。所以，雖然已把「青年」換作了「囚徒難友」，「故鄉」改為「牢監」，但在「記述生活」，或者該說作「身邊瑣事的描寫」上，原是始終一貫的。過着什麼生活，描寫什麼情形，原是一般作者的常事。在剛經過的幾年中度着囚徒生活，我就描寫一牢監情形，可有什麼奇怪呢？

## 自傳之章

有人說，「中國人已經坐了許多年牢監，却還很少專寫牢監的作品！」言外之意，是慨歎缺乏牢監文學的。要改進監獄制度，委實得先把現有的牢監情形詳細的報告出來，藉以使人注意，促進改善，免得有些人白白的多吃苦。我覺得這些話不錯，至少是有點對的，所以注意寫這一類的文字，也打算早點付印。但這無非為着「拋磚引玉」，我在牢監裏的時間並不能算久，體味欠深；可是，「監獄有人滿之患」，富於牢監經驗

## 從 故 鄉 到 無 妻 之 累

的人固然不少，而且政治犯多半是知識分子，只要有心，很可以寫一下子。

兩個拳頭是小品文集，雖然很難，有的議論，有的速寫，却大概取材於貧窮的生活相。「無妻」成累以來，我東漂西泊，老在四等車和艙中討生活，耳聞目見，無非可痛可悲的慘況，頗有「不幸人」所遇總是「不幸事」之概。所可自慰的，是並不以自己的不幸而感傷頹唐，也不因為多聞見了不幸事而悲觀消極——恰恰相反，以前因為耐不住悲觀而感傷的氣分，倒是漸漸的脫去的了。

小品文還有可以另行成集的；近來我老是只寫些不過幾百字的短文，並非因為沒有可以長期握筆的機會。失業叫做「賦閒」。空的時候並不少。長篇的題材也有。只作短文「塞報屁股」。無非為着急於換作生活費。可謂剝蘿蔔吃。但我並不以為文一短就不好，好壞當然是另一問題；只是短文要練得精，這很使人忙碌，想寫長篇而不得如願長寫，覺得欠痛快。剝蘿蔔吃，將要愈過愈窮。

遊記也由於漂泊的結果，不妨認作「無妻之累」的副產品。幾年以來，不是因就是遊，在牢監裏我像煞有價事的做囚徒。在高山大山間，以及各個碼頭上，訪名勝，尋古

跡，也還遊得認真，無愧於權當的遊客，所以也得寫起這個來。

「無妻之累固然是「無妻之累」的記錄，但如沒有「小記者」們的造謠，說我將要詳述訟累經過以自辯，我並不算寫下這樣的一大堆；的確像那後記上所說，原是「弄假成真」的。這不但紀載了我的不幸事件，也映繪着那班尖頭滑腦的小記者們的影子。

統計起來，「酒後文章」也已積起了百來萬字。我曾在從故鄉到一醵酒上說過，以後不再多寫以自然主義為原則的作品。居然又寫下了這麼一大堆，實在並不出於我的預期。原來，小說也罷，小品文也罷，所謂文章，硬做固然未必能夠成功，要硬的不做，也是很為難的。雖然，有了感想，有了題材，沒有可以寫作的時間，也就不能產生。然而我，這幾年間，感想老是充滿着腦袋，題材俯拾即是，美其名曰賦閒的失業也輪着了，這已經是「閒不住」的了。何況，職位可以不去找尋，飯却不能不吃，債也得還點，至少按時付利息，所以再也顧不得什麼自然主義不自然主義，就又一篇又一篇的接連寫了。只是剝蘿蔔吃，連整理舊稿的機會都不容易得到，無論小桃源日記，兩個拳頭，小說作法，石宕和遊記，都還不會編集整理好。

除此以外，已經出版過的，我還有一冊短篇小說三篇，可印的有文學細話，川南戰跡和宣撫隊等篇，因為興趣已失，不願再多說了。

我本是隨時隨地都寫的，如今更其隨便，在火線中也寫，在山中海中也都寫，關在牢監中還是寫。忽來忽西，斷斷續續，怕得語氣不連貫，往往弄得很苦惱，空費許多精神。但願以後得以好好的動筆，或者索性全不寫，擱筆。

## 曲友

趙景深

自傳  
之  
多，有的還是初會，有的甚至不曾見過面，也通信做起朋友來。

一  
章  
新編，非常高興。我偶然與他同應田漢的約請去看復活。在卡爾登碰見，他在第一幕剛演完時，便立刻把這好消息告訴我。因為，他以前只有此齣的殘缺的幾本，一直不曾配全，任何藏書家或公共機關，中國，日本或歐洲都沒有這書的全部。一旦發現，他是如何的愉快呵。他說的時候，帶着驚歎和鄭重，頻頻地點着手指，我感覺到他當時的興奮，我也爲他歡喜。



關平則是仙霓社最好的朋友，差不多仙霓社所演的幾百齣昆曲，他沒有一齣不會去看過，並且很耐煩地替仙霓社編了一個戲目索引，詳細註出見何曲譜，在第幾冊，第幾卷，他自己似乎不會唱，除了千鍾綠八陽裏傾盃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以外。但他的開明同事中，宋雲彬是會唱的，聖陶的令郎至善至少會唱長生殿中的迎像，哭像。有一次偶然遇見何炳松，他說他正在請笛師教他唱長生殿裏的彈詞。

我有兩位曲友（並非曲中之友）是「不打不成相識」的，一位是北大曲學教授顧隨，一位是中國戲劇史略和中國演劇史的作者周貽白，他們倆對於我的元人雜劇輯逸和讀曲隨筆都有很好的補正；我一方面感謝他們，一方面便與他們成了朋友。我以為，研究學問必須互相切磋，一個人的才識是有限的，無論時間，環境都不允許。我在戲曲方面，時常批評同業者的錯誤，同時也誠懇地接受同道者對我的批評。如果是別人錯了，我只指出其錯誤所在，不加一句感情用事的廢話，說明其意即止；如果是我錯了，我也毫不掩過飾非之立刻謙和地承認。彼此倘有什麼錯誤，只是像忙中寫錯了字一樣的平常，實在不值得小題大做。

還有兩位東瀛曲友，一位是中國近世戲曲史的作者青木正兒，一位是長澤規矩也；前者由姜亮夫介紹，後者由鍾敬文介紹。他們倆對於友誼之情重，我可舉一二事為例。青木鈔寄西廂所引元曲逸文給我，長澤鈔寄鴛鴦塚家門和陶目給我，都耗廢了他們很多的时间，我把我自己的著作送給他們，他們也都有贈答，青木回贈他自己的中國文學思想史和中國文學發凡，長澤則回贈他自己的支那文學史綱要，以及影印的橋浦記和嬌紅記。長澤知道我也喜歡談談大鼓，又送了兩張大鼓書場的舞台面給我。他在北平時，馬廉尙未逝世，常問他：「你選了天橋沒有？」可見他是常去聽北方俗曲的。

自傳之一章

曲學大師吳海也與我通過兩次信，與青木同樣的謙遜。我們年青人難免火氣，對之不勝愧怍。他的學生錢南揚、盧騷野、王玉章也都先後與我相交。我嘗戲謂他們三個與任訥、蔡榮是「吳門五學士」。南揚精於南戲輯逸，編有宋元南戲百一錄；騷野擅製作，有雜劇飲虹五種。又有散曲飲虹甲稿，輯印飲虹簞叢書和元人雜劇全集也極便學者；玉章專研譜調，編有元詞料律，上卷已出；任訥致力散曲尤勤，編有散曲叢刊；蔡榮則專研套數，編有元劇聯套述例。任訥雖說想做教育家，去年似還在大夏教文學，大約不會

十分忘舊吧？我幾次向冀野提起，請他介紹相識，終於不會得着機會。

還有中華戲曲音樂研究院整理玉霜珍藏曲的杜穎陶，國劇學會整理綴玉軒藏曲的傅惜華，編輯清代燕都梨園史料의張次溪，新近出版南戲拾遺的陸侃如馮沅君美嬋，以及最近常寫讀曲小記的胡適，都與我時常通信討論戲曲史上的問題。此外還有許多朋友，我不必在此開列名單了。

最近很幸運地，振鐸介紹我與孫楷第和趙萬里會面。

是這樣愉快的一晚，我見着了中國通俗小說聲名的編者孫楷第。他是河北人，無論走路和說話都很緩慢，似乎脚步也在那兒深思，使人想到他有紳士的風度。那樣的不苟言笑，不慌不忙的沉靜；我想，他是適宜於做記錄版本的工作的。最近他又要領事於戲劇書目的編纂，皮包裏放着幾本英文鈔本，每一種戲曲名下都套着很多的地位，以便詳註各省各地各書家所過目的版本，刻書年月，每頁行數和字數。振鐸搬出許多戲曲的珍本籍來給我們看，雜劇新編也在裏面。惜我對於版本學還是外行，只是翻翻插圖。但知其中有一部明代最早的崑曲選本。還有一部朱期的玉丸（曲品誤作玉瓦），和阿英所

## 自傳之一章

又一次愉快的會見是在新雅。趙萬里的外貌和性格與孫楷第恰巧相反，至少他們倆給我的初會的印象是如此。萬里飽滿而且白皙，固與楷第的臉長而略帶黝暗不同；就是言談舉止，也與楷第大異。在朋友中打個比譬，萬里很像六郎子同，楷第則像子沅。萬里帶着圓眼鏡，襯着圓的臉，隨意的縱談，大有瀟灑出塵之成。對楷第的談話此處全用不着，你可以任意地隨着他舒放。他繪聲繪影地描摹他和北平圖書館所買到的書，真使人眉飛色舞；九宮正始發現了另一個鈔本；拍案驚奇二刻也得到了全部，連宋公明鬧元宵的雜劇都有，這部書是我們中土一向所沒有的；他個人得到一部繼志齋的刻本元曲薦福碑；樂府羣玉的原本也找到了。

最近五年來，我就在這小圈子裏生活着。許多朋友對於我的指正和期許，該是我這五年來自傳中最主要的部分。倘若沒有這些曲友，我決不會繼續在這荒涼的沙漠上走着五年的悠長旅程的。

# 我與牛津

郭子雄

我 與 牛 津

一九二九年初秋時節，我到了英國。到英國去的目的只是想進劍橋。我想進劍橋而不想進牛津的原因，一是志摩的詩文與談話感動了我，再則當時腦海裏有一種錯誤的觀念：總覺得牛津過於保守，不及劍橋的開明。到倫敦的次日，我便獨自從利物浦街車站（Liverpool Street Station）乘火車往劍橋去，一個陌生的人往着理想的學府走去，心裏滿是鮮花似的希望。

車到劍橋，我獨自下車。出了站門，便摸不清東西南北，我不知要往那一條路走去，纔能找到王家學院（King's College）。幸得後來有一個人指引了我一個方向，我跳上一部公共汽車，在一個大教堂前下來，再轉了幾個灣，終於達到我的目的地。這辭正

是開學的前數日，王家學院裏的人還沒有完全回來，狄肯生(C. Lowes Dickinson)沒有在，拉特塞(Frank Ramsay)也沒有在。我聽了感到非常失望，心裏想着志摩遠替我介紹了王家學院的門房「夜鶯」先生(Mr. Nigringale)，不如問問看他可在院。我一開口便發現對面同我講話的人便是「夜鶯」先生。他告訴我他們怎樣的喜歡志摩，並且說他們將歡迎志摩的朋友們來到王家學院。

傳 在王家學院的方場上，我看見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一件黃色粗呢的上衣，一條灰色法蘭絨的褲子，嘴裏啣着一個大煙斗，神氣真是十足。「這是一個劍橋學生的典型一罷」，我心裏默想。

章 辭別了「夜鶯」先生，我轉身去找邵洵美介紹給我的莫爾先生(Mr. Moule)。照着地址問去，回答大半是「往前走」，有時也來一兩個「向左轉」或是「向右轉」。在某一個交叉路口，我不知道應當怎樣走，便走到馬路中間去問一個修路的工人，我同他說話，他聽不懂，我又把紙上寫着的地址拿給他看，他說：「先生，我是不認識字的。」這是我第一次發現在頭等文明國家的大不列顛，也有文盲的存在，頓時間我對於英國的

信仰減低了許多，連帶恢復了已失的民族自信力。

一所幽靜的小屋是莫爾先生的家，扣門進去，在客廳裏發現了一副中國對聯，覺得空氣非常的親切，這便是莫爾先生與中國在精神上的關連。

一個瘦削的人同我握手。「你從何處來？」他問。

「方纔我去了王家學院，再由王家學院走來你的家。」是我的回答。

「你是走來的嗎？」他吃了一驚，「爲什麼不坐公共汽車？從王家學院到我的家裏有兩三英哩的路。」

「我不知道公共汽車可以坐，沿途問路時也沒有人提醒我。」我答。

接着莫爾先生引我去見伊曼紐爾學院(Emmanuel College)的院長紀爾斯先生(Mr. Giles)。在路上，我問：「我們現在去看的人可是那有名的漢學家？」「不是的，」他回答，「這是一個同姓的人。」

雖則莫爾先生替我講情，終於因爲學額已滿，紀爾斯先生不肯收我做學生。走出伊曼紐爾學院的大門，我感到失望，巍巍然，崇高的學府不讓我進門。

當晚，我回到倫敦，劍橋的夢有若水上的浪花，破滅在命運的巖石上。

幾個星期後，我再去了劍橋一次，拉姆塞先生約我到他的家裏去過「週末」(Week-end)。我是星期六日到的，次晨拉姆塞先生引我去見了狄肯生先生，一根小草立在大樹的面前。我同他們磋商結果，決定了將一切證明文件送呈王家學院請求入學。幾個月後，我得到正式的答覆：要求不成功。

劍橋的門既不肯爲我而開，我的目光自然的轉向牛津。在一個春天的早晨，長海陪着我到霜定頓車站(Paddington Station)從火車站往牛津去。對着車窗外綠色的野景，一同長海有着草場上的兩條牛，已經投身在大自然的懷抱裏。在大城市裏住久了的人，偶然到鄉下看見一條動的溪流，一隻飛的鳥，一樹在風裏擺動的葉，停滯了的靈感能重新活躍起來。

牛津真是一座莊嚴的城，一下車，踏進了街市，人便可以感到一種和諧。這兒的空氣不完全是自然的產物，幾百年來的學術與文物，滲入了居民的呼吸裏，形成了牛津的獨特與優越。到牛津遊覽的人，照例事先總得找一個朋友做引導，我們這次所找的是仲



## 我 與 牛 津

熙。爲了免除主人的過分麻煩，我們寫信給仲熙，叫他不必到車站來接，儘管去上他的課，我們自會找到他的家裏去。仲熙當時住的地方在雷其茫路(Richmond Road)，地點還算清幽。他留我們在一起共進了午餐，然後纔引我們去參觀各學院的建築以及其他。長海是來過的，興趣自然不如我所有的濃厚。每到一個地方，仲熙滔滔不絕的解說，告訴我某一個建築的歷史或是某一個名人的軼事。在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的一個角落裏，我看見一個石膏塑的臥像，遠看似一個女人，近看纔知道是詩人雪萊(Shelley)的遺容。一百年前，雪萊是這個學院裏的一個學生，爲了著了一本無神論，學籍被開除，但是後來成了名，學院方面却不肯放鬆他這一個光榮的名字。對着這個石膏的臥像，我徘徊瞻仰，浪漫主義像一朵鮮花，開放在我的面前。最後，我們登上了圖書館的圓形屋頂，四圍是古老的建築，綠色的，蒼白色的，灰暗的，燦爛的，在眼底發光。如其牛津沒有這般建築，這座城還有什麼美點可以稱道？

一九三一年十月，我從大陸回到了英國，牛津入學的手續，已由仲熙替我交涉妥當。當時我讀的是政治經濟文憑。住處在華敦街(Walton Street)六十三號，同住的便是

仲熙。時間是英國的秋天，早晚在書房裏已生了爐火，紅葉在古老的牆壁上顯示季節的變換。

最初幾天，我連上課的地方也找不着，幸得仲熙指導，纔算逐漸摸到了門徑。首先使我感到興趣的事是下午的喝茶，有時是被人邀請，有時是請別人，有時是自喝，但心裏的喜歡則沒有差異。茶的濃香，麵包與點心的滋味，談話的風趣以及其他一切，都使人感到興奮。其次，我同仲熙都喜歡散步，在古城裏，在鄉野間，在清晨或在黃昏。在散步時，仲熙嘴裏總是啣着一個煙斗，我因為在牛津的資格還淺，暫時沒有緣分去染上這種高貴的嗜好。紙煙，它在大學裏也有不少的朋友，聽說幾十年前英國社會裏沒有吸紙煙的女人，可是現在連女學生也能從口裏噴出幾縷煙氣。誰說時代不是在往前進展？我本來能抽幾支紙煙，雖則沒有癮，但到了牛津也得時常吸，因為有時去朋友地方喝茶，你說你不吸煙，主人爲了客氣起見也不吸，心裏總覺得太不好意思，結果是紙煙成了日常的友伴。

十一月十一日是休戰紀念日，早晨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從導師地方回來，走過太

紀念碑前，看見已有許多人立在那兒，一聲鐘響，大家靜默無聲的肅立着。我立刻停了脚步，隨着大眾低頭。濛濛的微雨，淡淡的霧氣，十幾年前痛苦的回憶，就在這一堆人中，定有不少的人死了他們的父親。

轉眼寒假來到，大學裏的同學們有的回家，有的出去旅行，一座古老的城裏頓時少了幾千人，空氣不免由熱烈變為寂寥。我同仲熙留住牛津不走，一來是想省下幾個錢，再則是想多讀一點書。在六星期的寒假中，我們只去倫敦住了幾天，看望幾個熟朋友，買了幾本舊書。寒假中的牛津真是靜得像一座死城，在學期中過慣了熱鬧生活的人，此時突然管味孤寂與沉默，好像一個人由青春轉到了衰老。最初幾天，我們還覺得日子不十分難過，到了後來真是覺得難受；每天在路上看見的是幾幾株樹，是這幾個人，是這幾隻狗，世界竟會這樣的簡單無味！

好不容易等到開學，眼看着朋友們回來，心裏有不可言說的喜悅。轉瞬一二八瀛戰發生，我們在國外的人頓時感到興奮，一天到晚搜集各種的報紙來採取不同的消息，十九路軍的勝利，使得我們歡欣鼓舞。在一個下午，我同仲熙隨着另一個英國朋友往溜冰場

去，沿途我們買着各種晚報，一面走路，一面讀報。又是一天下午，我約同仲熙震東諸人出去喝茶，震東說：「我看不必了吧，恐怕將來戰事延長下去，我們的錢寄不來，經濟會發生問題。」我說：「茶總是要喝的，我們去吧。」最後，十九路軍撤退的消息到了英國，我們痛惜着，心想要是再支持兩天也好，因為國際聯盟就要開會了。

自傳 在牛津，我常與來往的外國朋友之中，一個是澳洲人尼爾德(Nielsen)，一個是西班牙人挨巴爾查(E. Palma)，都是詳仲介紹給我的。一個英國朋友名叫史可德(Zoch)，本是仲熙的朋友，也同我很要好。尼爾德是澳洲人，喜歡運動，對人很忠實，態度很誠懇，說話很直爽。挨巴爾查則是一個活躍的人，一舉一動都表現西班牙人的風度，但他說他不是西班牙人，他說他是巴斯巴人。他說巴斯巴人講的話還是石器時代的言語。巴黎和會開幕後，許多民族根據威爾遜總統所倡導的民族自決論，推舉代表去到巴黎請願建立新的國家，巴斯巴人的代表之一便是挨巴爾查的父親，但是威爾遜總統沒有理他。史可德是一個英國富商的繼子，他的母親是俄國人；因此他說他有蒙古人的血，常常想到東方法，他理想中最偉大的英雄是成吉思汗。

一個從香港來的施君，約集了十幾個對中國有興趣的同學組織一個研究小組，討論中國問題，我同仲熙都去參加。

夏天來時，我們常到河上去划船，這種生活使我喜愛。河身不寬，兩岸是綠樹，草場，靜默與和諧是大自然的賜與。爲了忙着考試，我辜負了多少美好的時光。

一九三二年七月我離開英國。次年再從中國去，仍然是到牛津，正式進了新學院 (New College)。在新學院裏，我算是第一個中國的學生。在齊門教授 (Professor Alfred Zimmer) 的指導下，我做研究工作並預備一篇論文，想在兩年以內得一個學位。除開另有約會外，每晚我去學院的飯廳裏吃飯。披着一件黑衫，我感到一種殊榮。進了新學院後，朋友愈多，應酬愈繁，但我並沒把時間白費掉，從談話與交際中，我獲得了無限寶貴的智識。

第二個學年，我搬進了學院裏去住，本來我沒有資格住進去的，經了特別請求纔獲得允許。在牛津，如其一個學生的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下，又是讀的大學本科，學院方面一定要他在院裏住宿兩年，到第三年纔能住到外面去。反之，一個學生的年齡在二十五

歲以上，又是做的研究生，便不能住進學院裏。總算學院當局對我看得起，特別通融，讓我住進去。十月初旬我從瑞士回來，在學院裏分得了一份住居的權利，有一間小的臥室，一間大的讀書室。

早上起床，我總是先去浴室裏洗一個熱水澡，從我的臥房到浴室大約有一百步遠。

洗澡後，回到房裏穿好了衣服，再去小飯廳裏進早餐。英國早餐本來是很豐富的，學院裏的早餐尤其是豐富，茶，麵包，牛油，果醬，牛乳，麥片，雞蛋，鹹肉，全是我所喜歡的東西。午餐很簡單，一則因為早餐吃得多，再則下午四點半鐘便要喝午茶，所以不能多吃。晚餐大都在學院飯廳裏。日常的生活除了飲食外，便是上課，進圖書館，赴朋友的約會，參加各種學會的演講與討論，散步與輕巧的運動。

牛津的學生會(The Union Society)，人說是英國政治家養育之地，每星期一次的辯論便是巴力門的縮影。我自從加入了學生會以後，不時去到會裏看報，翻雜誌，借書，寫信，洗手，它簡直成了我的一個停留的地方。學生會的餐廳設立後，我更常去進午餐。最使我感到滿足的事，便是學生會開放女禁的提議交付表決時，我投的是反對

票，而結果持反對態度的人居然占了勝利。最後，餐廳開放女禁的問題發生，我仍投反對票，初時只許女同學早上來喝咖啡與下午來喝茶，稍後纔許她們來吃飯。

白費士學會(The Bryce Club)，是牛津研究國際政治與外交的團體，會員名額限定三十六人，我幸而被選入會。但在我將離開牛津時，白費士學會裏有人提議開放女禁，我於是成了熱烈反對者之一，打消議案成就了我們的喜悅。

在這個時期中，我常來往的外國朋友很多，但最親密的只有兩個，一個是魯意生(Lewisohn)。一個是「新城」(De Neufville)。一九三五年春假中，我們共同駕車往英國南部旅行，過了幾天美麗的時光。在星期日，我們也常一同乘車去到鄉野間馳騁，飢餓時便找一個地方進一點食物。

光陰真是不容情的東西，它過得這麼輕快，像一隻燕子，我這兩年大學的生活又告了結束。在領受學位時，我一點不發生興趣，正如一個爬山的人，到了山頂時早已精疲力竭。但我却不想離去這一座古城，對着每一座建築，我發生留戀的心情。世界上真不容易再找到這樣一個地方，它有空氣，有生活，有靈感，有着人所需要的一切，精神上

的食糧與身體上的發展。

在回憶的海裏，牛津是一座小島，在太陽光裏閃動，對着我招手。何時纔有一隻船駛來，載我回到島上去？

### 著者略歷

自傳之一章

郭子雄，一九〇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生於四川資中縣。上海光華大學畢業，英國牛津大學文學士，曾任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後又任國際關係研究會研究員。著譯有「春夏秋冬」，「口供」，「托勃爾自傳」，「國際聯盟與法治」，「中國參加之國際公約彙編」，及英文著作多種。



# 自傳第一章

畢樹棠

修 第 一 章

長白山脈越着渤海南來，先在所謂「蓬萊仙境」打了一個轉兒，便登上山東半島，往東略一撒手，便留下一個崑崙山。立在山頂上向東一望，三面是海，腳底下只有一席之地，中間南北流着一條木渚河，隔河有一座小小的城池，便是文登縣治。這裏負山靠海，工商業却很幼稚，居民以漁農爲業，生活簡單而樸素，當然還忍受着艱苦。北有威海衛，南有靖海衛，在海防上有些重要。城東十里，有個文登營，前清屬登州鎮，有都司駐守，現已荒廢了。縣城很小，周圍不過五六里，街市也不怎麼繁華，不過從威海烟台等海口販進些「洋廣什貨」，如煤油捲煙和人造絲之類，給鄉村男女點綴些星晨時髦而已。近郊有山有水，有天然之美，也有些古蹟和名勝。

## 自 傳 之 一

我最記得清楚的是城南有一條沙河，從東南向西北蜿蜒緩流，把青山和古城之間劃成一縷清明的界線。兩岸是寬寬的沙灘，中間是長長的板橋，那水永遠是澄清的流着，那沙永遠是潔白的靜着。過了板橋，緊在河南岸，有一個村莊，穿進兩旁是菜園牆夾着的一條胡同，迎面是一座極小的觀音廟兒，往西是一條整齊的大街，往東是些斜曲的小巷，共有三四十戶人家。村東是一帶柳林夾着淺草，林外是沙河的上流；村西是些接連着的禾場，散屯着麥稈豆箕之類，場下流着南山出來的谷泉；村南田畝廣列，直達到南山根下，又是一條山溪。這村子四圍都是茂林流水，林水之外自然是山巒起伏，叢生着松樹橡樹和雜草，是居民的重要燃料。因為村在城河之南，就叫做河南村，這便是我的家鄉。

「河南舉家」在過去的鄉黨間是一個負有美譽的稱呼，代表着「馨香」的意義。到現在，書香大半沒落為寒酸，這是時代的變遷，本無足惜，但是「書香」傳統之成立，並非偶然，是有相當修養的。我家裏有兩付相傳的現成門聯，一是：「勤能補拙，儉可養廉」。一是：「荆樹有花兄弟樂，硯田無稅子孫耕」。這是輩家的家訓，曾維繫了過去

## 傳 自

多年的大家庭的生命。時代是共進的，生命是自力的，自認爲特殊階級，懈弛着靠木吃飯，勢必精神的離繫和物質的支持日就低下，而入於崩毀之途。這崩毀是必然的，現在三十多歲的有許多是在這殘破堆裏，受過一番糟塌的。立在時代的過渡上自力更生，如此作人，是怎樣的痛苦呵！我便是這其中的可憐者之一，我要藉着這自傳的第一章，記述我最早的些零碎的記憶。這是一個紳士之家在傾倒中所落下的零星塵片，一個幼稚的心靈上留下的絲絲血痕，星星絲絲旋繞着一個半老的靈魂，眼前灰暗。

## 第 一 章

我的高祖遊宦江蘇，清貧一生，晚年靠着兩個兒子在南京書院肄業的膏火度日。他老人家去世，兩個兒子負柩回籍，載着滿滿的兩船，不是家私，是書籍和瓷器。到現在瓷器當然早完了，後來我家五宅析居，書籍分做經史子集和時文五部分藏，現在還大半保存着。我的曾祖做了幾年京官，就回家整理家務，那時山東正鬧搶匪，在地方創辦團練和穀倉等事，就成了個鄉紳。祖父以後，我家就沒有入仕途的許。到我父親，雖然依舊讀書做舉業，却只造就了些無用的秀才，穿長衫，乾死飯，被人呼爲「大少爺」而已。那時正是清末盛倡維新運動的時候，各省設立學堂，我有幾位叔父放棄了舉業，

考過學堂，後來也作些事，沒有甚麼成績。同時接二連三的鬧家務，不久，就分散了。結果是幾幾乎每家坑上都擺着一枝大煙槍，每到年終，都得賣地。

我生於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二月初四日，這年清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是中國多事的一年。也就是我家最後分裂的時期。據說，在我生大以後五六年間，曾發生過家庭分裂的種種現象，可惜不在我記憶之中。我最初的記憶是父親已設立一個小家庭，住在三座四進大宅的東北角，坐一個小院子裏，五間北房，東西兩面廂房，後面有半畝菜園。我得這所房子的印象很深，大略是這樣：

北房當中一間迎着門，兩旁安着鍋竈，北窗開時，望見後園。園外的叢林，林外的沙河，河上的板橋，都可以憑窗遠眺。後來我到省城讀書，母親清晨早起，總倚在北窗下，盼望那綠衣人過橋來的影子，遞過家信，安慰她想念兒子的心，但是家信那能天天有呢？所以望總是九空。每到暑假，她老人家更在傍晚的時候，倚窗望眼欲穿，指望兒子的歸來。但是兒子是一窮苦的學生，快到暑假，家裏雖然東借西湊的寄來回家的路費，他却拿去作了補習英文的學費和書籍費，往往遠命不歸，忍心使雙親失望。離開北

窗，打起半新不舊的紅門簾子，東進一間，靠南窗一鋪大炕，母親守着兩個弟弟坐在炕上，做着針線，而微聲吟着催眠也可以說是伴愁的歌調。北窗下，一條長桌子，有些簡單的陳設，父親閑時坐在桌子旁，抽着旱煙，看千家詩，或寫些什麼，終日難得說句話，總只有微笑，愁亦只有皺眉，他是那樣的沈靜而溫和。父親似乎很早就留了鬍子，我是初記事時，他就是「副老相」了。再東進一間是母親的嫁妝，兩個紅漆衣櫃和幾只箱子。靠南窗也是炕，便是我的寢處。北窗上的紅紙春聯每年更新一次，那聯語却年年依舊：「窗虛得月，室小生春」。每天清晨，窗外有小鳥飛鳴，入夜有寒鴛悽吟，雨天有蛙聲遠聞，雪後有簷水滴瀝。晴陰晨夕，那窗紙和室壁有不同的晦明變幻，使六七齡的兒童感到不知所以的溫悅和悽涼。西間裏藏着收來的稻糧和分家所得的些破爛器具，牆角和椽上老掛着蠶蛛灰網，地上是積塵和洞隙，耗子成羣遊戲，黑漆漆的最沒秩序。東廂是柴草，狗在那裏睡，雞在那裏下蛋，蛋往往爲狗所食。西廂磨房，全家五六口的食麵都由這盤磨推出來，這是分家以後，父親一部分勞力的紀念所。二十年的窮苦光陰，那磨道上留下明顯的痕跡，漬着父親的汗滴，一根粗硬的磨棍在父親腰間變成了彎曲形，

和他的脊骨的彎曲成了相似的度數。他至今走路得用一根筆直的拐杖，可是腰總也直不起來了。後園本是花園，中間有一座六角亭，花卉果樹多已除去，變成菜畦，種些黃瓜茄子之類，只東北角上有一叢竹子和一株檉柳，還有兩三株杏樹，花發時報告早春之來臨而已。

目 我七八歲的時候，是族中公認的一個粗魯孩子，手脚慌張，成天價各處亂跑。見了尊長，沒有一些禮貌，和弟兄們玩耍，常常打架，吃了虧，却從不哭鬧，睡過一宵，忘記一切。父親有時皺一皺眉，不大理會，母親却常常勸勉，甚至打罵。

一 「孩子，你要爭一口氣！你爹老實了一輩子，什麼都落在人後，你再不成人，我就沒了指望了！」到此，話就在喉裏咽住，却從未落淚。「你得念書，要念個樣兒給人家看看，要不，人家吐一口吐沫，就把咱們湮死了！」

我九歲那年，母親把我上學的事就商於幾位尊長，都報之以冷笑和搖頭，只多說一句：「隨便！」經過幾次懇求，才在西宅書房裏趕了一個桌子角兒。先生是一個年輕的秀才，戴近視眼鏡，兩只長臂袖子窄窄的從馬褂袖子裏伸出來有半尺來長，合在腹前，看

不見手，走路很快，只兩肩搖動，常帶着密步的小跑兒，沒有脚步声。他說話聲音很低，講書很高，沒有調兒，直喊。他老喚我的小名，我很不願意，後來聽見父親說，孔子對他的學生也喚小名，也就罷了。讀的似乎是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我只記得有一課講的是一個和尚，晚間出門，在黑暗裏踏了一件東西，呱呱有聲，他以為是踏死了一隻蛙，一宿沒睡得好，第二天早晨起來一看，原來是一個茄子。當時我只覺得是個好笑的故事，先生是怎樣講解的，我沒細心聽，回書的時候，就當做笑話說了。先生大怒，罰了我一個鐘頭的跪讀，我至今莫明其妙。只記得那天放學回家，羞道其事，在燈下用了一晚的工夫，把書上畫的兩個茄子用紫色鉛筆，細細塗染，染得和真的一樣。

這一年裏，我沒逃過學，因為母親的囑咐苦記在心裏，但絕未好學，因為書房的一切太無味了。下了學，我可樂了，下西小河裏摸魚，豆地裏捉蝸蝓，山溝裏挖肉兒泥，捻哇哇響和孩子們比賽。最是三四月裏，杏兒剛結實，我幾乎天天上後園，攀上杏樹，坐在一個高枝上，摘酸杏兒吃。春風輕輕的吹着，蜜蜂蝴蝶在菜花上飛鬧着，隔籬望着北河橋上的來往趕集的，河沿上三五少女就着春水洗衣，紅一件綠一件的晒在沙灘上和

小樹上，那搗衣和笑語的遠聲不時的傳到耳邊。同時，父親從後井上挑着水來，一担一担的在杏樹下澆葱和韭菜。他倚着扁担，瞧水在菜畦裏流得是否均勻，汗就從額上和頸間像豆粒似的直往下流，他好像沒感到辛苦，擦起衣襟，擦幾把，挑起水斗，又向後井上去了。

自  
杏兒將熟了，密茂的綠葉縫裏集滿了蛋黃兒似的好東西，一都魯一都魯的往下墜墜着。過了一個風雨之夜，韭菜地裏落了不少的蛋黃兒，睡在稀泥裏，這個我當然不肯去拾，把住樹幹，幾個轉身，便坐在我的高枝上了。一面摘，一面吃，一面向樹外拋着杏仁，又甜又酸，又好看，得意極了。吃了會子，也不過如此，低頭往下一看，呀！一片綠蔥子底下一條條的不是新結的黃瓜嗎？前天父親才澆水的，就這麼大了！幾個轉身，我已經立在黃瓜畦裏了。水嫩的，清脆的，又是個味兒，吃吧！回到家裏，吃不下飯，只是口渴，揭着瓢從水缸裏一口氣喝了一頓涼水。有點兒累，睡了，肚子痛。醒了，上吐下瀉，一個勁兒的嘔杏子黃瓜，滿坑滾，受不了。請醫，吃藥，鬧了半個多月，總算有命，沒死。把母親也熬壞了，父親老是皺眉。從那兒以後，我和杏子黃瓜算絕了交，



至今永遠不吃，也不會想牠餵。

不到一年，先生要去應鄉試，書房就散了。這一年學上得亂七八糟。

這時縣城裏早已有官立學堂，辦事的都是城鄉的紳士，監督是我一個堂伯，似乎還辦過女學。記得，請了一位女教習，是個年青的姑娘，坐着四人轎到堂伯家去拜客，轎子落在門口，驚動了全村的人，紅男綠女的集了一街。那女子是水嫩的臉兒，青眉大眼，鬆鬆的挽着個髻兒，穿一件緊身促膝的醬紫長襖，元寶領子，長管散腿墨青袴，露着一雙大腳，拿着一把旱傘，大大放下的下了轎，沒半點羞態，後來聽說不久就走了，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好像是嫁了一個日本留學生。

我的六叔從省城高等學堂畢業回來，在縣裏官立小學堂作教習，一時族中到縣城入學堂的很多，我也去入了初等班。同學一大羣，都是生龍活虎似的孩子，攀杠子，踢毬子，一切隨便，且還有星期，景象與舊年的書房大不相同。而最有聲有色的是迎接道台察學一事，我記得很清楚。

那一天，清晨到了學堂，已掛出停課的牌示。學生羣集在院子裏，吱吱喳喳的都講

的是這件事；堂長監督和教習都穿着青靴馬褂，戴着纓頂，走出走進的似乎很忙。天到晌午，外面傳進來消息，說道台已進了城，接着儀門大開，來了兩個戎裝荷槍的巡捕，分立在大門兩旁，出入便不得自由。裏面堂長把學生列成兩行，分東西並肩相對立定，監督和教習也依次立定，鴉雀無聲的候着。一會子，走進一個戴紅纓帽子的跟班來，擎着個大紅紙片子，向大家一揚手，於是全體立正肅靜，接着進來一頂大傘，真個巡捕一齊舉槍，一乘八抬大轎飄飄巍巍的進了儀門，走了一箭路，轎子停下，轎身向前一伏，道台從轎裏大搖大擺的走出來。堂長監督教習和學生一齊長揖及地，伏首不起，灰紫臉皮八字鬚鬚的胖道台微笑着還了揖，堂長監督教習和學生才一齊徐徐的直起身來，垂手立着。先由堂長離位，教習隨着，引導道台走進後廳去。學生也散歸各講堂休息。不一會兒，監督來了，說道台來察學，自校長以下都忙，顧不得上課，全體放假三天，於是學生一哄而散。

這時，關於學堂的輿論很不一樣，有說這是新仕途的出身，舉人進士算沒用了。有說：時行罷了，過幾年，還得改歸「正途」行科舉，在鄉間後一說更有勢力。母親拿

不定主意，惟恐誤了兒子的前途，爲此着實焦心。六叔看出母親對於學堂抱着懷疑，以爲是間接對他的不信任，便和母親生了意見，時時出聲冷嘲。同時，我在學堂混了半年，把母親的扇墜子偷給同學換半枝鉛筆，把父親的分家清冊改作圖畫練習簿，畫了些張飛和蔡學的道台之類，母親氣得打了幾次。放了暑假，更沒了管束，和四野馬似的，天天在水裏泥裏撒野。舅父來了，母親愁得沒法兒，就和舅父商議，把我送到舅父家裏，加入小舅辦的家塾。

我這小舅是個考場失意的童生，對「詩書門第」的畢家向抱反感，對學堂更是提起就罵。教我讀詩經和千家詩，只背誦，不講解，有如鸚哥學話。初時還客氣些，後來背錯了，就給一巴掌。他自己也有時朗讀闌墨，那聲音就和辦喪事的和尚念經一樣。那分兒難聽，一言難盡。他又好看紙牌，賭起來，往往夜以繼日，書房就自動放假。這些我都不在乎，因爲舅舅村裏有好多事兒，對我發生了奇趣。頂嫌的是他村裏每個人必有一個外號，那外號加得很奇特，而且都有來歷。有一個年老的寡婦據說他丈夫死的時候，她還年輕，哭得極其悲哀，有謂有謂，有兩句是：「雪白的肚皮無人摸，千斤的担子自

家曉！」從此總便被呼爲「千斤担婆子。」還有一個人，行九，他父親早死，母子沿門乞討。有一天，在一家討了瓢滾熱的麵湯，他媽捧着瓢一面吹一面喝，兒子在身旁急得直叫「媽！」他媽却喝一口，說一句：「燙人，九子！」「燙人，九子！」於是他的外號叫「燙人九子」，雖然後來他已成爲村裏的一家小財主了。其餘如：大結巴子，三歪嘴，三光棍，七膠黏子，八蛤兒……很多我都記不清了。其次，他村裏的人都好喝酒，每人都能喝個半斤四兩的，好結個拚壺兒。吃過晚飯，醉醺醺的集在場屋子裏，說天笑地，說着說着也許就打起架來，鬧上大街，扭成一團。第二天見面，彼此喚着外號，一笑完畢。還有舅舅家東西院裏有好多果樹如石榴蘋果海棠柿子之類，秋天院子裏景色很美麗。他家的規矩不大嚴，孩子們都在樹底下遊戲，舅母表姐們也常在樹蔭裏做針線，談家常，高了興就七手八腳的把着海棠樹搖一陣，那紅果兒就種下雨似的落滿一地，大家爭拾在衣兜裏，坐着嚼吃，也沒有管的。只是沒有杏樹，我很奇怪！

到年底，舅父把我送回家，沒提起明年繼續上學的事，母親又犯愁了。沒功，第平年族中又成立了一個南書局，主辦人便是我那堂伯，他已不在官立學堂做監督了。他有

一個班好，是兩個好，青年自正在做畢業和習時務的歧途上徘徊着，就請了一位半新不舊的洞病老吐瀉辦緣。我那時只識書，就進法做守第一班的學生。四書和國文歷史齊讀，習時和算術並進，教海報報真地批發得法，兩位青年教師也繼續他們的研究工作。天臨自習子馬洞時地演習開功，前備若故，地不斷的聽着煙霧寄來的鐘聲報，還開閱着手部石頭記，不時的討論寶黛的優劣，揣摩寶二爺的監福與癡情，津津有味。只是請諷的那位先生有些像賈天祥，是個笨種，偏愛使漂亮。他批習字，以圓圈和直杠當作優劣的符號，每次計算有多少直杠，規定打多少下戒尺。終於演了一次「大鬧書房」的趣劇，那滑稽的批字標準才取消了。

我這時已經不大貪玩了，對於功課，已會用心。一年以後，居然能作史論，特別是愛寫白褶子式的小楷，考試成績總居第一。母親自然歡喜，自己也懷了遠大的希望。只是每到年終，交不出學費——二十串錢。父親竭盡力量，只湊得半數，堂伯看着沒有辦法，就給墊上了，我無形中成了個半費生。

兩年的勤學使我書本上的知識和生活的觀感都有了進步。我的求學是造就生活自立

的能力，我的境遇是比同族弟兄們任何人都壞，我的父母比他們的任何人的都苦，都可敬愛。他們是少爺可以超然無爲，我是平民，得實際努力。我從書本上知道，大舜是天子，他耕田，伊尹是宰相，他販藥，歷史上的偉人，很多是窮小子出身，少爺算是個老幾？當時受環境的積重壓迫，一個十二歲的孩子，的脆弱信念，如何敢說出口，只有忍着暗中盤算而已。

## 自傳之一

書房那點功課，我已行有餘力。背書的時候，任你從孟子抽到國文，從歷史抽到大學，都熟若流水。至如習字，那買天祥不敢給我加半個重紅，只是作文還沒有把握，然而在同學當中，也算無比了。暫時都不成問題。下了學，就跟着父親上山去，撒豆種，採玉米，翻地瓜蔓子，給工人送飯等等，往往戴月回家。晚上，幫着父親推磨，預備第二天的麵子，只是糧米缺乏，得父親出去東求西借，看人家多少冷臉，受多少侮辱，母親常在燈下工作大半夜，給財主姑娘做婚嫁衣裳，給小少爺和小姐兒們做鞋帽細工，換來十合半升的米或幾百文錢。我母親是出名的女紅妙手，族中大娘嫂子個個稱服，只是作出的成績都在人家身上。自我有生以後，二十年間，沒見她老人家穿一件時新衣裳！

有時醫的都沒得洗換，父親更是如此，一年一雙鞋，夏天還赤着腳呢！

這樣的艱苦生活，此後日甚一日，又延長了九年，到我在省城師範學堂畢業，才告一段落，那將寫在自傳的第二章裏。

我十二歲的十月裏，武昌革命起義，不久，文登縣也光復了。接着起了民變，便派兵剿服，大家在兵亂中度過年節，到第二年春天，才平靖了。這半年裏，沒能好好上學，到暑假南書房停辦，把學生送到城裏，我們便作了民國開元縣立高等小學第一班的學生。

一 辛亥革命，文登民變，及我家的遭遇等事，都待將來有機會，再詳細寫，也許不寫了。

## 自傳之一節

張一麋

自傳之一章

宇宙風潮要我作自傳一篇。吾是配作自傳之人。古者陶淵明有五柳先生傳，雖係自己所作而爲活着的人。其餘皆身後爲作佳傳。獨我有半死半生資格，故爲配作自傳者之典型。從來哀誄及追悼文字，皆死後本人魂靈所受而肉眼不能自見，獨我有此活受之幸福，故我擬將搜求哀誄我的詩文記事，刊一本生彙集，使兵書「置之死地而後生」作一鐵板注脚，或者竟有死諸葛嚇退生仲達的效果，使獨腳老子軍嚇退小鬼，一齋厭戰自殺。「死的變成活的，活的變成死的」，吾鄉本有此語。自九一八以後，我國人之被殺被炸嚇死急死氣死的以千萬計，老人尤風中之燭，不吹而僵，乃以七十二之年齡，居然筆挺，連自己亦以爲奇；然吾丹徒老人馬相伯先生，比我大廿七歲，以彼視我，尚是一



小孩，我即以小孩自居，何敢倚老賣老。五月間，至桂林訪老人於風洞山。老人曰，大家都說你死，你竟像曹操又活了；吾聞大家說話尙太息曰迂夫子迂夫子。吾曰，我何敢死，若我死則老子軍全軍覆沒了。老人笑曰，你如何逃出來？吾曰，割去鬚子，喬裝至上海。彼曰，曹操本有割鬚一齣。吾問老人對於時局意見，答曰，我意令敵人賠償我十萬萬元，至少限度五萬萬元；並將朝鮮還我，至少限度平壤至鴨綠江捧還敵國。吾不欲開辯論會，曰公試待之，總有此一天。何以大家說我已死，見於漢滬各報云投井而亡。

此事在上年十一月十五日，蘇州遷空，吾仍不走，先一月廿日後，省政府令各縣設難民救濟會，縣長聘我爲委員長，吾以地方義務不辭。以前有國際救濟會，西人梅乃魁爲洋委員長，吾爲華委員長，責任已重，而又兼兩會於一身，未免不自量力。至十一月朔，接收紅十字會之救濟組，除遣送外共有難民五千餘名。是時連日敵機轟炸，十室十空，亟集四十二收容所，命各主任領款分批疏散於胥門外之穹窿山下藏書廟。十一月以後警報機關亦炸去，日夜不休。十日陷青浦，十二日陷嘉定，十四日陷常熟太倉。吾摯友李印泉自小王山冒險入城，與滬縣長勸我出城。吾以責任所在，不聽忠告。十五日縣長與

保安處長謂余，難民在山者請往整理善後，吾裂然悟，連日眠食無定，各方纏繞無片刻休，竟未及安置此後食住問題。允借縣長汽車赴小王山，宿於闕壘村。印泉力勸明日同行，余曰公○，我吳人，不可同等，我有此五千餘難民，若掉頭不顧，何以對同胞。印泉曰，日人至以君爲袁金鎧則如何？答曰我出家爲僧彼無如我何。李君稱善。翌日李君乘馬督三汽車駛往常州而鎮而宿。俄馮敵機盤旋小王山左右，遂移居穹窿寺，即明姚廣孝所住顯忠寺也，十八夜敵軍入蘇州。商諸方丈道堅師，借袈裟一，帽一，鞋一，自願居然頭陀矣。是夏山中出蛟，自穹窿山以至香山，環道路百數十處，寺外犂确，須以手助足而行，交通不易。山後有草庵，爲姚少師退隱之所，本以待印光法師，法師不肯出，吾乃遷入。一日盜至，常住清泉僧失銀夾，令僕亦去一時計，獨未至余室，幸也。未幾而坡下之唐村○，周雨生家劫去不少，晝家釐眠雲就居之，亦蕩然無餘。是後鐘聲梵吹，與上海不通音問者月餘，乃有襪遁入井之謠傳。記有詩云：

擔柴挑水自擔當，六扇棉腰不二方，夜靜惟聞風撼樹，中青起爇佛前香。（贈清師）

修羅降世率羣魔，怒目金剛沒奈何，事到急時依佛脚，了無恐懼證維摩。（參 禪）

是月二十五日至光福探同鄉消息，遇潘子義等於顧衛如家，方知敵軍入城之夕，陳則民已由鄉先入城，其日籍之妻則爲敵軍任譯事；宣撫班長卽原任領事之市川促則民組織自治會，昨夜下鄉，方將委員長及各科分配定奪。欲余爲領袖，余力：語已爲僧，豈可兒戲。食後出返故道，經汽車站大道，「皇軍」正在集合。下輿令與夫從而步行，以爲一瞬卽過，乃馬步砲工輻約千餘人；幸見老僧，不之問。步至二里餘，乃折至田間。非僧服，將爲所俘，則不待投井而已去世了。返草庵聞近村匪搶不絕，「皇軍」姦淫尤無人道，記以詩曰：

一 名山從此見崔嵬，汪直餘波似讖途，不道岩阿成藪澤，參寥夜半摸金徒。  
蘇俄早換新經濟，反共偏嫌共尙低，共產但知增己產，公妻專欲掠人妻。

難民食將不給，道又不通。又往潭東商諸兀者劉翁，翁使煙公司日獲金貸我萬金，方不至溝壑之厄。聞城中損失殆盡。吾家除書籍零落滿地外，被洗一空，書畫則存表去裏，皆置「皇軍」衣袋中，門者晝出夜歸，不能問也。余改唐詩楓橋夜泊一首曰：

月落兒啼女哭天，江甯劫火不成眠，姑蘇城內寒衣盡，夜半槍聲到客船。

十二月二十日有洞庭之行，兒子爲鼎傳焉。鑿假舊校長朱君代舊衣袴棉胎九百件，又日購光福米五十石以免其凍餒。入山見水警未易帽單，依然漢官儀。葉樂天君引至薛家祠宿焉。蘇人多逃入洞庭山，市面鼎盛，稻香村熏魚三珍齋醬肉皆有之。吾久茹素，至此易而葷，僧服易而布衣，自笑如沐猴之幻景，有湖州難民至，皆廣西口音，問之爲張向華部下，落後在湖州遇敵包抄，衣械棄水中，老百姓以舟渡之而至東山。安置於警局。其連長爲平樂人，撥筆繪一圖，蓋壯丁而受軍訓者，共四團，其餘不知下落。前在光福香山，難民中北音不少，亦兵而難民者也。東山對面望見湖州，又與橫金近，吳江南庫自稱團長之陳萬軍，率嘍囉搶橫金錢，舟中纍纍皆贓物。兵匪不分，所苦者老百姓耳。

陳萬軍自稱團軍團長，收集各種散兵，在南庫十里一步哨，吳江智識階級多附之；但分子複雜，糧食不繼，則流爲盜。東山水警區長沈靖×者，本閩行區長，率部七百餘人，將往無錫就國軍，會東山無主席，某爲冬防司令，留共守，供其餉。沈有弟，往南庫謂陳萬軍曰，吾兄本欲與汝合作，奈爲匪某所梗。陳乃領其部下，坐小舟闖入東山，欲得匪而甘心。會萬軍有友，謂之曰，匪某並無芥蒂，皆沈氏弟兄讒間耳。萬軍乃欲槍

決沈疇。龔請釋之；乃逃上海。然萬軍至山，居民被搶者多，特畏其勢，與聯和，禁擄掠。方排日互相慶宴，而日軍聞風至，飛機皮艦，已抵渡水橋，陳部乃越後山。此余離山後旬日事也。

自 吾駐薛祠三日，有前在唐家巷小學而送日本留學之葉基×來，廟中約過其家。基×與乃兄基楨在清甲午時才十二三歲，適東友辻武雄來校參觀，葉氏母有遠識，遣兩子從赴日本。兄字希賢，習農，弟字功甫，習礦。今希賢先沒，功甫亦六十，兒孫滿堂矣。余往後山，宿於其惠和堂新宅，即王文恪整之鄰也。一路花香鳥語。山中多異寶，采蜂蜜者自遠來，惠和堂天竺盛開，燦爛盈目。一日葉氏諸少年約至文恪公墓前，以茶鑑從，爲半日之遊。山中多大廈，尙有明時所建，即慕道翁仲完好，可見風俗之淳。常熟鐵琴銅劍樓主人翟良士父子亦避難山間，一遇之，以爲桃源勝地。而不知旬日間陳萬軍部大掠，繼之以日軍追逼，罄所有以去。

宿後山三日，買舟往西山，即包山也。遇山人鄭梨村，偕往包山寺，寺深隱，有粵人某爲太炎弟子，亦寓此山。僧爲大休之徒。大休上年在無隱庵自爲齋坐化而逝。徒名

聞遠，亦能爲詩，且通文字學。瀟山植茶，所謂碧螺春者皆山中所產。大雪不得行，有詩曰：

買舟西去訪龍威，古寺重遊勝翠微；此是鄒莊通驛處，蒲團坐破雪花飛。

雪滿山中鳥不飛，天空玉戲失人聲；忽思李勣禽元濟，正好重臨北府兵。

自傳長，訓練壯丁分班巡邏。徐祖舜處至其家，遇秦少逸，對飲鬯醉，有詩曰：

西山避難者曹崧喬彭介子范柏英，皆晤，前善橋小學校長程德寶，亦爲此山民教館荆棘叢中掉臂行，學仙學佛任吾情；何當爛醉中山酒，一夢醒時竟太平。

章一 由西山返穹窿山，宿於上真觀，爲施亮生真人就漢茅君舊址建築。真人在順治時能以紅棗與草藥治病，信從者多，大學士金之俊，內閣學士彭定求等皆推尊之。建屋近千間，洪楊兵燹後，今尚有五百餘間。余居文昌閣。潘君昌熙爲我經畫難民事，頗得其助力，故我得出遊於湖濱諸山。嘗入玄墓山之還元閣，爲山中名勝地。補壁二首，僧人不敢張掛；詩曰：

昔聞論語出王仁，學院陽明更絕倫；乃木東鄉何處去，只餘箕豆泣先民。

因果循環有佛訶，衆生業力召修羅；何如放下屠刀去，造個慈航水不波。

是時各村盜劫不絕，鄉人稍有貨產，無不被劫。余乃集近村各鄉長，定聯防規則，分班徹夜巡邏，盜風少戢。然湖濱之香山鎮，鎮長不得其人，縱盜分肥，此山與穹窿跨一嶺，仍時時竄入。余所居樓下，即有一西山逃歸之陳玉其，一日持盒槍徑入余室，置於桌上。爭詰之曰：客何爲者？陳應曰：吾爲某之徒，某之弟，在河南劉峙部下，邇來此間，聞汝有聯防規則，請告我。余曰：吾亦有盒槍一枝，試與汝比無二。陳曰：吾在樓下聞汝半夜即起，何其早也？答之曰：吾起即習拳，爲防盜耳。彼語塞。始以爲七十老人，一嚇即退，今視我尙壯健，故改其詞曰：吾弟兄在蕩口聚同里者數百人，盍稍籌火食，召之入衛？余正色曰：此間鄉民瘠苦，卽火食亦不易籌；且吾救濟難民之款，不敢置室中，祇有數元零用耳。客乃去。頃之余遊於山門，見彼，邀余樓下一談。見一客，曰：此卽余班長，爲義弟，打槍甚準。解其衿，出槍相示，且曰：吾尙有手槍二，汝如有緩急，可以相助。乃謝之而去。是時余意如拒其所請，則必以吾爲弱，故佯爲不知而往也。

翌日，余友蔣君，六在中央軍校畢業，從西山歸訪，余留之共飯。蔣謂君午睡，吾閒遊再來。及見前客，則返告余曰：此卽拾西山捨某家物爲我斥責而逃者，不可令居此爲君患。立率二人至其室，繳槍四，且限定明且再來取贓物。蓋蔣君技擊彼知之，不敢抗。天明卽逃去，其義弟與妻亦杳然矣。

自傳  
余以難民食不繼，又至光福訪某翁，得五千元。次日又至翁處，則有日本人在，避至鄰人宅，闖其去而入。問翁彼來何謂者，曰彼率宣撫班長寺川之命，云嫌自治會不得人，要君與我回城主之。余曰君不良於行，我則走避之。歸穹窿，思此地不可久居，乃遷鄉間一小屋。果也偵探至上其觀謁余。道士誑以下太湖，故得免。如是者不止一次，村民爭爲余諱；蓋四年前余曾在山中設農村改進會，關於水利種植，皆與鄉人便利，不料此時乃收此善果也。

厥後盜風更甚，卽余向居之穹窿寺方丈亦爲盜傷額；某女士則遭炮烙，盡罄其衣服首飾而去，迫聯防各村放槍乃遁。余家人久避申江，吾弟及親友屢勸至孤島，吾以難民除資遷外，有四百餘皆老弱不願行，且無家可歸，不忍舍去，乃於藏書廟崇化庵二處，



分爲男女兩所；又設小學校，以及歲兒童八十餘人，延程德寶教之；而以白馬寺令水警局中隊長爲駐守所，即前在上真觀爲我贖盜之蔣君也。

皇軍所至，婦女聞風逃至山林中，多因終夜風露致疾，惟又時時失蹤。吾在上真觀時，有皇軍八人光降，道士請能爲東語者款待之，糖果雞黍續續進食。會日暮，八人者將出，以皇軍入城須點卯，吹哨集舍，少其一，四出偵訪，則彼一人自大門外，拉一少女歸。少女頭髮蓬鬆，泣不成聲，於是釋之。七人同夥伴步至汽車所，農民送之，見車中雞鴨填委，皆近村強奪而來者。觀距寧邦寺百步，寺有百丈泉，觀中挑水夫取給焉，雞民洗衣服者亦就之。有姑嫂二人正在泉掬水，皇軍一人逐之，嫂逃去，其一則被掠，及於難。藏書廟雞民，見皇軍則從後門逸去，時時墮水幾滅頂。廟有孤兒院，一保姆爲所見，追入門，幸門者詭詞，餉以果餌，此保姆得乘間逸去，一日走數十里，不敢返。吾至光禰宿兀者家，其鄰女浣衣河灘，隔河皇軍掠一小舟來，拉入所中爲所污，其家畜夜逃山中。如此類者不可僂指，鄉民恨之刺骨，婦女被辱而死者不尠。

寧邦寺有大路通山下。一日皇軍馳汽車來，路轉處土基不固，覆焉，迫村民昇避。

民不知其意，逃而走，乃遣廟祝起車。翌日皇軍至該村潑油放火，不令鄉民撲滅，延燒六七戶，以報其昨日逃走之恨，其慘無人道如此。有商人入城，爲皇軍拉至菜園挑菜，離其所居司令部鶴園三四里，至此寺，則菜堆積甚多，又拉一書生，使掠一竹筒，昇之歸部，有軍服將佐迎入，賞以福建皮絲煙，人數包，二人者謝而去，此軍服者作手勢，使教之吸煙，覓一水煙筒令吸，彼亦効而吸煙，乃煙水吸入咽喉，大嘔，將鞭之，聞者噴飯。

自傳  
 甲午之役，聞山東榮城縣倭軍入城，秋毫無犯。庚子聯軍，八國分段爲界，倭軍所部，亦有紀律。不意二二六事變之後，其軍紀蕩然至此。一日，吾自背口步行還，足力疲，召輿夫抬轎而返，試問彼軍好否？輿夫曰：此輩若能得天下，是沒了天了。此爲真正民意，所謂時日易喪子及汝僧亡者，今乃見之。

舊歷元宵前，一日余至木積巖岩山，謁印光法師，蘇人皈依者數百人，女居士皆在後樓，中層有僧，輪流日夜瞭望，一見皇軍至，則婦女均藏匿。問之諸客師，自十一月後，皇軍到寺，自將佐至小兵，計先後二千餘，皆至大殿鞠躬，出紙請法師書佛字一而

去，始終無咆哮者。下山至鎮，則店鋪什九未開，如戒嚴狀。彼淺水繼與皮船，行駛不絕，與寺中如兩世界，方知淨土固在人間，亦由彼國內報紙以印師爲菩薩化身，不敢侵犯。寺中有浴池，清潔之至，余就浴其中，僧衆來掛單者，遠自滇蜀齊魯，皆有之。所聞消息，較廣。印師痛恨匪類，自稱游擊隊，而魚肉良民者，爲虎作倀，甚於虎也。山中糧不給，其住持至上海募緣未歸。是日仍由木瀆回穹窿山麓。

自傳 吾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下鄉，至翌年三月，難民絡繹資遣歸里或北去者，四千人，剩下四百人左右，皆婦稚廢疾等，無家可歸，間有壯丁而客籍者，則使工人教之平治道路，修理水牯。有二枯廟將頹塌，出資修理使分居。有果園，使引水施肥種樹，粗有頭緒，不料奸人媚敵，竟將自馬寺所屯紮蔣君之中隊，誣報爲抗敵者，而冤死十九人。

167 蔣君自中央軍校畢業後，在常熟爲別動隊。常熟失守，流入洞庭西山，山入與我識者，以刺便來謁，謂爲無血青年，時時過談，乃以東山水警局名義，充中隊長。全隊不及五十人，駐自馬寺訓練，巡邏近鄉，夜撥七卒來宿衛，寺跨香山與穹窿山間，是夕蔣

君有友招飲，皇軍六十人圍寺窮搜，得蔣致軍長陳萬軍函稿，陳是時自稱義勇軍，目爲通敵抗日，擒十九而去，蔣蹤跡免，餘亦走旁村。此消息傳入城，兒子先已爲我更姓名在滬購一通行證，借汽車到山迎我出險，蓋十九人卽於是日槍擊成仁，車過光福鎮乃知之。宿一烟戚家，翌晨駛城外，由嘉定太倉至上海，未攜片紙隻字，經十餘道搜檢未發覺，乃購船票赴港。實則自號軍長者，卽今爲皇軍羅致，而赫然保安隊第某隊之長矣。前記已詳，不復贅述。蔣君已返湘桂間之全縣，將訪十九人姓名而爲之傳，猶未得也。

自傳之

余有詩云：

白馬冤沈十九人，死猶爲厲孽求伸，褒揚義烈吾天職，尸祝千秋列大神。

章

至港後又有詩：

鞭下駒思奮翼飛，要從海若鵠江妻，包胥靜俟無衣賦，惆悵旄邱感式微。

自傳之一節，寫至此處暫告一段落，且爲之贊曰：置諸死地而後生，置諸亡地而後存，本爲范文子之所死，而乃爲不死之劉更生，無犍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 童年回憶

南橋

竄

## 一 南安橋

年 不知怎樣，回想到兒時的情事，總有一些模糊，零零碎碎，不成片段，記憶得比較真切一點的，祇有故鄉的那座石橋。南潯是個水鄉，小溪環繞，疊石爲梁，大大小小的，到處皆是：

橋

烟鎖竹林通短徑，日斜魚市繫輕橈，

清風明月橫漁笛，絕勝揚州廿四橋。

169

這是范白舫潯溪紀事詩之一，清風明月，都是橋名，你想，多麼幽雅，夠人眠思夢想。可是我所提到的那座橋，題名却又粗鄙得很，稱爲南安，而且須依鄉音，念「作」ㄉㄤ人家才會聽得懂。那座橋的年齡，當然比我還大，不知建於何年何月，據鎮志，

清咸豐五年重修，同治四年又修，享年之永，可以想見。我見那座橋的時候，平石三拱，橫跨東西，那是我到家去的一條必經之路。我從小就在家念書，一天至少也得在那橋堍下經過兩次，風雨無阻，也許一天四次，因為有時得回家午膳。但我對於那位位老師的印象，總不及那橋堍上坐着的那位胖而且黑的老婦人來得深刻。

自傳 每年到了西風初起的時候，她便煮了一大鍋的紅心番薯，擺開了一對八字腳，蹲在橋堍上賣。那時市上的銅子還不多見，只是三文一小碗，五文一大碗，番薯却香而且甜，似乎別家的都比不上她。我呢，不用說是老主顧之一，放了學，總是和那伴我回家的奶娘吵着哭着，不如願以償，休想能動腳。

章一 我始終不知道她姓甚名誰，那時大家都尊之為五三阿太，為什麼「五」而又「三」，我至今仍不甚了了。她不僅在賣番薯，這是她的副業。橋旁有間平屋，前對鬧市，後臨清溪，她的「老老」便開了一井小小的魚行，帶賣着水果。自早至午，魚蝦上市，過午入夜，水果的生意也不壞。何況這位老太，又是著名的能醋，說她潑辣，儘夠潑辣，手腕着實高明。美中不足的，只在她不會生下一個「跨窻」之子。

阿大——她的兒子——常年拖着兩管鼻涕，活畫出一個傻小子的神氣來。這時候，七里絲正望美園送，鎮上的人，儘有「一條褲子一根繩」，奔到上海，便發了「洋財」回家的。不知道她那一門子的親戚，也是其中的幸運兒，提攜了不少的人，向上海跑。她可不能叫這傻小子，跟着他們去，只有留着幫老老守店。不久，老老作古，傻小子便一躍而爲店東。他別無專長，只會死守着這引老店，勤勤懇懇的做下去。

我在那時，自三字經，千字文，而論語，孟子，而古文辭類纂，以至於飲冰室文集，書可念得不少，但究竟得到了些什麼，一時却說不出來。倒是她母子倆的埋頭苦幹精神，回味起來，覺得很有一點意思。

離開故鄉，差不多快近三十年了。那位老太，已經故世與否，並無消息，大概她未必會比我母親的壽更長。但據故鄉來人說，那引魚行和水果店，却依舊生涯鼎盛，巍然獨存於南安橋畔。

## 二 嘉應廟

從南安橋址，向西踱去，穿過一條狹而且暗的弄，便可以到一個空曠的所在。關於

那條小弄，頗有一點神祕意味，它的歷史，大可寫入鎮志，但因爲不是我那時候所能懂得，恕不贅敘。吾想寫的只是弄外的那座古廟——嘉應廟。江南乃佞佛之鄉，刹宇林立，便是南潯，金碧輝煌的大叢林，也不在少數；何以這座古廟，香市反而獨盛呢？相傳這廟在南宋咸淳六年敕建，奉祀的不是什麼鬼神，而是確有其人，確有其事的兩位承自事，一位姓崔，一位姓李，鎮志上說：

傳  
之  
一  
「當度宗時，方寇擾潯，二承事率鄉丁捍禦獲全。值歲饑，出廩粟以賑給，人皆德之。貧不能歸，卒於潯，土人爲立祠。聞於朝，敕封嘉應侯，其教尙存於碑。」

按：「崔君名煊，又名重徽，清河人，官於浙，隱於潯；李名懋，歙縣人，賈於潯，遇奇荒，罄貲賑飢；崔君重其義，故相友善」。神座之下，相傳便是他倆的葬身之所。每年三月一日，九月五日，是他們的誕辰，報賽最盛。范詩有云：

叢祠燈火賽明王，祈報春秋俎豆長；

社鼓隆隆鷄未了；衣香人景散斜陽。

大概在春草初生的時候，廟前那片廣場之上，便有人搭起涼棚來了，趕集的紛紛而



至，百歲雜陳，自「三上吊」而至於「小熟骨」，應有盡有。兩旁貨別隱分，有吃的，有用的，尤其是那玩的，使我至今還不能忘情，因為我有一箱精巧玩具，都是淘了不少眼淚，才從那裏買得來的。吃的之中，自然以蝦仁餛飩爲第一。水鄉的蝦，隻隻生龍活虎似的，不像在上海，到了「回光返照」的時候，才去烹調，一般鮮味早就走失了。其次爲油煎豆腐乾，味美而厚，若就價格一方面說，自應在「尊鱸」之上。

但香市的可取，却不在此。六七月間，天氣漸熱，這裏才是鬧市中的清潔所在。茶棚下三五成羣，有的是父老，攜着幼子長孫，有的是鄉紳，有的是「富家公子」——「二獅，四虎，八象，十六獬犬」家中的少爺們——有的是教育界中人物，以及其他無可歸類的有閒階級。在那裏，你可以聽到在書本子中所沒有的種種的談話，談熟繭市價，談園林布置，談書畫，談金石古玩，談版本，甚至至於談革命。我記得茶棚對面，戲臺旁邊，有一付對聯說得甚好：

父老行來消白晝

兒童歸去話黃昏

附錄

傳記的意義

鶴見祐輔

人在青年，真是易受外物感應的時候。

所以青年時代所受的影響支配我人一生，得好影響的人們是福氣，受惡影響的人們是禍。不論好惡，在我人一生中均難磨滅。

這影響十九從人而來。

所以年青時得有賢父佳兄良師益友者，實是幸福之人，終他之身，將能隨賢父良兄

師友的光輝所照的大道而行。

然而這類幸福非人人所能得，因此我人祇得於實在的師友尊親之外，另覓能予我人以光及愛者於別一世界。

傳記於是乎有其不小使命。

良好傳記如鮮活的人間動我人心胸，年青時閱讀良好傳記，接觸先哲高貴的人者，其立身處世能受其感化無疑。

就在我人以爲係受思想影響的場合，若能細味自心，實乃受影響於產生此思想的人：引世人信仰基督教者非其教理，血染十字架的基督之人格才得吸引幾萬萬人。從儒教高遠的教理之中，倘除去那溫厚高雅的孔子之人格，很難說能有如今的幾千萬人拜倒於儒教。就是一見可視作學說的哲學及社會思想，溯本追源，因祖述此種思想者的人格而使人崇信的，蓋亦所在多有。

我人終究不能脫却人物的感化。

所以把赤裸裸的人物姿態照樣再現的良好傳記，所及於世道人心的感化影響，幾有

非我想像所願及。

我人讀傳記之目的卽在於獲得先賢人格的感化，而收效最大，乃在當青年爲學生的時代。

## 一

自傳

人在青年，不歸自知。

之一

就在達中年入老境之後，也難於知己甚明。因爲年青時自身之尙未成熟，就如山嵐清水之漠然不自知將北入於海還是南流乎洋。

章

當此不定無知的青年時期，知己的方法之一，在於檢點古今東西人傑的生涯，學習他們的究有何種性情，果處何種境遇，完成何種樣的人物。

因爲在先哲的精神行動之中，我人能發見自身的精神行動。

人之性情，千差萬別，然而雖然如此，亦自有其相通之處。古今偉人的生涯，能如鑿大鏡似的映出我人自身的生涯，把潛在我人自身之中，我人尙未自覺的凡百思念情操

意慾才能、映出幾百千倍之大與鮮明，而在古今偉人生活之中展開，開花和結實。

凝視擴大此鏡者，所以求展我所長，補我所短，為模範又為殷鑒也。

所以古今人傑的傳記，可說是我人精神行為之鏡子，而在此鏡中，我人發見自身應走之路。

### 傳記

### 三

人之感情，強於理念，而本能尤強於感情。歷史上的人傑，多兼有優秀本能；實行社會的人傑，其本能尤為強烈。

青年具有瑩潔無塵的本能，不思而感，不感而悟，到了中年以至老年，就逐漸遲鈍。

年青人以其本能的觸指，步入古今史實之寶庫，以尋求可作一生模範的師友。

幾千百冊的傳記，實能使青年直觀人生應何作何為。如朱來爾所言，讀者下，患者中，觀者上，青年時能開其清明的心眼，觀察古今聖賢豪傑之生活，而決心步先賢之路

追蹤繼美，實是人生幸福的出發之點。

雖然我人的思想與年共移，感情亦與時共遷，而對於人傑的思慕憧憬之情——尤其在年青時所體得者——却十九終生不渝。

霍桑有一小說「大石之顏」，說有一終日觀看山巔石顏的農村青年，入了老境，其顏如石，其人格亦堅定如石。這原是小說上的空中樓閣，但在年青時獲讀良好傳記，決心「我必媲美先哲」的歷史上多數偉人的生涯之中，正有實現者在。

在東方，以孔子為對象而成就者不知多少；在日本，以豐臣秀吉為目標而努力の貧苦子弟不知凡幾；在歐洲，如凱撒之以亞歷山大王為模範而成功，如拿破侖之以凱撒為典型而奮鬥，均是有名的事實。在美國，則林肯是華盛頓傳的產品，威爾遜乃大學時代所熟讀的英國議會政治史中許多偉人之活紀錄的感化而成。至若文學家，科學家，發明家，宗教家等之受青年時代所愛誦的先賢傳記之影響而成就者，其實例尤不遑枚舉。

這是讀傳記者所稔知：古之人傑的成功，無不始於一卷之傳記在手，感動至於通宵不眠，由「舜亦人也子亦人也」的向上競爭之心而生的努力奮鬥。

傳

記

的

意

義

其結果世上雖儘多無數青年到老不能如願以償，但在至少使他們發見了一個目標，終生爲它而奮鬥的一點上，已毫無疑義的使他們的生涯成爲較有人生益處的生涯。他們在此努力之中，緊張地走完了一生，就以此一事而言，已不能不說是極有意義的人生。

#### 四

傳記是這樣的示我人以人生之目標。

然則所謂傳記也者，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在日本，不幸還沒有獨立的傳記文學，雖產生之期恐亦不遠。因之我們在談論傳記之際，勢非在西洋傳記中取例不可。

西洋傳記文學的起源，始於千八百年前希臘人物魯太克所記的所謂「勃魯太克英雄傳」。原稿係希臘文所寫，其後有拉丁文譯本出，再有法文譯本問世，更有英文譯本出版，至今日而譯成世界各國語文。最可奇怪者，直到勃魯太克死後一千七百四十六年之久的今日（世稱勃魯生於西歷四十五年或五十年，死於一二〇年，但非精確），還沒有一卷足與勃著媲美的傳記出現，所以就在這一點上，我們對於古代希臘人在文化上的偉

大，亦覺歎觀止矣。

然則何以勃魯太克英雄傳能獨步古今？這是因為她能具備傳記所需的內容。傳記者，一方面為科學，他方面又必須是文學；著述傳記之艱難卽在於此。

所謂科學的意義，就是指精確的事實。傳記者，對於對象之個人的人間生活，非滋味而無科學的真實，故可稱之為歷史小說而不能名之曰傳記。有些傳記有文學的趣味而無科學的真實，故可稱之為歷史小說而不能名之曰傳記。

傳記作家必得如昆蟲學者之研究昆蟲加以記述一樣，客觀的忠實地處理其目標的人物所關之史實。我國之所以無傳記文學者，蓋由於沒有這樣子忠實地蒐集和排列材料的作者。

勃氏英雄傳在這意義上實乃忠實材料之集積，他以希臘人所有的愛真理精神，賢明忠實的蒐集史料加以安排。

不過描寫人物究與描寫昆蟲有所不同：昆蟲在意識世界是盲目者，而人類生活的重要部分，是在具有清楚的自己意識。當然昆蟲也不無意識，但不及人類那樣的強烈地



發達。人類生活的最重要部分即在此意識的世界，故傳記作家比生物學者有更複雜的工  
作。

人物的紀錄不能只是他左趨右步的紀錄，而必須有他何以向左走及向右走有何價值  
的判斷。

傳記 所以傳記作家不能光敘述現於外表的行爲，而非檢討此行爲起因的動機，判斷此行  
爲的價值不可，非批判此行爲之個人的價值與社會的價值不可。這就是說，傳記作家必  
得立腳於自己的意識世界，批判和說明其對象人物的意識世界。

意 也就是說，傳記作家在客觀的記錄之外，必得加上主觀的批判，除此即難得人物之  
義 記錄。淺言之，傳記作家自身非有一種哲學乃至理想不可，也就是非由一種精神的尺度  
來說明其人物的性行言動不可。

181  
這雖未必是在狹義上作善惡邪正的判斷，未必是從自己的人生觀之立場作對手方高  
下大小的決定，但至少爲了說明那個人所有的人生觀，判斷那個人所給與社會的影響，  
作家自身總非有了解那個的人生觀與社會觀不可。

他以非常的熱情信道德之最後勝利，「正義乃地上之支配者」之說是燃燒他全身的思想，所以他從這立場縱覽人世而描寫古今的人傑。他決不在傳記中說教，但流湧於其文詞之底的雄大道德觀，却側然動人。因此之故，讀者一面瀏覽古代英雄的紀錄，一面亦爲「我亦必建偉大的人生而死」這個強烈的希望所驅使。

但即在作價值判斷的場合，亦非取嚴正的科學家態度不可，無論如何，意見是一個事實，道德觀也是一個事實，所以傳記作家到底如無將此作爲一個社會現象客觀的描寫之餘裕就不成，受自己主觀之推動，作家自己現身於傳記之中亦不可。勃魯太克在這點上洵爲卓越的作家。我們試無心的隨閱英雄傳，不會覺到作者的以如此強烈的道德觀來從容著述此四十六卷之傳記：此乃勃魯太克在科學家這方面的偉大之處。

可是只此不能就成爲偉大的傳記作家。傳記既是科學，同時亦非文學不可，所謂文學的意義，卽是創作，是再現，把已死的古人再現於紙上而創造成一個活鮮鮮的人物，使讀者有如面其人之感，要之這必須有小說家一般的技倆，此所以近代越卓的傳記作家幾全爲小說家出身。原來小說的目的與傳記的目標在某一點上彼此一致，卽人格的發展

是也，而非簡單之外的記述。

這在成爲文學上，其一必須構造，另一是切要文章，把科學家樣的蒐集起來，且以自己之哲學判斷其價值的材料，加以新的組織，且以美的文章描寫，是乃必要。於此始有能打動許多讀者心胸的優秀傳記。

傳記 勃魯太克的偉大，即在此文學的手法。他擅文章能巧言，在應該以何種方法描寫一人物之一生這點，他有無比的技倆。此所以勃魯太克英雄傳既是嚴正的科學，亦是卓越的藝術作品。

意 就在這一點上，勃魯太克英雄傳擁有獨步古今之作品的價值。

義

## 五

我們試進而考察勃魯太克英雄傳所及於天下後世的影響，即可發見實足驚人的事實。

138

英雄傳之初以拉丁譯文問世時，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期之中葉，一四七〇年，即勃氏

死後千三百五十年。在此以前，這部大著湮沒不彰，但拉丁譯本一出，其精神力之普照歐洲如日中天。一五五九年始有法譯，極受歐洲的歡迎；法國名君亨利四世愛讀此書至攜入陣營之中未嘗須臾離也。哲人蒙丹曾有句曰：「賴此書而我儕愚物得免如塵埃」，可見其讚仰之忱。

有「十八世紀著服爾泰之世界也」之稱的服爾泰極愛讀此書。此外如盧騷，如孟德斯鳩，均受此書的影響。至拿破侖，則其精神簡直可以說是由勃魯太克所培成。法國革命不妨說是勃氏英雄傳的間接結果。

一千五百七十五年，勃氏英雄傳始譯成英文。這時期的英國，正在維多利亞女王之下，有驚人的突飛猛進。當時英國的志士思想家們之由此書的興奮之中而黨陶成功蓋不難想像，而其中受影響最大者，當推詩聖莎士比亞。莎翁傑作之大部，實由英雄傳的暗示與材料而成。

我人於此值得加以注意者，勃氏英雄傳常盛行於一民族的躍進時期，如文藝復興期之意大利，法國革命期之法國，與稱霸世界期之英國，皆是也。

而且這一點並不只勃氏英雄傳爲然，當一民族的精神和事業向上發展之際，正是傳記文學盛行之時。

蓋以傳記文學的特色，在於以偉大，純潔，剛健，正義，真實，勇氣等等，鼓勵人心。

故在頹廢，退嬰，虛無，淫逸，遊蕩的時代，傳記文學不會發達。

以民族言，當實行上思想上充溢冒險創造的精神時，傳記文學必受歡迎；以個人言，惟在有滿腔熱情對未來有厚望，以成大事爲人生目的之青年更能受傳記的感化。

故在青年期中未得讀良好傳記者，誠屬不幸，且爲一生無從取價的損失。

## 六

現在我人必得更進而概觀近代史傳的傾向，知道選擇傳記的一種標準。

大別之，傳記有兩種，其一以科學的部分爲主，另一以文學的部分爲主。

以科學爲主者，是以材料爲中心的傳記，卽世之所謂「正傳」者是。正傳也者，卽

憑其人之所有或其子孫所保管的材料，精確地作限於史實的蒐集，這在作為後世的史料固為有益的文獻，但作為一般人之讀物却不相宜。

至於以文學為主的傳記，則將此類史料充分咀嚼，巧妙安排，而將那人物活寫於紙上。這種才是人人可讀的傳記。

現在我們所論者是第二種的傳記。

但在歐美，最近復產生了一種「新史傳」，成為最近重要讀物的一部門。

然則此所謂新史傳也者，其內容果何若！

為新史傳的中心者，是人格的發達紀錄。

這在以個人人格為中心處，與歷史截然不同。歷史是社會與民衆的生活記錄，而傳記却是個人生活之足跡；故往時以傳記為歷史家的餘業，最近則新史傳成了小說家的工作。

可是新史傳和歷史小說完全相異，歷史小說是小說而非傳記，她以空想為中心，作家想像一定的人物，不顧史實的真偽，隨心所欲任意描寫。而傳記却終究不能逸出真實

## 傳記的意義

的範圍，故傳記作家所創造的範圍，只不過材料的取捨選擇與其結構而已，其所使用的材料本身，究非限於真實的不可。

但盛行於最近歐美新史傳還另有一個傾向，即全以客觀的科學的方法着手而不將傳中主人公英雄化是。結果往往趨向極端，反把傳中主人公的弱點多多暴露，成了所謂破壞偶像的傳記；然而此非傳記的真正目的。

真正的新史傳者，既不謳歌主人公如神，亦不故作輕蔑，一方面寫出其人類所不免的缺點，同時說明其終究所有的偉大；傳之根底，到底流露着對於主人公的同情與尊敬。於是面才使讀者汲取感動於傳記。

所以我感覺青年學生不能在破壞偶像的傳記中得到什麼教訓；凡是誹謗與破壞的作品，不能在我人心中建設甚麼，不能鼓勵一點高貴的感動，反使我人墮入於冷嘲玩世，承認和辯護我人本身的弱點。

所以我以為年青之人應該避讀那種傳記。目前的日本幸而未見這種冷嘲的傳記，但在英美文壇却為數不少，是乃世紀末的頹廢氣分之反映。

爲使傳記之成爲文學，另一重要之點是爲文章的洗煉。古來歷史家之所以轟動天下，即在於史實與作者的哲學之外，更有其文章的力量，如山陽的日本外史正是適切的一例。傳記亦然，無優美的文章即不能成爲傑作。

惟構造與文章二者具備，史傳才能撥動讀者的心靈。在這樣意義上，選擇傳記成爲重要的問題，我在本文之末，對此將試加記述。

## 七

我人之所以閱讀傳記，是因爲有兩個重要的目的：其一得到感化，即受到人生的教訓，另一是獲取知識。

而在青年學生更重要的在於獲得感化，在古人思想行動之中攝取決定我一生方針的暗示感動，教訓，是乃閱讀傳記的最大目的。

所以讀傳記時，我們必須存之以虔誠與謙虛之心，臨之以純真與明朗之態，否然者，我們從傳記所得者將極少。



我讀傳記時更當注意者，不能將傳記認作他人之事隨便讀去，不能若秦人之視越人肥瘠。

我人應該常常自問：「我若處此境遇將如何？」

以此態度來讀傳記，我人才能汲取無量的教訓。

傳記 更重要者，當心把自己與傳中人物混而為一。傳記作品的文章愈巧，愈能迷住讀者，使其生落入和傳中人物為一體之感，容易陷入誇大妄想的自我陶醉。

的 其結果，就落到自視與拿破崙備愛迷生福特無異，一躍而可為英雄發明家富豪這種心境中。

義 尤以富於空想力的青年更多這種危險，這是放在傳記讀者面前的危險，結果往往把人生引入破綻之境。

因。 我人所當警戒者，應緊記史上人傑的成功，乃是能受非常困難的異常努力之結果，而非默坐書齋作空想而一躍到成功之域。我人所當學者，非其結果，而是產生結果的原因。

傳記的特殊危險之一，是從來傳記所寫的人物，多係世上的成功者，因此易在年青的讀者心上，鼓起其謳歌成功的心情；而且因為過去的傳記以記述政治家武將為主，不免有使人過分重視政治軍事的傾向，於是在西洋一說到偉人，就使人想到凱撒拿破崙，在日本就會連想起豐太閣德川家康。

但是傳記的真實目的，不在記述政治家武將的成功談，而在於描寫人類處廣泛的環境之間，磨其心志展開何種人格的經過。所以近代的傳記，其尋求對象有捨政治家武將而向文藝家，思想家，畫家，科學家，技術家，發明家，探險家，社會運動家之勢；這是人智之進步，同時也由於人類興味已捨政治軍事而向更通俗的生活部門。

例如科學家發明家的生活，決非世俗所稱的絢爛豪華，但其及於大眾生活的影響，究非普通政治家與武將們所能及。如愛迭生，巴斯德和野口英世等人的傳記就是顯著的例子。

更重要者是一見視若失敗者的巨人傳記，例如日本的西鄉南洲，美國的勞勃脫李，意大利的麥極尼等，一看他們的生涯，全是失敗而終，但從傳記家的立場看來，則唯有

此等人物才是最重要的記述對象，因為在這些人物的精神發展過程之中，始足爲萬世殷鑒的高貴之物。

如勃魯太克所論，失敗與成功之別，不特只就其人生存中之形式上的成敗而定，要把他們所給與後世的影響感化也加入判斷之量之中，始可判定其生涯的價值。

因此傳記作家的最要部分，是在作家的價值判斷；他的價值判斷可以引勵讀者。勃魯太克英雄傳之博得任何時代任何民族的愛讀，即在於他所具有的莊嚴之價值判斷能感動我人心胸：此亦即勃魯太克之所以占有獨步古今的地位。

## 八

傳記所賜的利益之二是知識。

例如讀豐臣秀吉的傳記，可以認識元龜天正的時代，知道日本統一之偉業；且能使我人對秀吉以至滂動於其周圍的凡百人物以一如我友的親切之感加以理解和記憶；這在了解日本歷史上的功用，有非想像所能及者。

歷史學的難解，固其只是簡單記述的書籍。既無插話亦無富於人情味的故事之史的記錄，因為其能動人的困難與悲劇，而不能喚起感興的記錄，要能記憶自然困難。

所以只當作學校裏目的學歷史之人，對於歷史中描寫厚的情味，但若一旦繼續史學人物傳記，就難如隨筆的三笑與啼笑歡樂；而這種感情的衝動，就在不知不覺之間幫助了我的記憶，甚至一見如不可能的歷史上瑣事末節，我人亦會暗暗記住。這不是勉強的記憶，而是在喜悅中記住的。

人類對於具體的通俗的事件之興味，較抽象的概念的為多，而青年尤甚；故在學歷史的人們閱讀傳記為不可缺的要著。

傳記更教我人以地理之學，凡與我次所愛的韓人有關之地名，必能興味津津，所以未嘗一到信濃國的少年，一讀謙信與信玄傳記之後，即難忘川中島之名，瀨豐太閤傳者，未有不記憶矢矧川之名。

如傳記對象為科學家時，更能使我人學習科學，為畫家音樂家時，獲得繪畫與音樂學的知識。

所以我人爲了獲得一般的教養而歷天略習取專門以外的知識，莫如閱讀各部門學問技藝之特出人才的傳記。

藝其備過代人的常識，不可不知政治經濟法律音樂繪畫哲學自然科學發明外交軍事文藝醫術技術社會事業等等的，想但全知一切勢所不能，而閱讀一兩冊各門及優秀人物的傳記，以卻決不困難，尤其是率讀小傳，實和易如反掌。

記 因此就在一般常識的涵養上來說，養成閱讀良好傳記的習慣，成爲有益之事。

的 人生之學，決不能如我人所預計那樣的一帆風順；人人難以逆料何時會遭意外的境遇，人人不能預想何種知識可爲際遇意外境地時之助，但在青年之時瀏覽多敏之傳記，吸收時藏社會各方面知識的人們，一入中年到達老境之後，必能碰到意料所及的遭遇而知所應付。

傳記所給與我人者，更有關係人類及社會本身的知識。

偉人傳記是活生生的哲學書，宗教書，經典。我人在步入人類社會之前，如能學習傳中人傑的如何觀望人生，如何置身於社會變遷之中，如何洞明人類心理，指揮人類駕

取羣雄，則所得嘉惠決非淺鮮。

威爾遜曾說「政治家的最大工作，在於看透人心之趨微。」其實這何嘗獨限於政治家；凡是置身於生活社會之中的人，都非對於人類心理深刻研究而有所悟不可。

良好的傳記即以此要事展開於我人之前，閱豈太閣德川家康拿破崙等人之傳記者，即可知悉此等人傑之如何看透幾十百人所不語的心理，而對於人性內容社會現象真相也，不無悟覺之處。

## 九

### 自 修 之 章

傳記的大教訓，是刺激我人的高尚競爭心，且與我人以無限慰藉。

偉大人物冒險難戰鬥的一生，足以爽快我人的心氣，忘却眼前瑣碎的煩擾，刺激如壁屋空的向上心。

但同時亦使我人對於史上人傑爲些事末節的痛心喪膽悲歎懊惱憤懣恐怖嫉妬憎惡疑惑等事實，易於引起親切的同情，既能悟覺我人自己亦與此等人傑無異處，亦可知道由

於奮發與努力，可登與人傑同樣的精神之高處。就是人傑也是與我相同的平凡之人，而明白了這點之後，就能給我人以許多慰藉，生不少奮發之心。

如拿破崙當壯年士官時代，對自己的境遇感覺失望，離法而移住美國，欲為農家的史實，使我人覺悟英雄亦非自青年即對自己前途抱有燦爛的希望。

好的傳記實有描寫這種人類所有弱點之處的興味與教訓，倘若史上人傑的性格感情竟是與我人迥異，則他們成了與我人無緣的衆生，如不然，則他們青年期與我人毫無不同的平凡人的知識，就成為我人的獎勵與慰安。

故新史傳決不將傳中主人公視作別一世界的非凡人而描寫，反之作者却說明他們如隔佛魔一紙之表裏而相住，乃巨人與小人的混成物。人之才能，本有<sup>多</sup>天賦的不同，但在人間的價值之大小，却非憑才能的大小而定，而由於如何磨煉其才能及使用其才能於何種目的而定。

傳記所教於我人者，是無論何人如能充分發揮其才能，即能過有益的人生，此傳記之所以成為我人的刺激與慰安。

於是其人應閱讀何種傳記的問題以生。

## 十

我的少年時代傳記風起雲湧，時為中日戰爭至日俄戰爭，正日本之躍進期也。文藝方面也正當浪漫主義時期，傳記書籍自亦繁昌。

但到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因在從膨脹時代轉向集中時代，出版物勢必捨人物的傳記而趨向研究抽象的思想。從大正到昭和初期，傳記書籍寥若晨星。

傳記文學以英國為最盛。

這是因為英國人對於人類人格個人這方面的興味特深。凱撒林在歐洲民族論中評英貴利民族時有句趣話：英民族是最優秀的動物。因為對於作為生物的人類有着關心，故英國人重血統崇體育尚衛生慎攝生，且對人類的思想活動深有興味。

在這種國民性中產生良好的傳記，自屬理所當然。英國人希望成優秀人類，其在發見卓越人物的場合，自然有多大的關心。



## 傳記的意義

傳記的興味在於人物與事件的複雜與矛盾。英國知道人類即動物，故不希望人世上有理路一貫的空想的君子，只是醜照醜樣，弱照弱樣，矛盾照矛盾樣，記述之而已。

這就是德法文中沒有好傳記的理由。德國人的頭腦過於抽象與概念，以故德人筆下的傳記勢必易成一個道理，一種類型。法國人以過重論理，頭腦清楚，對於矛盾衝突，均能理路整然的收拾完事；可是人類本不是如此抽象，也不是論理的東西，惟在人間味之豐富，弱點之多，矛盾衝突，複雜多端之處，才有的人生，社會，人間。

故在英人所寫的傳記，終是人間氣重，一如我人日夕相逢的人物。其中優秀者只是所謂偉人，並非另一天地中的別一人種。

英國傳記中有今古傑作之稱者，是鮑思惠爾的約翰生傳。鮑思惠爾是他所傾倒的哲人約翰生之一言一句纖屑無遺的手記下來，留此六卷傳記於後世的。

政治家傳記之中，則麥耐斐尼與白克爾合著的六卷迭思萊黎傳，約翰穆萊所寫的可登傳與格拉史登傳，均為饒有興味之作。

新史傳之鼻祖李頓，史屈列支的作品均有趣味，尤以維多利亞女王傳為著。同為新

史傳大家的法人昂德來·莫羅所寫傳記已出五卷，中以拜命傳與迭思萊黎傳尤佳。

德人愛彌兒·盧特微希亦為當代史傳作家之巨匠，所作過多，不能全為傑作，在我個人愛讀其拿破侖傳與俾斯麥傳。

在美國，長篇巨製的傳記甚多，珍貴可誦者有華太·哈因士·裴奇的書信傳；這是集書信名家裴奇的尺牘以傳記風格綴成，世罕其類的有興味之書。

關於傳記之一種的自敘傳，我們也不能忘而不論。自敘傳始於盧騷的懺悔錄，至於現代，良好之自傳衆出，富蘭克林的自敘傳平明而富於教訓，但在我則是愛讀約翰穆萊的一問題錄之一人。

歐戰中的政治家軍人之自傳，近來甚多出版，成一流行。此中俄國首相魏戴的自傳，確是出色之作；他如英國外長格來，首相阿斯徹斯，路德喬治的自傳，均為對近世史有興味者不可不讀之書。

此外我所時常愛讀者，為類乎短篇的人物素描之作。描寫英國十九世紀人物作品之中，有名為「七十年代之肖像」（一八七〇年之意）「八十年代之肖像」「九十年代之

肖像」三冊，均爲有趣味之作；他如李頓史屈列支的「維多利亞時代之名士」，盧特徹希的「人格與天才」，莫羅的「預言者與詩人」等，作爲小品的人物傳而讀之，給與我們的興味與知識亦非淺鮮。

傳 要之，史傳者，始於希臘勃魯太克的英雄傳，盛於近代英國的文藝作品也；此爲尊重個人自由之民族所有的特徵，在無自由之國，難以產生優秀的個人，即幸而產生，在沒有照記憶所存加以描寫批判之自由的場合，真的史傳之產生，亦莫莫乎其難也。

# 本 社 暨 林 氏 出 版 社 印 行 書 籍

## 宇宙風文選 第一集 上下册

定價每册二十二元

宇宙風為全國歷史最悠久散文刊物，且撰稿人均為國內外第一流作家，內容之精采，文章之新穎，乃前所未見者；茲特選出精粹有價值的作品，編印文選，以饜愛好小品文之讀者，亦藉以保存此等不可多得之好文章也。

廿世紀第一部愛情小說

林語堂選定 謝慶堃翻譯

## 新著 漢明威 戰地鐘聲

一週內銷書五十萬領著

本書為一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之濃厚情節緊張，令人驚心動魄，比之戰地春夢更長，更豐富，更成熟，更有意義；為漢明威速到頂上之作品，現三版已發售，定價每部六十四元

謝冰瑩等著

## 她們的生活

定價每册廿二元

這是一部女性生活的自述之書，中有賢妻良母的典型，有摩登浪漫的小姐，有多病多愁的閨女，有歡喜胡說八道的野姑娘，有創造生命的記載，有老處女……並附豐子愷等洋富趣味的諷刺著數頓

## 語堂文存(二)

林語堂先生文章新穎雋永，筆動生動，膾炙人口已久，茲集其十餘年來所為文，編印文存，第一册現再版已出，定價卅二元。

## 下 列 即 出 各 書

林語堂新著  
長篇小說 風聲鶴唳  
愛情小說 排欄溫柔動人的戀愛故事和此次抗戰的悲壯史劇的合演

何瑞瑤著

復興人物小誌

我國軍政黨國要人之深刻而生動的速寫

林語堂等著

歐風美雨

歐美各大都市風光及社會生活情況的描繪

畢謝棠著

畫夢集

此書半似小說，半是似紀實，又半似連貫支章流利筆調輕鬆

羅洪女士著

流浪者的一年

抗戰流浪所遇可歌可泣可憐可誦的事實敘述

★ 總發行所 桂林福隆街福隆園廿四號

電報掛號 一六八七

郵政信箱 二四三號 ★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正月  
初版  
再版  
增訂版

定價每冊三十四元

蔡元塔等著

自傳之一章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編輯者 宇宙風社

發行者 林林 伊翊 磐重

發行所 宇宙風社

桂林福隆街福隆園廿四號  
桂林郵政信箱二四三號  
電報掛號一六八七號

印刷者 中新印務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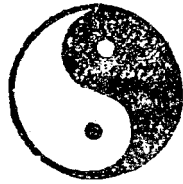
桂林太平路十二號

71

A 2 A  
447014

角

雜誌審查證續書字一二二號



90.00.